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登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四九冊目錄

- 續高僧傳 續前 (本冊卷第十六下至卷第三十一 時十一—衡十) 一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唐惠立撰彦悰箋補 (奄一—十) 六四三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下

時十

唐 釋 道 宣 撰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一

荊州玉泉山釋法懷傳十二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三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四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裴玄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岑 關梁智

曉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

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

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
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
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
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
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
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馬初梁晉安王來都
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
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
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玆望忽變為水經停

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
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
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
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
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
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
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
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

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施有
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
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
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
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徐
擒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
改為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聰住禪堂每有
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
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

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乞然
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
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
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
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
都確手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
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潜游西上遁隱荆部
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
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
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為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叅無虧畧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為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

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未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為靜林隋改為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即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王崇為國師以處衆器雜

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
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
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
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未閑心觀
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
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
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
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刻某
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
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卧明日

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
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
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
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
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
為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
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
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
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

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為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慄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眾

侶清淨慄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為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為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勤勵莫禱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銜

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竒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為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慄常賣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為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

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欵起惡念忽見大蛇繩床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瓘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瓘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為披說瓘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

仞高遠竒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瓘云曾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終

釋慧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為

荆南佛法希^{時十}少承都大弘法帝有心遠慕遂

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靈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顛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

學問與吾多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
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
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
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中綫履欲得之思
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却章鈔捐擲筆硯專志
正繫以必遠為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
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
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
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
因敵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眾

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
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天地懸殊思
云智顛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
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慧
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
其地西望沙渚時十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
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為建禪眾仍
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
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
清信士段弘者為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

成至宅弘乃穌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
日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
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
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
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
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
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
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蝨於地而密知
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
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宜
相符會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
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
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
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
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
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
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
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

第一四九册

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
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
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為而已忽有
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
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
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
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
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午清
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表泐波

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
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
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
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
晚學宗領遂具受秘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
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
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
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
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
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

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寔於獨龍之山
新安寺沙門慧暲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
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
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
潔名高為之銘頌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九幼懷雅亮

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
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
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
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遺原法師擅名魏代實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
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
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手
於是尋師問道備經猶涉雖三學通覽徧以
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
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
林竹顧便亡返加足口繞黑子敬若斗形目
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皆平奇相
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
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

第一四九册

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
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自麗重瞳偏同虛
舜背隆偃僕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
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
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
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
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
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
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
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

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
南北踈通卽爲披洑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
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
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
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
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
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欵摧壞大衆無損奏
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
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
由爾名振二國事叅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

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
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
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寔於東郊門外滕
公郡食其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
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
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
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輦人也器量沉深風神
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
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煙霞
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
聽曇瓊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齊鏡持犯仍
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
情空究檢因緣秉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
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
水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
山馬聲聞先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
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
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

第一四九冊

葬毋東歸勅使爲安州三藏經理四衆備盡
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
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
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
寶寺用以居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壤
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
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
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
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
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

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
非師保而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
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
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
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
于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
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
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
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

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
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
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
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
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
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
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
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
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
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
牀下帳獨靜道俗叅訊略示綱猷令其住心
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
多而外無囂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
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
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
公貫者引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
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
於世名為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

第一四九册

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
 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
 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睿開皇七年賚來
 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
 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
 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
 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
 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

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
 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
 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即
 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
 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
 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
 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
 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
 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

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
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叙
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
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
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
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砂礫披跨不難
巖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
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
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
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
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
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徑陰霧昏便成失
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
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
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
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
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
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

第一四九册

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
之以身為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乘幸各
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
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
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
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
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
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
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

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夏
矣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
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啖哀切氣至
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
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爾往化
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
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
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
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
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闡毗餘質建塔立碑沙

門明則爲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
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
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詮然
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
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
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
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
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
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
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
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
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
異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唯至
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
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

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既臨標據清敏懷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弘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復涉言教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即懷厭離便為邊地下賤之

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

高穎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
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
餘卷援引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
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門等
日弘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
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末
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
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
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
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通馬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
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
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
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
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
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
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
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
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
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

事潜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
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師
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 乘經論專習定行

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興 城山慧命同師尋

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
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
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
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潜住舉家同見禪室大
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

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
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呆端坐而化時襄陽
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
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
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
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
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閣
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
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
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

時十

十八

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
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卅酒食或
群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徒來
事畫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
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
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
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
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
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
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

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
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
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
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

何坐終其二骸骨全成無縫又有具

時十

十九

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音釋

仡魚乞切
 也摩切
 鄺郎秋切
 驪呂支切
 山名
 甄居延切
 察也
 拏郎拏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阿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戴遠 慧眺

慧朗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顛傳三

南岳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七

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 僧集 僧集

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 玄覺

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 智舜

南岳衡州衡岳寺釋慧照傳十一 闍

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鍇傳十二 闍

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闍 文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 法彦 波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

也以梁大通二年辛亥歲生于湘州長沙郡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頌異覺
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
部名僧相謂曰珍闍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
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
詩書體貌凝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
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
驚愚貞無絕俗道親物踈州閭讚重年十五
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剝落學
無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謝據華嚴以致
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六禪師千里

來儀投心者衆乃徃從之後遊仙城山即古
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
析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
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夢大見神祇巖衛
館側至覺驚喜登巖帳望遂覩梵侶盈林乃
命至也趨而禮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
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
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
戈旣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
有法音禪師者同郡邠人本姓王氏不言知

已兩遂德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
心定未經數旬法門開發諮質遲疑乃惟反
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
北遇思邈兩師方祛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
五稔預知七日乃攜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
即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
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
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覩佛
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旛照日
又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

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
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
構甃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
門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沔道
明隋世初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
采高揆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
品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
佛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
者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
有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達學聲早被名高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涓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舍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

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璠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

紫蓋負松仍爲二辯洪崖神井即登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
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
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
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
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餐
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撫百家
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
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
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出膝情欣係韞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遠嗟飄忽尋望拂衣世
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
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
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
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
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詞殘簡望回
金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
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
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

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
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
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
越幼挺竒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叅玄
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
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
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竒文長卿慙
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

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加
以識鑒若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
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
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
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
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
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
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
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

旬於朏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
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朱門結
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
想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
之明谷響春鷲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
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
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
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
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今
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時或以逵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
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
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
生計不相見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
晚厥姓傅氏所以禪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
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積業衆
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荏令者曉去鄉
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
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
令且更延曉悟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

第一四九册

憎耳豈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可以此
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
念歎爾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不見
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
祛鄙吝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
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梵僧勸令出
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

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
稟具足道志彌隆迥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
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
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
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
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
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
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
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
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

深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
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
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
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
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
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
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
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
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
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

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
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
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
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
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
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
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
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爲空
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

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陰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况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

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鶩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學

士江陵智顛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顛
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
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
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
顛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
諮師位即是十地四一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
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
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
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
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

僧徑趣南岳即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也即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
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
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
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墟僧
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
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
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
昔恩也故其徃徃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
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

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為獠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嵩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

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尊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眾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

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乳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戛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煖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

第一四九册

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觀
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
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
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
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
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
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
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顓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
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益陽公起祖

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
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
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
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
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
俎相慶火滅湯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
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
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
名光道故小立二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
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

年大已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
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
契一遍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
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
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没北度
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温恭尋討
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
門洪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
攝以北渡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
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

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
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
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
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顛乃於此山行
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
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
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
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
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為披

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十一既遊南岳顛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十三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

為時彥齊迎顛任機便動即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眾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流聞顛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微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顛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

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顛上山云顛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

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與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顛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輓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閻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閻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爾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

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往天台
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
識憶吾早年山上搔手相喚不乎顛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
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
有緣爾得住也顛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
北佛壘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
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
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
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

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
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顛後於
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
魘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
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
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
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
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
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
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

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
爲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
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
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顛三匝久
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
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
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
治夜便習觀顛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
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顛
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

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
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
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匝翕然痛
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
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
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
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
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
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
輪馳鶩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

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
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閣梨恒修供養如智
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
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為天王信敬為此類也於
即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
陳帝意欲面禮將仲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
為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
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
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
書重沓徵入顛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

之後為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
手疏顛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遂出都焉迎
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
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
師璫閣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
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眾於靈耀
寺學徒又結望眾森然頻降勅於太極殿講
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暄僧都慧曠京師
大德皆設巨難顛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暄執
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

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為榮望未
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顛
之御法即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
恬耀舉事驗心顛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
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
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
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
並合休道顛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
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
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

由顛一諫矣末為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
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
橋顛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
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
仁王帝於眾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
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
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
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
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
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

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即往憇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剋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顛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闍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

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
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
戒妙願唯諾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
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
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
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
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為宮室必先基
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
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尚文
殊冥作閻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遠感而遂通波喻罄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
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
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
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
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
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
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
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
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

第一四九册

生猶如一子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
法告曰大王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
輕約今可法名爲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
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
輒奉名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
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
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
顛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
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顧曰國鎮不輕
道務致停幸觀佛化私護在懷王禮望目極

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
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
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
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萬遂於當陽縣玉泉
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
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
百姓咸謂神怒顛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
興雨注虛謠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
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
嘗怖懼頗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

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
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奉身雖踈漏心護明珠
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為臣為子豈
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
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類十率先名教
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
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善薛
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
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欵成就
事重請棄飾詞顛答書云謬承人乏擬迹師

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令命彌匪克當
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
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
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荊說
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
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
官大集衆論鋒起蔡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
繼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
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
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

口此釋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羣
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
令得未度今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
重現今著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
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
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
書請命願救所疾顛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
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
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顛
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

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
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
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
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
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
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
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
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
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
掃洒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

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飲答曰非但步影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製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

以大法未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顛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又索香湯漱口云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

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壺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

顛降靈龍像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厨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句一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顛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以

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顛若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

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搗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旣如前告得信而歸顛東西垂範化

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阿一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刻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爲其居處旣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號爲無上士也及

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
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
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
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
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
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
絕形清可爲周國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
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爲僧職滯蹤
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末遺法論
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

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
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炤即預百二十僧
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
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類
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
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
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爲
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
可爲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
欽敬定林降感爲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

餘水磴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為追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埽八十八萬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

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鎮總揚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雅太虛京邑稱最爾後觀遺相接眾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等事並委僧眾監檢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擁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為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

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旛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四一慧日道場并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未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本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
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
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實輕清之
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蟠絕迹人世五十
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
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
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
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陀北嶺後收窆
於山南奉造三層磚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
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
巖服道往還絡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
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
曲徃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
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
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
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太行禪道蒲虞晉絳荷
樸相誼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
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

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為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亟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爾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跏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巖寺充

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迹顧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瓮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為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

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
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
都為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
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

月一

三九

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
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叅問繁廣令
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既沃乃心
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
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

是生死分爾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
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
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
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
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
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
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
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為儔罕足所以景之房
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
為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

爲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玄覺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
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墳素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囂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

第一四九册

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諫篤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淨髮弊服忘食屢經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

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十一日勵念如初卒于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屍柩瘞于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巨陳所見餘人例
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為雲門官
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
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
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
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
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
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
壽指宣徃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
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聞依勅散下方始知

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赴
山民為之起寺三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
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
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復貯之衣就
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跏坐幽林
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
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
曾斂佛名讚德誦闍如流昏晝六時禮懺終
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涅槃
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業

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遁林泉

釋智錯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
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
皇十五年遇天台顓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
顓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
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三十一文筆史籍彌是所長
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管綜
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
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
之下勅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

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
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為知
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
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
無臭腐返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絨于石室至
今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為
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于時岳陽殿
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
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

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粹又誦法華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阿一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勅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

流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揚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峯名爲華頂去寺將六七十是吾昔頭

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
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
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
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
下初到佛壘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
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
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
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
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輦示
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

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
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
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
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
陪從入天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所一既蒙訓誨
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
十年中常坐不卧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
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
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三十四燒試宴坐
怡然不于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

耳 國清春秋六十智者門徒極多故叙其聞見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顛語豈切 錯口駭切 璧蒲歷切 揆舒贍切 搗與焰同
光焰也 鏊鳥定切 拈拈舉切 揆舒贍切 搗與焰同
也也 隗五郭切 脍吐西切 猗居例切 嵩也
地名也 隗五郭切 脍吐西切 猗居例切 嵩也
馳遇切 隗五郭切 脍吐西切 猗居例切 嵩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古老切 峽胡夾切 麓盧谷切 山酬 正子亮切 幹切
烏括切 璽想里切 璽取猥切 恒泥遠切 驗居
旋轉也 璽想里切 璽取猥切 恒泥遠切 驗居
下切 璽想里切 璽取猥切 恒泥遠切 驗居
中取魚切 竹名曰篋 葦蔴荏切 茵生 搗抽知
也也 石嶺 嶺對切 觀初觀切 將盧活切 寔切 寔切
也也 寔切 寔切 寔切 寔切 寔切 寔切 寔切 寔切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阿二

習禪三 本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蒲州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道
訓道樹

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

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奕異常倫年十三父

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

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

剖卦析爻妙窮象繫竒遷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媪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辨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媪驚喜

曰實如所辯遷白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鬚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兌

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條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

也當時先達頗憺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
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
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
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
陽曲李寺沙門慧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
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
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
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
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一
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

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
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
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
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
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
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
芒馳騫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察
謂人曰學爲知法法爲修行豈以榮利即名
爲道秦世道恒削跡巖藪誠有由矣遂窺形
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

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
楞伽地持起信等感究其深蹟當尋唯識論
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鑿術經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
覺罷所苦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
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為月德也爾後每
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
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跡金
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陽
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群盜

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
往業各捨什物為賊營懺冀於來世為法知
識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齋
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
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
智璠等並陳朝領神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
妙善定門璠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菩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為法城塹
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冲與有欲以聞
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

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
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
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
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
獲攝大乘論以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
究通宗至於思搆幽微有所流滯列二今大部斯
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被之家國承周
道失御隋曆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
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
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

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
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徑何道慧
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為松下塵沉浮從
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霑巾
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訣
登石頭岸入舟動櫂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
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
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
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
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於

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屬
賓爲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
近欣赴鬱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
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
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
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
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
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
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
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

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矜願德音坦
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
迎望歌梵遍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
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
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
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
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
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
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
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

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
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
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
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
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
揚法事為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
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
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
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
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

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
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
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
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
初闢投誠請祈即為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
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
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
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
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
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

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

力矣尋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穎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僂又屈膝冷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丈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己是非論以示諸己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

故舉世紜紜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
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
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
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
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
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今是非
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
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
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
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

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勅蜀王布圍南山行
春蒐之事也王遂一獸入故窰中旣失蹤跡
但見滿窰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
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
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
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
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
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
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
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

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實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勅河南王為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王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為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袈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

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為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為功宰輔咸以劍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

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實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旣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即以遷為寺主旣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旣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

第一四九册

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
佛為世尊道為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
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
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
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
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
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會競雖帝王
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眾或濟接
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
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清

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踈傲為論深鑒國士
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
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
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
為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痿之
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
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
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
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
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

不聲與食不噉常於喪所右縈而卧既舉柩隨行大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爲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况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

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爲之行狀觀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鄆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嗑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

坐則儼而跏趺眼光外射皎皎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鐘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時剃落住城西康輿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入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為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

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為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兩兩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眾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纒扣此機眾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罇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槍擬打橋

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
將行豎柱其錙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
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淵毅二師
並為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
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
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
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
遘疾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
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
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為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
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
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
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
開皇十二年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俗
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為解髮資給道具送
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
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
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
幽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

第一四九册

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畧貫終始禪侶三百嗟
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山西啓請
未悟慧以學日旣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
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號幽絕山勢窮
美因登遊觀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十三又陳禪道
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
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
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
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

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
希華靡大業元年餽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教
授坐禪禮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
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
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
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
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
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
聞異鍾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旣至潛
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起塔於麻

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
逐承稟玄奧學慕綱紐受具已後偏業毗尼
隨方聽畧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
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即目卒難制斷如何瓚
聞之私賤其說時襍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
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陳流
聽羣師咸加艾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
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
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

依為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
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
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
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
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
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
斯道行延請居之僧眾豈熙聲榮逸口至於
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憊便止法
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
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

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
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
崩禪定初構下勅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
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
邀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
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
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見
于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
在于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

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二寺徃來居止通
慮為先逢廢教道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
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
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途前稔文帝聞
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
注不已遂處林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
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
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
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
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餞經于

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密異之為減
累之嘉相也又油甕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
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
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
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為幽祇所集故
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
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
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
還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為
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屨屨藉穢汚臭處皆縫

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撻廁擔糞有密
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為僧苦
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以勵
俗相助平坦有來贖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
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
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
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
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
帶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
不敢受者以為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

余初出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
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
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
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
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
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阿二要必有賜十六
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念
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
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
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人著樂竟不許之

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
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
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
來純房內在衣笮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
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
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
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
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
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
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

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
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
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
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襲
美厥德為叙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為
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
文藻橫被聞于京室著述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
女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
恭謹精誠謙恪為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

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
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
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
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
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
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
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
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鳴山有二道
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
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

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
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
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
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捋手加罪既至山寺禮
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
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
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
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

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
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
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
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
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門二以大業十三
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諠寺三日
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
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

隋崇挹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
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
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
為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端之
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
勲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
鉢一牀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
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
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
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

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
滯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令
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祭日
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
靜退人物仁壽^{四二}年中有勅送舍利於豫州屢
放白光變為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
為銘文至皇帝鑄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
外徹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
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
端道悟群心勅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

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憊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饗情之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

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孕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納畧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門二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隣十聖之極矣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初無羣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

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網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泠然往寫兼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捐畧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俱墮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

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捭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慤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

十歲已後剃落敦肅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

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間起食堪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構栖霞巖巍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花躬運掃洒口恒稱讚日常瞻睹善由已積通為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杵自折識者以為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

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廚中作何食耶蓋曰
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
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耶
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侍
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

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
夜又迴首眇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
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
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
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

山地動搖門窻震裂群雉驚雖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
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
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
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衆經禮
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
捨命彌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
斛甕許又見青蓮華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
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
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

斯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爲
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
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
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
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
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
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
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
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
寥廓經途復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

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
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
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
之虛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像
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
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
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訖一念之初源便可荆
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
未必過此如共春戀妾擊盤桓弊執營生未
厭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

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目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叟智若成人齟齬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畧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實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

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崇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歌詠欣然北面承部瀉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為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滯託雖末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

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陀追建
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
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
味妙簡錙銖入室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
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勤
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
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
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
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畧之能樹豐
導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

延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
藹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頻感徵異乃高恒度
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躡獨
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
吾今居此安養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
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初弘
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
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
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今左僕

射揚素就宣勅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
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
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
不覺愜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通信
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
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久時少解乃以
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擅越善意相
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
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
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

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素齋
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
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
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
處身心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
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
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
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為
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
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

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泰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市與衆比居整覈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捨履潛步歆然趣越也其爲

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闕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勵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阿三

習禪四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先英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璟傳十一

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徒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

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蹟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竒異定旣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咸來入室牀前庭下惟繁虎跡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

驚鳥見等同群而定安之若遊城市舍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旣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心南山太和寺群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恠色至於坐
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
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
命也群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
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
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
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
宗勅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
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

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埒得
連蹤旣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啟法門載
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
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
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
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勅
勞殷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
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阿
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
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

聞笳吹響空通俗散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
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
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
色相無改即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
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祭焉自林之在道括
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
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
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
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
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

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
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注度
沉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
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
初關奉法履行巨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
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
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
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
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開禪病對猶

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
度還事崇公定業旣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
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
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
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
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
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
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
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

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
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
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
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
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
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
負裘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
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
侶同萃言晤成群但久厭城傍早狎丘壑遂

超然高舉跡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
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
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
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旣銷僧徒莫敢
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阿二順時違難泛然
無繫寂動斯七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
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塋
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閑澹識
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
煙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
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
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蟲篆尤工草隸傍觀圖
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
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
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帀壯麗當陽彌
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
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

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
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
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
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
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
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微猷於貞紺揚清
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
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修
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

足知止學總群經思深言外樂說河瀉滄風
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紐類網繫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
坏瓶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窻
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
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均虛奉^{阿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
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
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
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

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
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
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心大
獨超群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
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
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
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
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
以百衲食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

填懸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
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
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
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
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
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
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
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
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

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為陟謁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眾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

攝眾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群生此則護我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善

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
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
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蓋屋鄠杜五
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
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
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
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
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
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
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

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
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
龍飛即改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
度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
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懋茂何能數入
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
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儷
宣勅月給伏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為恒料而
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

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為佛寺
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叅
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
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
住處可為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
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何三鵝則知
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
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夭殂瘞于
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
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為法種

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
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
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預王公已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
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
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
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
網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
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
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于斯寺宇因受

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為業雖畧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訟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交列眾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

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并及七年冬微疴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齊趨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眾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

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
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
未終取續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
神景色貌通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眾驚心駭目遂使士女
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
月中剋期將殞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徒寺至
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鄼輿以繩牀
坐如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回首西城
破荒就墓眾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

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傳一年儼然不
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
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
於閩越晞童稚不群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
世浮危自省昏沉三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十一如為
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
山安禪佛隴警訓迷途為世津導丹誠馳仰
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
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教

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
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
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
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
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
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
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
已其香鑪峯檀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
供養論詳旣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
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

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峯檀栢樹盡皆捨給
經臺旣感冥示即便搗畧營辦食具分部人
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
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
旨往取檀栢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
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
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為放生之地永斷
採捕隋世亦爾事並經勅隋國旣亡後生百
姓為惡者多競立梁簷滿於江溪天傷水族
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

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篋上立意謂墮水將船
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篋皆不得魚互相報
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
鑪峯頭陀諦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
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
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四三自陳其事
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
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
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奕俊有異
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
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
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
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
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
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
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
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
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
今去勿爾鬧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

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即諮啓未審和尚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十三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爾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辭還又曰既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爾之時皎日麗天

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輒不異生平所窆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群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弘又聽

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各圓味靜終業遂
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歸
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
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
笈奔注衆雜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
用攝踈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
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
朗白黑交臨預有叅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
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
法雖有緣苦請未即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

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
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
意靜觀厭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
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
齊捨志弘經速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瓚
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
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
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
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

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
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
皇別勅引勞令止許公室中供事所須並出
義府躬往禮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
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
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覲曰弟子濟拔若
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為立寺既登
京輦天下畧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為

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
為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
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護
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用安朝寄武
德五年獫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
情果敢烽燧屢舉罔弗因以太原地接武鄉
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
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
流景行光問遐邇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覩滿
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

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墮學親召別誠委引聖量訪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遺誠勸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有何所

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為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繞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眾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饑

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
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
中受具多夏者方今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
科餘則靜處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
鉢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
者慄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
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惇惇違違意存利
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
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

業尚曹上庠年十有三建親入道於鄴西雲
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
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
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
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墮壞
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木
三逕斯絕百卉為群麇麋伏其前山禽集其
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
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貌如恭敬心凝聽受
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

言叵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玄宗更聯
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邀世幽居遣
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
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
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
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
歿世綱總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
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
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以其

阿三

十七

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
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
凝正行業精嚴早辭屈己體道藏用及委質
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
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
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諡野
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
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
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

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敷
 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
 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為字及年七
 歲還為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
 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
 鉢彌所留思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顛禪主出居
 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
 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
 峯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荆部停玉

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
 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眾寺為
 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
 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
 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
 室嘉祥結肆獨擅四五浙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
 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
 矣因廢講散眾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
 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
 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

泣跪投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邊賓
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
頂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
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號修禪
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
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
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
置泉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
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
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

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
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
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
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畫錦斯寶海
西之壯觀也四三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
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
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
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
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需然并
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

頂持衣負錫高步入京至夏闡弘副君欣載
 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統云籍
 後遣信送還觀遺隆倍國清百錄云大業元
 年勅江陽名僧云昔
 為智者創寺因山為稱號曰天台今須立名
 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
 僧智操奏天台大師慧記云寺若成國則清
 勃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扁云國清勃取大
 牙殿勝墳以雖黃書以大篆遺內史通事舍
 人志政方送安寺門又為寺造四週土墻及
 給廢寺水田又勸王弘大業七年治兵涿野
 施肥田良地以充基業

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
 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
 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迎頂遠至行

所引見天康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
 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
 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變化乃有名
 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
 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潔
 雪曾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
 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
 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
 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
 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眾侶

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
阿彌陀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
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
顛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
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
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
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繆矣以其月九日寔于寺之南山遠
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躡俗神用弘方
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

阿三

三

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焚
梅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溺
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
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
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
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
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搥鐘就講顏
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
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遠一時退

散常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
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
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撝前
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
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實多自頂
受業天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顛付三三世宗歸莫
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
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
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
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

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勤于碑陰弟子
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
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
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瓌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
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
陳中兵將軍瓌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
人親里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
恻服纓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
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眎至心

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
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
從東方來謂璪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
口就璪身次第吸噓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
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
憑法師以為弟子逖聞智者執行超群為世
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
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牀
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
明旦誥白者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

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
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
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
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
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
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三十三頻經數過
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
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
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
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

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璪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葷

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鄰人見之即持藥追凜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熏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叅引見內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

業六年往揚州叅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臘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叅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叅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若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

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
所名法京未為善稱可改為普明此名曉朗
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
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
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
鐘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營造阿三當欲鑄時
盲人來看明懸鑿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鐘
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
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鐘今
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

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
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
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
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
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
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尅成
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
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
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于日

沒還返舊蹤碎碎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

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
謁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
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尅
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
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
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
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即
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
皂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
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

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
情爲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
人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
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
月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阿三先凡所登踐者
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
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
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
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
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

八十五然藏青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
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宮供頻繁願存乞食盡
形全德縱任居僧移夏雨冬冰而此志罔移
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陀自
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宮人等各捨所
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村人車運用充寺宇
故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茗然雲
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逸敬矣又初受具以
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
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乎大

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貌魁梧峙
然峯嶸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
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盤阻不易登
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
而至于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
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
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穎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顯禪師
為其保傳顯道素溫贍有聞同侶後住禪定

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顛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顯專修定業畧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鎖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為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遍餘則專以禪業繫

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為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擊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弘大眾以喜行解潜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顛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遠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

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
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
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為將療至於屎尿膿吐
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
都無污賤情倍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
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懌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來問疾並為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
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
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
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荐四方慕義

阿三

十八

相次山門便減撤方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
眾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通旨理
暢顯神心而為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
遊處故畧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眾伍
驪山南阜鄉號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
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
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
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
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
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

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
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
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
已及勿事嚙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
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
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二十九因以告
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
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
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
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

幽隱可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
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為窟將
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二
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
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
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
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
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衲衣
方見為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
論實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

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
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聞即依行計
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
望懺洗清心布薩安卹貧病固是常宜衣弊
食麤誠其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音釋

臻子皓切蹊徑路也榛徐并切梗榘榘切漆木叢生也邵古也
燭即約隧卷道也繫惟也愀七小切
燼蓋之由鄆胡古切疴詩廉切
也蓋屋采切也
也病擣呼為切也柳河柳也篋侯古切中
也也
猶檢虛檢切狡北夷名燿古亂切盍口合切
睍祖對切惛渠管切腐腐俱倫切腐鹿居切
也也
斃斃切臬倪結切噉色角切疆居
石也也碾碾切與壯所切顯胡老切瓚姑回切邨
嶼逆各切咀與咀同顯胡老切瓚姑回切邨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雪律切
救濟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唐 釋 道 宣 撰

阿四

習禪篇第五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五人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雲

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 道誠
靜安

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思傳八

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

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

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

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

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
敬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
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攸屬講
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
徹恒理而混斯聲迹撫謙藏用幽贊之功諒
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
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命極
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
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
吾即昇高座身舍音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

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圍
遶飡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管
絃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
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
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觀
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華妓樂充
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
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
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
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
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彰行符勅
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于斯時也遐邇嗟歎
氣結成陰坐既加趺掌支仰現預覩相迹悲
慶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
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慈潤温
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患聾每將自
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
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明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
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
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
名當世常為裕之都講辨唱明衷允愜望情
加以明解經論每即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
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
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
航終須艤棹即屏絕章疏便修定業步畧守
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
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

五後諸學行倫巧附其塵者衆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揖具戒已後止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盱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爲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爲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舉敬備師禮從受攝

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旣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旣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爲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實謹慎資持爲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盤座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

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
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
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
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訊問
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
九年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長城故人仰慕
聲範遂發塚迎柩還歸盤座行道設齋以從
火葬收其餘燼爲起塋塔於城西二里端正
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哲迥
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

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
誠並承習厥宗匡輔有叙安掩迹林泉念趣
在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導
時接初住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
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釋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
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
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
聽之便徹悟玄範畧其詮致乃投裕爲師裕
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

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條暢開結乃更
循講肆備聞異部徧行大業故以地持為學
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壞雖外同其塵而內
服道味及隋初再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
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
黎城諸山依巖結宇阿四即求潛遁五既懿德是充
緇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
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邃稱病設方諸有飡飲
咸歆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
人百從運預踐兵饑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

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
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
故處有四焉致使五眾煙隨百供鱗集日增
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
更新其戒者榮實其功矣嘗往韓州鄉邑縣
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
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眾榮年垂八十
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僮
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眾曰舍利
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人

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
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
懼其聚眾有墜條章怖停其事當夕怪獸鳴
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
斯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
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
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
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祭於州治法住寺
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
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
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
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
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
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
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
作佛名為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
矣後卧疾於牀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
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
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眾洗濯罪累耳宗曰

第一四九册

何必致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因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過於八尺詞吐溫瞻風格適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廚問其監膳必有事滌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

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明畧故不敢墜其芳緒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

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啓運即投曇猛法師猛二事相攝經于五年猶事沙彌未敢受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旣爰初受法未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爲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

採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傳新解徃徃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散幽旨並驚所未聞而曾臆所懷猶謂不足展轉周聽溥遍東川蓄解尋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聽徒欣忭而志逾煩梗下座處房撫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通而今耽著彌固此不可也即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

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弊食糲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糧罕繼便誠以却粒之法孤放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耀峯巖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疑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蘇夔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爲舟爲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

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
穆時彥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
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競聊以事徵告云山谷
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來自爾琳
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高下
哲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穎附津稽疑
重沓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像教東漸
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
閻浮備殫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
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叢

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
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
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宗武德三年正
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
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壅閉唐運開
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
論為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勗以
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
琬律師道王關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
奇倫住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

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禮頻繁國子祭酒蕭
璟工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
等並誓為弟子備諸法物恒令服御又以徒
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
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
稱最乃至沙彌淨人盛明律相誠其功矣忽
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
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周
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來報緣集
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湛由來不亂曾有

問疾者答云以己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
想諸苦趣故也便總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敬無累爾神即
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處
通冷唯頂極熱迄於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
鮮艷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唯舌
獨在再取燒之逾更明淨斯亦弘法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百日
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總四萬餘卷并造
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

天廣布禮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
著名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
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於雒
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弊於俗務逃流山
藪使弟子度之若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嫉
於德者罔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拒諱監
獄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慮過釋然放
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
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服壞則以紙補之牀
席暖則坐於簣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

不緣語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
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善惡敬慎之極夫又
何加兼以行位難測蚤虱不歷於身縱輒捉
者尋便走散斯債負既抵故所報類希焉嘗
居山谷須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丸一劑可
有升許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收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難拔時
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安樂貧苦嘗在
講會俗士三人謀害一怨兩人往救其一中
悔從琳受戒歲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

忽死心煖及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殺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藍曾不涕唾逮至名高福重勳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實據道為務情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為師鏡自住弘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闡闡招慰安撫隨事優承而度雜公私憲章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內實通留山林

望而有歸軌導立而垂則逮于沒後此法彌崇所以京室都寺五十有餘至于叙接賓禮僧儀邕穆者莫高於弘法矣又寺居古廢唯一佛堂僧衆創停仄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之今則堂房環合廚庫殷積客主混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慧由道來還供道衆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由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為

州助教而情厭煩梗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
預剪落尋即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喧
撓唯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
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為務
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秦州梁父甌山存
道寺更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
遐邇及獻后云背禪定厥興下勅徵延乃旋
京邑于時名望盛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
程鱗翼而斌夏第最小聲稱彌隆衣鉢之外
更無箱櫛容質清素挺異恒倫緇素目屬莫

不迴向斯亦像李清嚴之僧也兼以布行絕
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
慈救為慮每夏行履執帚先埽恐傷蟲蟻故
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
唯急要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囑勿泄人世及
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
詔徵為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
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
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行道呪業為心
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二

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
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雅論煩
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流涕喜怒
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
歸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已下內外懿親及
梁宋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
世儒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因朗齒
迫期頤鐘鳴漏盡今古斯絕生死路分乃於
汶水之陰九遠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豐碑
用裨其德其銘畧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

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掩
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暮
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與詞百年幾日
對此長悲王檢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
禮之國居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
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
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齠智量過人精厲
不群雅度標遠厭世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
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

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畧年垂壯室私為娉妻
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藏
影無方旣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盃為蹤
終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禮也唯置一牀超乃
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加坐勤
為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
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誠逾玉質旣
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
州開化寺慧瓚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
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忘超潔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時無缺
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驗之便度令受
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
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畧圓乃
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
引英秀創立禪林十四曉夕勤修定慧雙啓四儀
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誦誦無威而
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
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
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

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
不爲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
民流溝壑死者太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
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
變爾情鏡業旣臨逃響何地衆感其言心期
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常夜坐禪忽有群
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
相同儀像賊乃投伏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隨
宜誘引量權投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剛
畧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

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即率侶晉陽住凝
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
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
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
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
寂挺生不世器璉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
邀延一衆用以居焉十四亟歷寒暑業新彌厲但
爲貴遊誼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
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
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

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
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
之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關表意在度人還返
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聚禪
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下望百尋上臨千仞
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瀆於林端遂使觀
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
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
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驗音察色惟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住誠累殷勤示以禍
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
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
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
住持晝夜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佛
禮五百禪結四時身誠衆侶有虧殿罰而自
執香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
禪衆也互相懲誡纔有昏睡親行勵率有來
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
迎禮逾天屬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

第一四九册

懷如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纔若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見其儔謹慎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慧誥既親承其績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知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恒岳側蒲吾山就被虛靜訖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

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
帝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置大布
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華園地方二頃
夏中發艷狀同鋪錦光彩昱耀亂人心目如
是嘉聞數澄神悅阿四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岳
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十七二十餘歲單身
弔影處以瓦窰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唯一
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澗谷自外峯
嶺坦然遐淨韻夜行晝坐思畧昏情慶其晚
逢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際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表至仁壽
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背負繩牀在鴈
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往懷聞
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
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
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
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
郡七衆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幸
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
夏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

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
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喪本業無毀以夜係
畫攝心無逸幽栖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
曾不棄捐任其味噉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
饒土蚤既不屏除氎如凝血但自怨責願以
相酬情無悒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
順忽無蚤虱韻猶自責曰計業不應即盡當
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
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噉超公乃兩道流出
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于

鹽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為患蠱主懼焉吾德
不及超何為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
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常願寫法華誓願
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辨忽感書生無為而
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
乃安于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怪其行
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禮覲目前不見及
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收乃委于林下箱
樸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
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

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禮佛常策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尠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隸公籍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隸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曄德盛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冥

難追累日詳受薄知希何因求度脫傳聞出家要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譬諸輪翅遂周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傳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屯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斂容默念中夜昏塞為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云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

覺不愈纔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跏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旣森脊世號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璿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瓊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

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感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彌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

道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甚
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拘人各搯珠口同佛
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
毀者及覩緯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
為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緯知命
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十四咸見鸞
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緯曰汝淨土堂成但餘
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
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挿蓮華不
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

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亂齒新生
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
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
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
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
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
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藥子以
為數法遺諸四眾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
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
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

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鑿
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
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為體儀貌充偉并
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
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
名日以七萬為限四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主
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
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遠
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情
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

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
紹存焉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志忠恪
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
莫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
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
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賣
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
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
路旁豈非為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

者對而取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
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
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爲山幽地濕形報苦之
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
聞遠流靈柢叫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
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
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
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
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霽

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
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
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
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
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
其名得弘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
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
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
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
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

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泰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誼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

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遺相接云釋慧熙益州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阿四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

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群諸偶弊於食息
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旣
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
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
衆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
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
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
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服弊惡
僅免風寒冬則加衲夏則布衣以冬破衲懸
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

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迥預有元席皆共憚
之年九十卒今見在者具諸聞覩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
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
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
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
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
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
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旣還山半路見兩
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蕉芋而上

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

四

五

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專聽三論陳平後渡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菰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恒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須臾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

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
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
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
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
爲衆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
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
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
鑪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
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
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戒肅成專思出
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旣丁荼蓼乃遵前志
樂行蘭若索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
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
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者是也遂依而
結業蔭以石巖汲以下隰積歲崇道物莫不
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
泉念務勞倦中宵軫結晨行巖隙見如潤濕
以刃導之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
廣其居重增簷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

第一四九册

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爲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闔及徐王部降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供彌隆俄復還山固崇前業性在慈仁弘濟成務所以群鳥食於掌上宿獸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痾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收衣結跏趺坐顧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戶唯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

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橫雲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心喪禮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華六出淨瑩如冰如雪衣以承之不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爲之易篲而衣服一無阿四露汗乃就加染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脅之教二十六抱兩楹負手之歌以爲相好像設開舍識之尊嚴法慧聲光實超生之津濟遂就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經兼叙言行引

送本寺聚眾立之度支尚書唐臨昔在萬泉
 讀承俗務性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
 修供養顧惟德本便勒碑銘云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艤魚倚切整 船向岸也
 拓他各切 景居 永暉夷益切 暉暉陽山
 名 伉伉口浪切 儻儻郎計 蒼正作蒼九隱
 器婚禮 誅雪律切 罽儒欲切 藥虛官監
 用之也 誅誘也 罽細也 藥切 監甘
 繼縷正作 卑蒲桑切 隙魚檢切 隙如山形
 繼縷正作 卑蒲桑切 隙魚檢切 隙如山形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阿五

唐釋道宣撰

習禪六本傳十三人
附見一人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傳二

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

蒲州栢梯寺釋曇獻傳四

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

江州東林寺釋道暉傳六

荊州四層寺釋法顯傳七

荊州神山寺釋玄奘傳八普

蒲州救苦寺釋惠仙傳九

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

衛州霖落泉釋僧倫傳十一

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十二

丹陽沙門釋智巖傳十三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
不與眾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
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
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

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政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為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寧國寺常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

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觀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此道人阿五膚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

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
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
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
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
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
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
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
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
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

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
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
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剥葱一一重
重剥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剥削
本來無葱何所剥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
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四五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
為但閉房不出行住坐卧唯離念心以終其
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
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為常事不用倫言犬乃
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

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群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還即拚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為卧倫也有興善察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卧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逐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燄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察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

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相續而機緣不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執見見我為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闕在已到屈膝死後蘊條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

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慈法師慈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為己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遊肆席曾無住房因使勤而有功

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憇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新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

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
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
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
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
數難紀以年月終于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
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
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
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咸所
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題寺

目為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
武道喪隳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儀無缺
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
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住
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
一佛興世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緇素翹誠始
欣有奉彫造未畢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
尊容以為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
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
不日而就兩寺圍遶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

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夕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屍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寘于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詳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緣州歷縣紛躋不

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礪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

沉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
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
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
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
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
滯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
斯睽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屈
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
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
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

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
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
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
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
厥親焉

釋道暉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
迹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
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
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
屆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

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
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荐臻獎撫門
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
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
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
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
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
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
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
寺寶寔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

亂地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
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
不亡有顛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顛
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
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
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鐘暫扣已傳秋駕顛師
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觀
奧盡斲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
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荐羅戎火

餒殘相望衆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
旦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求莫之能獲自
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
凶威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
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
生之秘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
尺八部圍遶彌天之所造也其寶冠華帳供
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
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
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

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清定水矣而
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
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
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
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
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
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
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
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
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

及薜嶷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荆州都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銘之于彼

釋玄奘姓劉南陽人早修聰行見稱鄉邑弱冠成婚妻少而美然奘貞誠清拔志高蹈視

如革囊情逾厭離四五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

肆道有空俱涉末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坐不卧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

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時襄郢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門廓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綱總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焉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

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住處衝要九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締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

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不菩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四五}仙星布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像來入房者曰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歷劫因緣遂卧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
巨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
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
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
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
所以綿祿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
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
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鯉惡厭
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

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
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
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
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
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
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
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
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
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叅錯有異
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

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娉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

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閣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

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

阿五

十三

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

里未至疲卧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微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邛縣陳家捨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齊爾許可爲
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
云此分齊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
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
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
逸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
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
神人長丈餘服夫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
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
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

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
集曰閣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
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
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
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
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
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人澗澗水
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埽浮圖高數十丈
裂開數寸又有隻鴉不知何不向靈鳴叫伏
地不去葬時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

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
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一著服泣臨如
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
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
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污穢朽腐之
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
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
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
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旛在其左右曰願爲

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
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旛翊其左右
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日恒
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
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
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旛夾之歎
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
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
開皇初方興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
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草

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禮二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僞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

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
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十五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旣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

乃迴心剝翦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
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_曰觀而
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
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
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
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虫爲偶無所驚擾利州
道禪師素交旣久請入劔閣北窮腹山徒侶
十餘費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
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
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

楚叵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
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
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
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
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
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
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州日謂人
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
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畧智勇過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為虎賁中郎將雖身任軍帥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漉囊所往之處漉水養蟲以為常事及偽鄭之在東都黃公龔行征伐相陣鬪將應募者多蓄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偽鄭大將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剗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剗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

頸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祭官之若雲遂棄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誓至薩雲願持捨怨無相撓掇既山藪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

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惡獵者悟之所獲並放
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
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緯麗州刺史閻丘胤威
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既
矚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巖曰阿王即將癡邪何
為住此答曰我癡欲醒君癡正發何由可救
汝若不癡何為追逐聲已規度榮位至於清
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
非癡如何唯佛不癡自除階漸貞觀十七年
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為

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
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周通故俗聞者毛豎
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瘠人坊住為
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為求徽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終於瘠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
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音釋

睢于況切 邃遠求於切 篠篠竹席也 如慈蘇因 黠
 徒谷切 睽傾也 切 篠篠竹席也 如慈蘇因 黠
 恩也 睽傾也 切 篠篠竹席也 如慈蘇因 黠
 禹鬼 邠邠縣名 什什 疑山魚力切 斲州名 瑋
 切 邠邠縣名 什什 疑山魚力切 斲州名 瑋
 山 邠邠縣名 什什 疑山魚力切 斲州名 瑋
 名 邠邠縣名 什什 疑山魚力切 斲州名 瑋
 矚朱欲切 癩多年病也 吮祖充切 嗽音朔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下

阿六

唐釋道宣撰

習禪六之餘本傳七人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善明僧裔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

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寶剌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為聯類佛教兩用踈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

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斬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為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為吾殺生愍爾愚癡且恕汝命

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婺州二人同載績麻為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眾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牀眾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微二

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
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
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
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
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
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
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蟲爲私
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
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准顯慶五年行
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旣久忽告

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綠盡當離
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
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
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
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
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
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
甚感至夏大發豈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
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

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
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
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
遠待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
不暇諮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
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
晝夜尅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為教人令解之諸佛

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為燈照見心境界欲
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
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
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
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
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
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
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
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
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

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裔禪師者住欣
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
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
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
見在祈福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
彈琵琶誦法華同六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
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
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歎曰
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入茅山依旻法師為除周羅服勤請道旻聲
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筌無所遺隱融縱
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為慧發亂縱定開心府
如不凝想妄慮難推乃疑心冥默於空靜林
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
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
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
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
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泰道憑於
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脚蹠

第一四九冊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則朽壤驚泉取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

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三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

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官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幢蓋笳簫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娉婚乃逃隱茅岫炁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

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回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即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畧粗畢還隱幽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四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
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
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
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
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
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靜
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
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
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摧及登元座
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

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眾道俗
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
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有前修
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
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
遣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
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道
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
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
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

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
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
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
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
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
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
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
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
自秦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
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

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
護之誠喪形爲本畧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
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傍誤良善
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
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
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
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
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
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刹知歸退飛何往
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

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
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
於塵境斯為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
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
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
割減不爽析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
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不勞倦百有餘
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情
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
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

相顧諸會瑟琴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
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實斯
人矣時有高座寺巨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
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
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
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
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教轉法輪如融之徒未
聞靜惑為是機器覆塞為是陶化無緣明昧
迴暹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巨
良久憮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確

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
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
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
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詭而
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為融來忽輕
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坐控舉文理
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
懷仍於山寺為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
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頰頰濃
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

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纒得充軀肩肘絕綿動
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輒慈
悲為懷童稚之與者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
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
身嘗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
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為負此虛談
遠傳山藪無住為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
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誑毀事等風
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
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

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請或繫
行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
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訛誹及後過谷
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犂天人之所共
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
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
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眄喋喋
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刹那之想
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滓之交
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

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
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
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
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遂徵
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四六緞想雖遇
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
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
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
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

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
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
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
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
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
縈於巖室氛氳三日衆不測恰終香歇以其
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爲岡人形長八尺儀
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
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

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
人卓異尼媪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
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
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
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
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
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
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
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
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

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

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

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
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
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
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
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
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
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
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
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
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

四六

十二

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
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
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
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
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
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
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
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

聲須更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
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
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
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
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
見雙峯有好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
來遶並爲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
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
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爲吾造塔命將不
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

尚可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
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
忽見天地闇冥遶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
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
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
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
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
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
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

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
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
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
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
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怳怳如人割斷因落
崖底如人擊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
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
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
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
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為先不久旋返云往

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遠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在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遊覺
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
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
味不殊莫非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
輪迴諸界未曰決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
畧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
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麤
妙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

自釋教道東心學唯抄逮于晉世方聞睿公
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
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
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
爲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
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
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徃孤征則僧群顯
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
開正級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
富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爲部

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
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
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
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
聖垂教正像爲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
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
之行斯爲極也請爲陳之因爲叙曰原夫正
像東設被在樓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教
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
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
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
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
修明相似道流為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
基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
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昂故並目之
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
蹤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
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
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竒纒教攝持皆耽

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
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
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
年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
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
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
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定豈不然哉故使聚
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卧群聖同美誠以
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立傳風教同

纏俗滌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
體亂為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
相腐於屑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
居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
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
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群籍皆傳其靈異處喧
攝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
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信實寶重之冠方
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
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

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
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
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
磨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
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
蓋少審其慕則遣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
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
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
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稠懷念

處清範可崇磨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
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
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差難述
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縠抑當
其位褊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
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
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
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
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逞慢逞
惑此則未闕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

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
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
有陳智璠師仰慧思實深解玄微行德難
測璠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
咸承歸戒圖像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
弘失在對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衡岳
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
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
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
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

二世續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顛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超之持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竒相僧定之制強賊節操如鐵石志槃等雲霄備彰後傳畧為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為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為時喪致延遑帝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即承瓚胤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

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頽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焉或復耽著阿六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有頸掛珠亂拍而稱禪數衲衣乞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執以為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十八

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
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
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
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
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
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述同好聚結山
門持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
炊爨飲噉寧慚宿觸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
流善友莫尋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
昌言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已

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淨還緣心住附相
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
真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
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
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
使講徒例輕此類四六故世諺曰無知十九之叟義指
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昭隨
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
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
也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

之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
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
人之所同錄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下

音釋

斝

孤猛切

糠

糠丘剛切

糝

不成穀皮也

糝

糝所晏切

糝

糝非議也

糝

糝言迥

斝

側救切

蠹

都故切

訕

訕訕所

誹

誹敷尾切

績

績管切

募

募莫故

也

視音也

邪

邪徒協切

喋

喋多言也

績

績作管切

募

募非議也

募

募莫故

求

廣瞥目暫見也

瞥

瞥匹茂切

過

過也

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阿七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人
附見十二人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傳三

道雲道暉
馮居士

鄴東大衍寺釋雲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楊都奉誠寺大律都釋智文傳六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九

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十

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洪洪淵
勝法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法海藏
鏘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傳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益州龍居寺釋惠說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

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
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輒勞苦非慮晚從
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
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
業頗失鳴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
乃是像運彼憑學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
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
諸坑壑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
超律學之秀勅爲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
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

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
號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
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
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
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愆目但畧舉綱要宣示
宏旨三旬將滿阿七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祕部弘
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
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
慰并令有司葬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趾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

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己而重其
駕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
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
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
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叅勝集造奉真筌乃以
承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授
眾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
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彩
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眾不
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

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無布口有濟芳美者
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
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為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
秋七十矣

釋惠先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
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
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
留之且令誦經先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
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奇變

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
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
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
不禁誥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
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
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
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
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
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
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
行畧周常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
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
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
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
周羣部乃從辯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
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
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
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互銷釋陀以他日密觀

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阿七光時預露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畧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僧曹僕射高隆

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霽原隰民皆利之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旣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乖

愈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卜
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
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
先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
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
盡為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
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
道安為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
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温室仁王般若等
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

引之以為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
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
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
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
造疏九卷為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
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
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
方隅畧雲所製以為七卷聞以意會犍度推
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
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為悲哉時光

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投選行
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旁
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
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
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
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爲先即
坐盡處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然其
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每
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
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

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
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持須分踈勿迷
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
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
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
心將我上至非想何七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
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
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
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
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逢境

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低頭斂氣常
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盪滌凝澱温煮
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
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纒動粥便已熟
無問陰晴此事常爾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
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衆率先供給
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
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
崇奉誠約誦習羣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通准

以為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
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
染變通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
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為之造
寺延住供給末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
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為造大衍
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
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
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
律宗明畧唯有隱樂其為世重如此而隱性

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
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
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
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
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
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爲
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云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
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
征鄙倍弦韋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
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
席專師十誦功績旣著學觀斯張自爾恒當
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
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
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
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
仍勅瑗公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

第一四九册

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
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
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
時也京邑屯開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
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
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
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
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
弔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

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
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坰同遊
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
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
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
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
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颺慘
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菴猶帶井池竹下侵荷
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
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現便告衆

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
功彼我齊修用為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
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位量可依成
教言訖端坐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
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為立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
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間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
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

與為麀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
寶田智成以為師傳既受具後專構玄津以
戒足分為五乘律檢開成七眾豈止通衢生
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
誠僧辯威德冠眾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
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
後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
年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
律藏陳郡殷鈞為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
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

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
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
俗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
罟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
晏講授門徒彌繁季代宣帝命旅剋有淮淝
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
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
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
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
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停寢爾後凡所詳奏

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
江總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
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
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攸
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
無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穉^{阿七}莠絕青田^十
之叢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
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携妻
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
有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

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徧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徧金光遺教等各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門人傳貴以為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惠時惠獻智昇

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塵尾繞根兩峯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僧禮異以仁壽之歲志為樹碑寺內慧日道場釋法論為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則白衣言揚緇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

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剃落日賜幽
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
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逕僧猷自東夏所傳四
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
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
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映羣篇挫
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
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
也時以其愷惇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

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廼下
勅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
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頰登網管善御大衆
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
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
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
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
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
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遶於願塔致
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

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
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
持晚秀為時人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
纔有違忤即不參隸故說戒存引有言唱白
之者既無正制號為非法雖初從眾侶後必
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
令也太為剋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郡猶多滯
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
志慕清遠依隨和尚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
度論講解無遺妙尚冲虛兼崇綱務時屬周
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
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眾多隨有文
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為第一
藏之本師素鐘華望為太祖隋公所重道義
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
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
唯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

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舉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叅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即適寢殿觀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

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為

弟子儀貌瓌美竒姿拔衆群伍目曰神童具
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
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徧年
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
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

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
百四十徧又講觀音一百二徧著律大本羯
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華增暉且
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
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餒利益弘多咸

蔬素潔己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
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
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
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
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
嚴寺春秋六十有八阿七大漸之際十四唯稱念佛支
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窆於奉誠
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
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

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
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收遠及大隋開運還歸
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
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
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曾襟學門再啟遠近
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
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
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
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
厭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

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
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
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澡
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
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
則重被其體阿七自外道具十五僅支時要每自嗟曰
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
神何斯悞也遂誠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
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
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

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子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宵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

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座上往覆雲所旣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

千計時為榮大也齊主既敬教門言承付囑
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
早舉策授為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
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
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
時美法倍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
類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
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
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
衆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

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
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
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為
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
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
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
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為聞經說
為通律屢傳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
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為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鐘鼓預升法位

罕有昏漠開悟之勳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
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
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
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祇受肇命撫育生
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群
品十七感見舍利開導舍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
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請大德奉送
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
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
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

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
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
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
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
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
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
又兩銀華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
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繞塔久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
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

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
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
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
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高數百
文華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華廁填
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
觀歎未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
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
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
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詣僧衆亟光

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
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
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
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丞程弘量故諸經論之
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畧採為
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
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
統化被中山綱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
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

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曜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誼朗具表闡

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鐸律師本住靜法未厭何七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削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十九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
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更度以經
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
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徧性若曾
聞乃問十闕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閩州白黑
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眾即
為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既爾約束以佛為師
尚不敬天況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
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
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

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
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
眾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
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
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
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
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苦
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
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
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眾矣

後有八人採弓村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

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綉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去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審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

制擬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
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
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
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
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
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
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
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亦多選香美保
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
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

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彌峻園
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
草物堪為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厨帳其
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
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
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陰
似作守寺之神耳而上于西院佛殿余頻以
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所陳殿宇
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歎然毛動及後百

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
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
所致也故僧侶懾其風威有涉鄙怯者皆據
而峻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軀
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
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親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
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
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贏長殘水餘
澱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

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
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煮命淨人食之有問其
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
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
瘧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鹽塞其口廁則
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阿七
釋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
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
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
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頌德

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筋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筋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為人克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

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劔閣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

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并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劔南長幼並俟來甦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叅迎攜得書示軍眾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音釋

瑗為春切 濛初救切 譎詭譎切 詭詭詐切 委委也
 堀外曰堀切 林組總切 組組也 綈綈也 肥肥也
 符非切 合合切 稊杜今切 似似也 莠以九切 糞糞也
 肥肥縣切 名名切 稊稊今切 似似也 莠以九切 糞糞也
 語語切 鬱鬱切 鬱鬱切 鬱鬱切 鬱鬱切 鬱鬱切 鬱鬱切
 甫甫遠切 仆仆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贏贏長切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刺刺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馮馮也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阿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下 正傳六人
附見五人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京師普光寺釋慧璉傳二 滿德真懿
善智敬道

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僧如

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

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宦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是而出家焉是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畧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為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得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諧聲諮問隨闡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道門名為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

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爾旦夕諮訪挺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者皆沃澆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玄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飈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

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茶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

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徃徃發蒙商畧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張再啟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纘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蔑

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義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華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實由匡弼之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為

停講座或有憶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彌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鑿以珠寶飾以丹青為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

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
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為太穆皇
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
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
濫邀延百辟上聞居為弘福上座即總綱任
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
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
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
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
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為知命以貞

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
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創
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
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訃崇戒範也至二十九
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晁衆共嗟
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
衢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
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
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為文初

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
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
夫積因徃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
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
箴艾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華香交飾瑩
發堂中預在聽徒阿八合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
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講出罪濯諸沉
累故持律之士多徃叅焉自終世後此事便
絕余嘗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
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覲異

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
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
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
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
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
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
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
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
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

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數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層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唯善能御敵乃

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璉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璉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餽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璉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璉後從乞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六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愒者聞璉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華寺上座常弘攝

第一四九册

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璉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馬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齒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

為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四分指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澗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畧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

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
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
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
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
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
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
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
儀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道燦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沖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踵本師涅槃真體摺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畧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畧未圓奄便物故誓志營復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兩華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

相逾圓即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慨運距像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鑿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反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

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為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四八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禁中投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觀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

內德業寺為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表至於尋檢丈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偽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緇

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

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琬夙縈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載感顧恩隆罔知修厝今畧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舍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

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
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
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
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
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
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
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
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
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群品用答

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
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
別春季斷肉停殺慈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
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
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
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玄琬道德踈微曲蒙顧眄謹率聞
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
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
表闡鷲領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

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彌天隣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傅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但行慈滅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

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為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瀆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

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廢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精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

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臣並捨金貝榮加賙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華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萬前儼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為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爾時雲高風靜木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

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馬東宮洗
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伯藥制碑立于
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
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
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
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
同慶焉又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
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
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實資
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

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
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
者莫不懍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
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
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
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
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
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
長葛故又爲縣人焉爽葉以衣纓稱士大夫

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
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
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者舊明達相謂曰
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
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
山靈巖寺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
和尚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
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
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
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

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
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
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
仁壽中頰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
事投馬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
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兼
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
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
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爲峻刻蕭

以許身為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
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
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
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
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
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
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為宗友
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
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為
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

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
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
安可講乎時以為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
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察歷仕隋

阿八

唐為海鹽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

十五

慈濟舍育殆非修學世俗餽饍見便寒悚僧
儀道具覩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
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便
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為仙法師弟子

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旣道俗洽聞故父親
付囑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
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
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
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
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
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
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
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
年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

草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
溪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威
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
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住弘濟寺
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
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
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
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旣屬此事公訶止之連
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
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

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
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
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
者一時僥倖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
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為
尼所住事連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
阿八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
十六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
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既行是非自

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
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
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
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
俊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
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歎曰余伴
既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
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
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
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

乃至關首重勅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
 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為業啟
 安公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邁於微疾知當後世勅
 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
 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
 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爾而終春秋五十
 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
 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
 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為之銘頌見于別集手

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音釋

鏹悲嬌切馬銜外鐵也睇大計切小視也芻蕘芻蕘如招切芻蕘謂刈采草
 薪之也賈撫鳳切賈死曰賈瘞於闕切埋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下

阿九

唐釋道宣撰

明律下之餘

正傳六人
無傳二人

附見一人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明瓚

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阿九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九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十三

無傳

益州福緣寺釋曇逞十四

無傳

釋惠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歔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
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遑
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禪律宗畧
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
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巨難齊競陰而嫉之
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
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
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
謝擲棄公名楊糲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

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
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
無遠必屆沙門惠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
宗師傳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
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
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
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
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
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
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

阿九

二

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
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
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
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厭於世網
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
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
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
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
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旣當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
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
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
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
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
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
馬即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夕
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
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
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

第一四九册

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渾初開勅為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覲為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

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家僧眾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眾為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為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憫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為

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
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
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
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
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竒之後
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
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
禪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
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
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

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即以慙慙鄭重爲善法
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
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
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
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
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
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
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
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
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

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
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
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
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
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
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何九因求悔
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
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
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
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

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
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
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
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
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
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
五衆敬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
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
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

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賔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塩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旣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饑饉道俗逃

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康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蟲甚多四九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六

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
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
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
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
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
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
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
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
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
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

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
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
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
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殯葬律有恒儀
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
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
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
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世導以

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禁聞意所遺之乃
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
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
餐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
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
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
慙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
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住東都天宮寺麟
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
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

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
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剋日齊舉導出
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
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旣無別勅不敢聞
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
導袈裟將行禁勅導曰袈裟勅度所著非勅
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
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
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
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

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措模非時之食阿九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

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爍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感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勅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網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為寺之

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阿九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九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

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惱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為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有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

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
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
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
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瓌頰分鑣而命路
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
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之其次傳本則
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
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
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聽方開學
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

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
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
汾頰剖詞登徃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
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
轍世該妄習備備愚叢婆羅羅部律本未傳
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
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
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
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

事其中類聚自分別緣叙難裁畧言之矣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
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
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
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
神畧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為開
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
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
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

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缺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
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
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
釋師號法聰阿九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十一口以傳授
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
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

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
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袞通號命家然
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
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
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
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
既畧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畧文
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
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

法願眇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減於
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
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
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
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
當時雖出鈔記畧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
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
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剋敵每
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
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

授宗係誠廣探索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
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
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燦勝
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
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
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
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
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
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
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

四九

十二

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
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
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
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
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
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
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
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
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三集法輪
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

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

四九

十三

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衆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網馱中原喪亂干戈競接

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燾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奈耶律初是安通文極踈畧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入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紐當時無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畧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捐絳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抵如捐草土

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網領恥已不逮於清達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曾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阿九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十四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諸達理教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

諸識生死無涯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

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模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爲師行絕網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

附九

十五

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爲鈍丁號持瓶爲豎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

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畧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畝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漑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誡也十誦三相正

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麤法易滌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阿九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十六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思弘瞻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稗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哉斯言今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文搯紙籤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

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
 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為
 清齋畜錢寶者為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
 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四
 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
 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
 同曉如斯御眾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
 於持犯定慧之學恒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
 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

阿九

十七

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
 述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
 有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下

音釋

裨班糜切 類徒回切 墜徒回切 墜也紕吉點切
 覈下華切 隰席入切 睨五計切
補益也 考實也 濕曰隰 邪視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阿十

唐 釋 道 宣 撰

護法上

本傳八人
附見四人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慧宣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慧德慧影寶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勣傳六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餐寢
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
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
心虛靜謚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
尤明論道故使七眾望塵奄有繁鬧最厭世
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為先亟
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
眾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
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
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
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
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

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
群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
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
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
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
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
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
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
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
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
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
入化胡成佛佛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
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
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

縣屬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
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
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
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
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
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
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
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
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嘗月於佛

迫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
自達帝遣尚書令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
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
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藥散騎
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
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
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

史籍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群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傳遂於京師立大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旣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

爾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淘漸德化所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上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誥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

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

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乃高談自伐矜術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令與修靜拊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况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
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
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
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
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
也詔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
天子處內定小群小庶人矣靜與其眾緘口
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

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
者非一自號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
飛遊悉委屍于地偽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
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
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
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
度聽出家廣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
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

此囊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敬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迷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阿十亟陳往復詞令六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

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績異宗成其通
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
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
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
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
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
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
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藹求道情猛欣所
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
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人鼓徒揚

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遁
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
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
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末廓無庵屋
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癘徒誨示至理令
其致供日就嗽之雖屬膿潰橫流對位而無
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
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
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

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
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
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
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勅取繩
床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
擿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
令其傳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
每日再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猷法慢法
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怏怏
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誠心造惡有

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
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
緣多相似耳必猷煩屈者須住不辭具儀者
離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
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
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可止
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
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
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
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

諮藹取決讓謝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謫詐罔上冒增榮寵阿十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齧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覩憊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

眠為僧讚頌并諸法事經聲七疇莫不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藹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為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俎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

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
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
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
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
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
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
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
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
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
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
乃携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
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
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
官私佛寺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
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
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費
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
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

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彿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國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官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筒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綯叙

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群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佳卷飄返若舟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阿十}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十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

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位以上
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
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
斬縷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
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開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遣
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
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
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
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馱身情迫獨

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
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膈
掛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
面齧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
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十一一無遺血
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
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
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
門慧宣者內外博通竒有志力痛山頽之莫

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
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藹書
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
爲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
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
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
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
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
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
曾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
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無常所因進退無免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怨中之怨 吾以為酬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毒蛇之篋 四大圍繞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阿十以不自在十二無實橫計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血乳成海 骨積太山當來兼信
 未曾為利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諸佛賢聖 長辭三途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 寶樹餐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湊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
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
凝心勝境謙肅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
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
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于史粗涉大綱而
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
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
世謂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
陟岵寺常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

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
而風韻踈通雅調詳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
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
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
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為安道為物宗師
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
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
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筋曰弟子聞俗人不
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
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

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
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
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
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
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
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
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
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
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骨髓流

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鏑叢萃曾於
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
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
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微並
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
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雋後歷尋華
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
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日擊因疾而卒
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

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

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陸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阿十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

典之馱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
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
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籟
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
旨析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
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
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
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教
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

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
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
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
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
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
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
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
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
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

舍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
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
謂巨靈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
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
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
所及化檀繫表何十又非情智所尋十六至於遣累落
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
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
析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
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

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
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
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言
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
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
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
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
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
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
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第

不爲克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
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
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
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
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
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
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
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
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

阿十

十七

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
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
淵然後方平續鳥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
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
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
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
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
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
在帝爲張賓搆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
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

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
者普著衣冠為學士馮事在別傳安削迹潛
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請王庭親致勞
接賜牙笏絲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
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觀手
為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
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
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
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

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
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
愛迴情易性不同於眾行人所不能行割人
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
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
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
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
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
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
清潔通於神明悛怕虛白可竒可貴故自頃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
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
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
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
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
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
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
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唯道為珍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
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
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

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
無踈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
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長短銖
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
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
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
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
富貧尚其清淨自利利人減之所重一米七

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
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
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
志叅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
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
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
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

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日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
麤坐起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餐夏則忍熱
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
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誠汝各宜自敦其八日卿已出家性
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
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

阿十

二十

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日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
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
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
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
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
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
野外著傷學存廢獸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
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獸修令改過服道並

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
群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
嚴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
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
貫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
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
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
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
必具其中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

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
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叅僥情趨競未辯真
偽更適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
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
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
出家老子為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
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
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
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
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

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
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
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
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
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
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
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
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末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
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
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
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阿十昨過視之殊整
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三二違犯常禁宜
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
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
群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
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

第一四九册

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北涇陽人姿蔭都雅神
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
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
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
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永
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
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搆聚
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濁方就邪宗一一窮

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
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
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
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
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
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
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
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
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
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

阿十

五三

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華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

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

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
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
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
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
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爲衆所推又忿
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
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溥一無
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
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
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

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
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
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
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
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
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
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
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
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

多造罪過好行姪洸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適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四十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棹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五

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

內群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武非周以煇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攻法師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煇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

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奧義未宣阿十後首西歸二十七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煇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

在東逼於苑園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
 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
 至大鄴改為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
 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

秀嶺接重煙 嶽巖上半天 絕巖低更舉

危峯斷復連 側石傾斜澗 迴流瀉曲泉

野紅知草凍 春來鳥自傳 樹錦無機織

猿鳴詎假弦 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

抱裘依閑沼 策杖戲荒田 遊心清漢表

置想白雲邊 榮名非我顧 息意且蕭然

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勳彌究切 帖他協切 胸胸權切 脯脯俱切 方方矩切
 堡博浩切 跑蒲交切 足之石切 跖石切 毳毳充切
 切細 號逆各切 聲卵角切 黔其廉切 濁濁
 毛也金 劍鋒也 聲卵角切 黔其廉切 濁濁
 水鳥禾切 嶽嶽音切 嶽嶽音切 嶽嶽音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上

唐 釋 道 宣 撰 衡

護法下 正傳十 附見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附一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 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 應 法 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 濟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 勝 圓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諳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為

慮本晚住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為師傳每有衆集居于座元酬問往還以繫節為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為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為甲坊以武德

寺為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揚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踈可依軍法選時在衆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叅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勅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

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興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趨防者攜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為饘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縵縷敝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

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網大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巖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

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誑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遘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梨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

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
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
觀其行事遺績庶可凜雪彤心頓祛鄙悒叔
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

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
僧行往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洒面通雖
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
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
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
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

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即遊化稽湖南自龍門
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
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
解齋家別一槃以為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
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
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
曾行本邑縣今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今
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即絕粒竭誠遶獄行道
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
明放遣通曰我遶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

放經日不食夜又孤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
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
投人宿犬吠其脛尋被霹死風聲逾顯後卒
於龍泉余以真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
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
其餘論試後披叙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
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
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
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
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華凡弘道利生於是

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觀其家業叢
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
由之自陷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
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
矣

釋明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
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
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進士性慕超
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
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鄰下大集寺道場法師

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
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
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
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
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觀德望可
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五大業二年
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滌
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
前峙然抗禮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
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唯釋一門儼然莫

屈時以瞻為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
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
法服不合敬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
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
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
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拜如此者五黃
巾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
聲對叙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
名奏聞便即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
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

甲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遺東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衆元選僉議斯屬下勅令住禪定用宗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圻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床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王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爲宗帝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大悅因即下勅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時一須者爲寫歲恒不絕六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

第一四九册

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賫助供賜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擘然

遂瘞于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為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燭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入中獨迴天睠至四

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暨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爲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出開泰爲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住圓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爇公處座嘆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

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愈此王聞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欸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

祖東巡成宗鑾駕伊洛勅遣江南吳僧與關
東大德昇殿暨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
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喪律亡圖
高祖目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於揚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
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
大業六年有勅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於四
方館仁王行道別勅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
興諸論道皆為折暢靡不泠然從駕張掖蕃
王畢至奉勅為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

清竒聞者歎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
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
層木浮圖又勅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
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
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
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
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庶正道自登咸
嘉賞讚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
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
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

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偽亂地僧
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
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
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偽鄭謂
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
命住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
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叙
三宗衆復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
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
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老先

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
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
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
宗先敷帝德餘一無所慮既最末陳唱諦徹
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
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
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纒竟皇儲已下爰逮
群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
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

不躡響風馳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羨
其道群公拜手請從弘業黃巾李仲卿結舌
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更明法雲
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
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
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
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
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
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
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州

聃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
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
卿向叙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
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
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
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
者為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
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

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
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己爲
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
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
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
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
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
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
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

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
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
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
崇善奉爲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
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
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于舊房
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南山
谷口焚之私斂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
琳爲製碑文見于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
爲心撫物卹窮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

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蕭散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准香申明供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偏能明讚清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響其塵云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譎詭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為言先十一

出家住大總持寺聽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為秦王威明宮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後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

可長數寸光映顏額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
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
成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燧前屆北
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
給其妻媵任其憊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
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
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抵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事或彰
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
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

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
慈雲於舍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
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揚於後代豈
不以朝舍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斯禩
見嗟于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
更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
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群臣息於譏
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暄而更通慧燈晦而
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
轉切備辦軍器剋日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

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麤付法推劾即被枷禁切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勅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結貞觀元年勅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杜使曰沉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

清信之名採李之年滌息慈之位雖淺智福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殺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訐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

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踈慕
實嘉聲震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
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
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
智察幽微仰願拯鷲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
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狷被
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
預知麤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
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
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
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例一基於西域逮於
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十匪
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
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
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

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代今鼎
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
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
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
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
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
是屬乃攜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王十
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不一
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小人
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士又

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
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今
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
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
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
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
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
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
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

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
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
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
事如前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
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
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
此理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
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涓陽之三原焉信心之
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

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
各執床角昇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
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
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
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
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廛不執錢寶
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
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
故四遠道俗而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

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爲己業病轉就篤滴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事答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觀于山水未有親踈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秃丁妖語不勞叙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篋篠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芻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呈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御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

人杜口不對斯亦悻悻強捍僧傑不可抑也
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總持
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
立參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
如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
也新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主
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圖續之銘其相氏即
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
寺饑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普應爲先結
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

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
念起厭怠懷即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
惜他食乎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願
問將接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
休舍後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
年德盛鄉間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
氣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
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
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

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之談
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遺累
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
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
申訴請隸釋門并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
入緇伍隨情住寺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
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神用通簡
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士
俗延納山宿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
咸瞻資糗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

約而能攜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
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
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為而不恃加之以
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
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為先致令其從如雲真
俗不爽於緣悟矣海一講華嚴攝論等十八以永徽六
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
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
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勛勞顧復
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此姑之恩又

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實德

寺莊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上

音釋

隰地名入切 激訖逆也逆切 鞿堅奚切 鐘諸延切

皴七迴切皮約物而振切咋側格切

綜理弄切也 戮刑也 燭切即約 麴丘六合都

子切名賓婦官切 鑰閹壯切 頽寫曩切 燿玩古

切舉媵嫁以證切 送拈岸切 頽音彭音彭音

慙悖自續胡對切 查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下

衡二

唐 釋 道 宣 撰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淫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捫里仙宗互陳名實

昔在荆楚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採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時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竒道俗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偽葛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莅釋宗擁帙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

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
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
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
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
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
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廢宏衢莫不懼焉乃
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
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
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即陳
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

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
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
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
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
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
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
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戰其恩澤
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上智

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奕乃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間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童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

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者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安道不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

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鎖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道前入則梵王從後聲

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諫今書

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
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
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
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迴夢金人
於永平之年覩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
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
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
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遣法爲之更始
誌上分身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
可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

僧唯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
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
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
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
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
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舍弘之恩垂鞠
育之懷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
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
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
群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存

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
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
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
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
被庶績咸熙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
遂得釋門重敞琳實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
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傅氏不愜其情重
施密譖搆扇黃巾用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
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
焉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唯立千僧餘

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勅既下莫
敢致詞五衆哀號於臺街四民顧歎於城市
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
稷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
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
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
典籍隱括玄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頴川陳
子良注之并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
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
或探賸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

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
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
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
心非色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
拘美遂顯精微子長鑿室卒成先志故易曰
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與焉良有以矣
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
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遂著
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銚競
馳黃馬之峻爭鶩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

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
事後生意有未喻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
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
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
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文學雄伯羣儒奉戴
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
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
衆所推羨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
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

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
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
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
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
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
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祗謗黷我
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
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
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
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
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
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
師者善入泥洹術二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七今劉李
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
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
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
詞具狀聞奏勅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

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
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
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
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顯應至于限滿
忽神思飄勇橫逸曾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
立待對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
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
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與師相
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
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

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
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勅治書侍御史韋悰問
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
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
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為柱澁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
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
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

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
遂不加罪有下勅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
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
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
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
召諸關傍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
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功
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為敷化之訓體
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為家操本住
京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

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
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書侍御史韋悰
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
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為之教實隆未有身預
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
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
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
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
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網健羨未忘觀繳在
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姪侈

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怪其死晚琳
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論
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績
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焰彌穆又善應機說導
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

嗣矣

附二

九

釋道會姓史捷為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
遠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參
候猶以蜀門小隘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
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

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
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巴蜀會上疏曰
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
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
即日劔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
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
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
為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
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
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段倫

陳暲改觀為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蜀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許導踏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為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皇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嵩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繼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為事

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雅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錘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巖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

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裘鞋給之
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
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
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
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
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唯
張綱埋輪東轍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
誅梁冀威攝四海者捷爲武陽人也漢時有
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

巴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郫縣名振於華
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
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既返謂人曰江漢
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

街二

十一

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
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
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
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
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

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曷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窈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

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

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磬效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懺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衡二

十三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

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

捨析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
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
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
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恒
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
滌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
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
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壑麤服草屨用辛餘
報遂登峭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兇常思難施
時或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

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修白
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
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手刃
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
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
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糧
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
候斯行感玄微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感慈哀
今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

夫曰卿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唯為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寶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顛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嶠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涂少疹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舉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闔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躄死乃蘇藏即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

第一四九册

勅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
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
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
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
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
部并諸妙像旛花蓋具堪爲福利者實還本
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
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
肅清乃勅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
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

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
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霽覆所講
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
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
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
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十五至於住持
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
下會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
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網管監察維
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

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厲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

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壘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法護法而陳教適權適

道實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

尚二

十六

吉常行其務遂有搥撻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剡洲教旨唯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使湮殘屢深尋

復還興豈唯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雞足之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通相弘扇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邈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闢樹園之福地蕩邪寇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

富那之辯慧此即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
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弘文護
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
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
接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
拜首受道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
壇側褚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
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舟航佛日於是流
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閩

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達
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
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
魏重邪量如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
施手齊周兩治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
武偏弘李衆然其邪辯逼正邪偽而正通妄
作亂真真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無兩
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
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剎約指剡洲化
境通括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

之力唯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
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
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復金
匱玉韜之祕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
曾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
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纒撓刃辯載戢妖氛
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即世故有談仙者
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剝於王庭明詔遂頌
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

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號
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彌
隆酌緯候之讖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
之胤張賓乃彼之餘異響同心脣齒相副競
列封表曲引遊言冒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
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元方改前政呼嗟
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
天二論既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
條靜藹上賢當斯頽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

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覩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爲依救而終世誠可羨矣誠可悲矣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于時縑素相望愕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衆或漏言及覲其厲色格詞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遲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附二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終在清心弘護法網實敢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

第一四九冊

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未曾為法徒喪
 餘齡豈唯徃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
 諸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
 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骨鏤其如歸既屬慧
 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
 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
 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音釋

勃蒲沒切 黷杜谷切 綴之瑞切 胤羊進切 諧
 側禁切 縲縲結切 縲縲結切 追黑索切 先先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合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噤切
 貌澗 澗七豔切 澗城水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澗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上

衡三

唐

釋

道

宣

撰

感通上正傳三十四
附見十一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滎陽沙門釋超達傳二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衡三

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法智道
集法禪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四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太原沙門釋慧實傳十六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此下見
下卷

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五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揚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智儼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街三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

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

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

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
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
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
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
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
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
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
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
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
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

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
水懸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
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
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
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
依鈞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
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
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
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
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瘵

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攣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

衛三

四

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眾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成郡

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
戎夏敬禮處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徃吳越備
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
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
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
像現若靈相附三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
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
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
西古寺中塑像于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
化爲業文不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

忽天風雷雨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
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鑄別頭
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
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
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
宛然符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
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
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響相續不
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落大家宰及
齊王躬徃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

十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
四年隣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
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
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
增榮麗因改舊額爲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
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今發信
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
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
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爲劉
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姚道安製像碑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
論雖富而以微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感
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
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
琛不勝幽情街三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
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
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
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
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

第一四九册

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

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綰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賣綰束掇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綰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

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閤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諍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翻覆不

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為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欵作蟒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鄰

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
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
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友人曰
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
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
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
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蹠間金色朗照語泰
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
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爲

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
泰故不疏耳

釋道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沉博遊
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
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
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
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
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
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
刃形竒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路之便

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
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
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
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
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
為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
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
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閹司
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

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
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
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
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
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
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
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
因舉聲稱觀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
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

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遍傳並魏末

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叙之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賣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斷三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咒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

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
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
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
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
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
言頗涉俗雖遭輕誚士懷在道都不忤意又
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
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
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
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動土之不從其言即唾

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
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豕
法師分飛異域豕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
徒集業梁王蕭撫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爲
管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
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
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
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
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
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

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
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
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鍾初不發聲大小疑怪
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
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
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
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
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

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
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
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恬卒無災異其
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
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
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
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
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
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
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

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
竒瞻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
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
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

簡三

十三

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
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
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
復逼耶欬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
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

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
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
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
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贛轡所擬舉城
同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
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
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
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
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

下勅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
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
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
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
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
軍覺投計十三悽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
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
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
棘中有得下處因先至地還忽闇冥知是神
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

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
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
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
詣虎前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
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
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真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
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
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

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
像佻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
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靈裕
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
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
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
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
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
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
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

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叅謁不生驚異及意爾
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
餘香火叟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
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
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

巖寺側見別傳

術三

十四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
追竒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
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
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

穴外遂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
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筵蔓委地渠北
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
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
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
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僭年可
六十眉長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
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
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

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魏家僧云
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
不知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
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
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領頭曰大好精進
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
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
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
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
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

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
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究莫測其處
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
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
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
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
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嘗命酒
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
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

除却牀頭物及發撒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
不似噉爵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
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
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
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
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
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
大眾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
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
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

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
所徑即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
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
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
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
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
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
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
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温敏

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
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
踈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
所患纏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
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
汚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
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訟宛然若舊乃以經
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
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雅有
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理湯藥曉夕

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
此為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
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
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
手佛三誠曰修道不欺閻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
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
往鼓山石窟寺不七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
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竹
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

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
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
餘僧為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
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眾皆大笑誠通勿傳
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
惟客僧見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
眾亦異焉乃各賣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
里小谷東出劣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
見一老公手中栢額布裊短褐執鑿開荒二
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

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
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
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鑿來逐群僧十餘
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
放使入山餒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
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
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
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
叙離闕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
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隆重終須到

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脩竹
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
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
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
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
高床侍列童吏角三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十六上
許眉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
事者通禮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住官寺厚供
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
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

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
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
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
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
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
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
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
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尚曰
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
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來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
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注執僧手別西行
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
里許歎見峯巒巉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
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
云前者舉鑿佛三驅僧假為神怪令通獨進示見
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
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
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
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壽住壽於世並在三

第一四九册

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
鍾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
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
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
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
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
表是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
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誼擾
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
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

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
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
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
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
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
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
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
家養素間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
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
之見一沙門執錫擊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

寺逼時乞食彌近門聲委乃遙應曰衆僧但
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
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
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
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
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
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
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靄靄不見後經
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
中此巖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

衛三

二十

言今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
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雜希聞奇相矣一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
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
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
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
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
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
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
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

長老得何經業實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
 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
 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
 世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
 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
 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三得矣寶知為
 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
 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
 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上

音釋

綦	<small>梁宜切</small>	餉	<small>式亮切</small>	脰	<small>音校切</small>	隙	<small>孔乞切</small>
間	<small>圓切</small>	鑄	<small>子全切</small>	撞	<small>徒紅切</small>	捩	<small>房鳩切</small>
洎	<small>慮也切</small>	輳	<small>扶分切</small>	輳	<small>直切</small>	涪	<small>水名切</small>
秀	<small>鍊也切</small>	鉦	<small>鏡成切</small>	帶	<small>大計切</small>	穗	<small>徐醉切</small>
也	<small>大鉏切</small>	鏡	<small>似鈴切</small>	遠	<small>也切</small>	未	<small>切</small>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下

衛四

唐 釋 道 宣 撰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恒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馬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今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矢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安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彝倫云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踈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醮為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

第一四九册

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
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黥謂是
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
貴柰何此殃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弊衣
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
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
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
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頻感兩
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為
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住郡內
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為業會周建德六
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
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
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言莫皮靴乘白馬
朱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
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
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
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
竄神曰師既遠設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

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闔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襖衣

來觀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襖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附四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自覩神語獻曰伴眾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眾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

何忍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
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
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
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彌勵本業遂卒於
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十八
乘驢止于叔家叔觀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
刀往見東墻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
方為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
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墻

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
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
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
在其後揮刀欲斫忍見姊夫在傍竟免加害
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經論名
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
見當衢闡化深惟昔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發
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
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

後不測其終

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
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
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曾臆異香流
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
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
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
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
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齎書
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
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
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國為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
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
蔭高松卧依磐石四徹六向天花甘露恒流
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
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
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為炬

第一四九册

冀禳來禳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脅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

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

碑撰射徐陵為碑銘見類文也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

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盃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鏝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盃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

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
吻不動而嚙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
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肉聚或
住酒席同諸醺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故
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類或
復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楫
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
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
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
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

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
透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
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
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
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瘖百日已後
方復本性其隆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
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
以惑衆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
其遠度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

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嗟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内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者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

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時四但見遺文而仙七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准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

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寨帷
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
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床
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
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崗
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
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
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歛成遠近歸信十室
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
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

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
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
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
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
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梳
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
復遊并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
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爲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
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

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電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為仙閣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

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壘尚存云是聖人仙閣梨許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為得意名架於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顧步錯錯雅有風潤未出江都偏弘十誦讚誘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

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持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搗曰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返鎖其房推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

赴闐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鶻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賫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

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鷓鴣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轅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

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為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床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為異時復有釋

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負舍生便爾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鐘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為造大幡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于七千人別日親二十五段通計十餘萬足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釋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闐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爾偏以慈救為業大眾集處輒為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眾無不悟而歸於道末

第一四九册

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
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
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
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
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
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
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窻中
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
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
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

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襪遙拋堂中自
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
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
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
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
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
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
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累逢梟感作逆驅逼
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

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
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
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
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
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
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
告勅乃總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
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
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
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
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偽鄭世充
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
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
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
太武皇帝夙奉音聞深知神異隆禮敬之勅
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
同緣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
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
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學者乃云常以平等

第一四九册

一法志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實遵平等而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總持顧僧衆曰不久此寺當流血矣十四宜共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怪輕誕及遭法諍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露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

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漫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裹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兆也及巢感起逆諸軍並著屯項栢額如其相焉感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巢感逆黨並被誅翦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釋賈逸者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

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
不經而爲無識所恥有方等寺沙門慧暲者
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
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評起暲
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
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未至一家云承
卿有女欲爲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
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就數往
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於糞
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

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
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揆羊頭衆人倚
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
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佯狂岷落古老百
歲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
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
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
迄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
沿惡代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

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搗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視斯事更信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

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其道發異類為如此也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散三原縣民田薩埵

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瘕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所事躬爲拚擋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一其言閎曾襟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今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麤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

第一四九册

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
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
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
哀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
邑同嗟制服何四豆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十六
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
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四衆良晨
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
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臯華嚴攝論尋

常講說恒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
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婦五年
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
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并
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
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
心感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
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埗悟人北嶺悟法
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

爾營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
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
多採名教而甚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
止觀無相思塵諸要繁節深會大旨遷彌重
之語諸屬曰爾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
妙者唯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
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
供僧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伏心
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
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
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
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
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
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
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
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為勝汝不及
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
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全

第一四九册

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

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

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
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
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
現口云捨却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冷
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
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
矣英何言哉時感群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
相切及其終夕惠褒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
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餘屋棟及明
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二

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
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呌聲徹數里流淚嗚
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殮殮道俗爭之
僉以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莊南夏禹
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纔下一鏹地忽大
震人各攬草臨卧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
柩上至于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
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亡總集不負身世
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癘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攘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搗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及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

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岩然山表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觀尋採恒披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床上加草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縵縷爲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

來門無關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為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為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寺北有王摩訶家恒

為四

二十

令辨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費糧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觀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常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耶若指聖懷斯實凡度余不同也左

第一四九冊

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

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大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

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
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
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
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聞然不知何
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
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
至村中少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
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
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
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
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磬指擊歎之聲
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
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
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
分枿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
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
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
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唐 釋 道 宣 撰 衡五

感通篇中本傳三十九人附見四人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黎傳二

衡五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

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傳六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傳十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傳十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八單道

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十九上旭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二辯神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二十三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二十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二十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三十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三十一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街五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宋尚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物五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三

香閣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

第一四九册

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散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餐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何為久留研亦不

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閣黎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凡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床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

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畫壁廊倒旦共往視
試撥搜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號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
郫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
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床
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
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來怪之而莫測也又
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
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曰

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
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
陀斬郫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
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郫聲同遺糞而走散於
塔地所言州度唯各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
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兀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
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洶洶
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
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

走人逐成羣觸物搗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
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為天女怨心風弄
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
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
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
答曰彼多讀書自為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
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爾造關為無過所乃
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
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
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

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
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
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
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
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
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
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
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
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窻椽瓦
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

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嫖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衛五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六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

第一四九册

住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鄜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

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逡巡間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為宣帝憾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為及也傳曰以為後梁纘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第五有何榮荷隨安造愆故斬聖人望七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床羣

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
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峻壑西顧深
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
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
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
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
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叙
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
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為頌
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住
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
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
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
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
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
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籙既護身章
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
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

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
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靡尅昇天而氣
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
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
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襪
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剝落衆咸憚之
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
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為詭惑鞭背百下無慘
無破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

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
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
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
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
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
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剝
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
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
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庵成
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

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
預表勃有一宰鴨而為齋者鴨神夜告便曰
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
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
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
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
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
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償
其羞不出牛毋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
償報何恥生手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
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
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
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舍人亦有疾未
答間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
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蘇見閻羅王
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
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
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
為之碑頌廣彰德行

第一四九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揀蕉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今尋

逐莫測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是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撩採藥野五蝮頭鐵狸鬻根大蜂野葛鴉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

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

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今施有擲錢者亦不咒願每於靜路不入閭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伍五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

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豹騎與伴三人齋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啗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馘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馘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鍾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馘一手承底一手取馘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

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
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
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
隨言為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
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
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眾驚伏
恭召為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
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
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
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

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眾食
所敬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敬二百人料
眾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
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容遊沙彌口作吳語
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
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厨柱
起以沙彌衣置磔上柱壓之沙彌來求衣不
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為捧柱取衣此
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耽辛腥在

田農作以鐮刃為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
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
聲曰進關黎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
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
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叅軍郁九閭長
卿衛五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
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
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
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
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

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
襪上山長卿命住為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
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
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
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
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
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
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親施一無所受
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
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

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歛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

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花香花少闕加捶僧眾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為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閣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伽般若并論聽眾百餘人日午坐繩

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為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之以畏死答云為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身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

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襄州禪居寺峯關黎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

街五

十五

食不繼峯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仍挂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

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狸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塙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大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齧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齒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為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灤中迂記某處為厨庫某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陽通闍黎者住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紈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污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為福竭於所貴不以為

第一四九册

辭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
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
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
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
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
終須有付屬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
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
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卧氣
已終矣年九十餘

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
法慶所造捨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
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蘇說云初去
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
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
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
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為令死其人遽而
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
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
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凝觀寺僧云慶公死

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
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蘇活衆咸往問與
大智說同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
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愛濕方食之
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
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
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
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疑噉土飲水時俗
命爲人壇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

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雅息緣靜念爲
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
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
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
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
學清簡者尚自諠煩況在亂使馬可道哉後
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
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躡
被齒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勅山夏
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床下虎

蹲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即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爾來何為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闍黎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為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

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衆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觀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為旭上也年九十八十八釋道悅姓張荆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花常誦為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

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雅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煮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

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覩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衛五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十七差虛嗽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泳之屬故慈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

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擊錫跣足自云
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
號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
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
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
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
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
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
師聞志焉相攜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

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顛返鄉歎為故鄉不
乏賢友足為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
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
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
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
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
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
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
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右軍
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盧舍那

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
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竒感聊附此焉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
為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
襄郃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

尚五

干

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
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管極盡山勢衆
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
非唯寡少更增諠諍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
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鑒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
名去者請為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所
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
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
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
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辯學廣
故來尋造以揚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
辯曰揚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
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
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為指歸便引太玄經云

第一四九册

又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李慧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為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僧五偶然獲本請為披決辯得欣然即為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并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

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揚為魔

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墻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枯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為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

故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蹇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擅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樹五攣蹇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為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

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為不禮諸佛世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

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釋法通姓關京兆鄠人小出家極尪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

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隋五

尪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覲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為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

遺三驢馱筋通噉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鞫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架梁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爲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恧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

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總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濱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

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
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參請唐運大通
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
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
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煙乃獨止此山
草庵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
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
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今
盧行餘承聞徃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
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猪來

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
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徃
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
部毗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
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
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
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
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
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

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
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
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
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
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
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
之竒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爲羅
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
王之末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
宋斗直萬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

指諸掌趙郡王伐偽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
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
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
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
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
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
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罽漢往
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
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

有僦購科索萬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為死計散費資糧為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之美至於筭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為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

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咒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為他厭及八營賊主揚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銑五吹立銑五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即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號為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為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泝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

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
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
悉參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
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
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
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
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
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問有何道術
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

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
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
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
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
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街五

三七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
操耿介勇銳居懷開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
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
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
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

俗十餘行值突厥并彼驅掠顯遂隱身不見
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
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米
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
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
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表周遊法
席參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
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友
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

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
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
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
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
百餘人自爾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
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請聰
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
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
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
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

槃經道俗奉迎旛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
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
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散苦
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
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
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
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
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
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

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
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瞼上掩師便頂禮請
救其人曰汝穀晁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
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
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
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
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
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
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
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甃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
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
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
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
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
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
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
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穀
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
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為神聖

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
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
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
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
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
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
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
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
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
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

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龍朔中主上令會昌寺僧會蹟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鴈門郡府鷹擊郎將時年四十歎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召家屬曰吾為爾沉日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襍獨詣臺山飢則餐松皮柏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

偈亦無所參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為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厭俗為道以解脫為先自今以往願為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為對礙遂學大乘離相

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為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濬答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爾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

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敵愾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物五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

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
相如何為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 撫膺聊自傷 痛矣時陰短
悲哉泉路長 野風驚晚吹 荒隧落寒霜
留情何所贈 惟斯內典章

畫工不識書今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
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
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
中洛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明好為譎詭詩
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

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
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態時俗常誦
以為口實見僧輒弄亦為黃巾所笑及禮將
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
少時而絕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
任魏齊故又生於兗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
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
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為逸人矣冲年二十四
米為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

迨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
安州嵩法師下聽小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
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
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沖誓亡身便即剃落時
澤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
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
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
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
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
有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

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
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
因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
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宥告曰今窮
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
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
子晃者閑習內外款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
乃令晃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
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
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

聞默然逡巡而退爾時大衆歎曰護法菩薩
 斯其人哉冲以楞伽與典沉淪日久所在追
 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蒙盛習此經即依師
 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冲轉教即相續講
 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
 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
 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
 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
 師傳之南北志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
 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今以人代轉遠紕
 繆後學可公別傳畧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為
 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
 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
 祭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
 師真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玄可師後善
 師出抄豐禪師出疏明禪師出疏胡明師出疏
 卷四卷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道蔭師抄四冲
 法師疏五岸法師疏五寵法師疏八大明師
 卷十疏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尚

第一四九册

德律師出入楞伽那老師後實禪師惠禪師

曠法師弘智師名住京師西明明禪師後伽法

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並次第傳燈沖公

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

遍須便為引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

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

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在紙麤中

之麤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為私記今盛

行之初沖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頻有度次高

讓不受年將知命有勅度人兗州度抑令入

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石撫

接遺逸為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沖得

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

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法晟

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社正倫親

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

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為遠

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地

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

興善寺萬年今鄭欽泰於寺打人沖止之曰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衡六

唐 釋 道 宣

撰

感通篇下

正傳四十五人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衡六

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京師勝光寺釋道祭傳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京師日嚴寺釋曇楷傳十二

京師隋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

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景

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法順

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京師真寂寺釋曇遂傳二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京師延興寺釋靈遠傳二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所傳二十八

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法順

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二

京師靜法寺釋智疑傳四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
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衍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聞諸
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為初勅召入京住大興
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
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送舍利
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
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
十三日生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
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深人衣內外驚禁
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
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

第一四九册

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墜并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爲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

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畧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啖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鍤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

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
多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
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
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善
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
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
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
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
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
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

斑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
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
莊嚴綺麗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送于鄂
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
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郡飛旋遶塔
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
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
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
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玉劬所紀及大業
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

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高六練智論阿毘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印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

就晚又奉送置塔華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來懺歛獲雙目捨杖而歸風覽等病其例皆爾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由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閉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

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慶希有乃慕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百數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持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遠度疑是登聖引入大寶

殿躬屈四指額問群僚解朕意不佞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膳夫以酒醇和麪飯為齋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澆煮之與常醇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样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華虛空藏也又問天華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

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天華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竒其識鑿賜綿綸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址梁代彫師

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宣邑室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爲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樹六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竒即與今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三十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曆有號大同至今歲紀髮髯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

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
于時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虔信文
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微猷講授相接終
于本寺

釋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
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
未及三夏頻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淪
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
岵慧遠率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
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

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曾沉息加又福德
所被聞見欣然勅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
歲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
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璨情存傳法所在
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
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處處傳寫未又住大
禪定寺弘法爲務春秋良序頻往監田登山
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也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
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

攝論履遊名教清迥不羣住大興善博綜機
要榮達叙顧辨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
勅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
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于
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
為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
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
江直趣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
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燄高數丈青
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刹合州喜捨紫雲

覆塔兩金銀華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
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華上浮泛旋轉
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一
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
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覩此瑞無數千
人將下之晨又兩銀華變轉非一重還京室
改革前度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
三佛餘則跏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畧愛網訪道為任
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毀潛隱太山迴

互魯充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
駕請謁一見便悅下勅入京住勝光寺講揚
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有
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真吾
師友仁壽初年勅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新六
即左僕射揚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
布雪滿山邑天地奄闇逼目無見及期當午
忽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
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上赤光赫奕
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于覆了雲合光收還

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
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爲宗匠晚入京都住仁
法寺講散毘尼神用無歇時程俊舉後學欽
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
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勅送舍
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
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夙痼飲無不愈別
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
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

演終于本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大光通屬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爽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

而無竭濁莫不嗟歎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勅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味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罕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彫刻駭動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鬱起從寺至舉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

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
衆同見傾目巨論識者以爲石窟之與鼓山
連接密邇竹林仙聖響應之手即至山塔東
面有泉自生飲皆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
衆經如費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
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
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既久彌呈心過遂終斯
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垂帷斂足
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畧不露口吐言清遠妙

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州四年又
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本唯青色
及磨治了變爲鮮錦布彩鋪螺又見僧形但
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光燄神儀都皆
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
之像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
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
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
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
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

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
禪定寺唐初即卒年九十餘矣

釋曇楷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大
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
往法筵亟陳論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
諸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老皆揖其
精府反啓其志楷乃為斟酌通問槩梗自江
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
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楷入住內史
令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

家僧攜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
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熙州環
公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
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
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
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實為清勝楷巡此地
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
疋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
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
天本亢陽人物焦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

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燭如火行道七夕又放
大光被諸山世五千餘人蒙斯瑞及懺罪營
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
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寬雅為

衡六

三

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
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
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貞士也晚在
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閉守形心及建塔
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

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
婦人躄疾多載聞舍利至昇來塔所苦心發
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
忽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
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
京輦不測其終

釋道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策
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囹圄中無緣拘繫
假許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
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

疏鋪舒詳讀旁為囚隸說法勸化事本無蹤
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答
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轍
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
後造塔勅召送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
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
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
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華如雪下
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
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

運初興巡栖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
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
橫即往修理先有主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
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
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
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寗氏生平志尚禪
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為
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
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

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傳
習師宗頗接徽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
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舉至彼藥王
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斜仄殊非形
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
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
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
當斯一會榮歎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
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爲開發戒緣鼓行壇懺
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裘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途
李畧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刃當時談論是
長偏愛喉舌豐詞疊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
住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
送舍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勅送密州
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從房
而出直指東南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
西北來相如火炬叢燄非一遶城內外朗徹
如日預有目者無不同覩後及勘究方知先
告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無異

及至舉瓶欲示大衆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棗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瑠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世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晤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覺寺林竹叢萃蓮沼盤遊縱達一方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學如周者

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號之為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塼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十五作之上圖十六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燄上衝四方衆生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于末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住大禪定寺唐暹初基為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勅知寺

任又改坊名還符寺號初暉同諸僧侶住在
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
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識記高祖昔住岐州
登有前誠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
彰徽號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
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春秋八十餘
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
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
寺仁壽下勅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

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
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際眇不可測
因用令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
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
初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神
色無異願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怡然
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居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
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
忤言諍謙牧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

居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
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
輦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比至番州
寄停寺內其夜銅鐘喑喑自鳴連宵至旦驚
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
街六
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
酥光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
有名秦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
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鼻

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為不存世累住弘善寺
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于秦州之永寧寺
下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
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刹柱
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
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
屯聚塔上又雨天華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
歎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
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畧言

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臺省仁壽
歲下勅造塔於廣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
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旛南風勁利樹林北
靡唯有旛脚南北相分雖為風吹都不移亂
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
上相當而住形極龐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
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欵
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
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
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為雲下見一白鶴翔飛

尚六

十七

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
競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
住光明寺仁壽中年勅召置塔于觀州初至
塔所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舍五
色有若華蓋綺繡錦續無以加焉從午至酉
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
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勅住江州廬山
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
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

養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

脉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世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昆尼開剖篇聚不阻名聞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住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附六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華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十九

變為紫比靈舉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紉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狀如鸚鵡色甚青黃巡行基址人捉無畏唯食黃華三日而死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紋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薩坐華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尼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卧佛右脅而偃首北面西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華其鳥西南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已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街六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歎怪希遇藏瘞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牆外咸見幡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十九

第一四九册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勅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舉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日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為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京服

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

釋曇觀莒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析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銷殄邪障高聞周遠及于天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待欽德受法觀寬懷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

而已時俗流酒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
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放大
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
相對制同神造彫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
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聞
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色如
街六黃金乍沉乍舉及見三佛從空而降即能陳
二十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遠恒州人先在儒門備叅經史唯見更
相圖畧時有懷仁抱義然後終論諸有未免

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
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輦
慕義相從晚住延興寺退隱自守端斂身心
終日禪默衣食麤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
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間有異香
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
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
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翹差又
雨天華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
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鏤下舍利

訖有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遠後連尋定業追訪山野不顧名貫頭陀林冢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跣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附六

二十一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驚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或愚智衆通諠靜昕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衆見其低目寡言絕杜論道皆號為朦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

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畧不預懷有問其故答曰勿輕未學妙德常歲夫惟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執物時有通悟雅目兩明殷鑒方取會通不得以法累人致乖祇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劬躬事率先擔撻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初至公館有沙門

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
罪業一無所見即解衣為懺燒指為燈竟夕
供養明旦出光通燭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
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月初夜放光赫赤欲然滿佛堂內須
臾出戶流照四簷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
逾日通夜又放光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華
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收得又感異
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為青瑠璃
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帀數重漫覆其函又

加埽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
泥上畫作十華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
色餘華皆彩未下塔前有張世謙者清信士
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舉所
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香華繞
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
香華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
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篋輦土以陪
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
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

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兩天華滿四十里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激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址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

樓闕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華座并有菩薩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內六遂終其寺也三三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

四方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遍發有尼智曠冷症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舒又揚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所見牽來至盪乞願求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既訖西北雲彩雨華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華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群犬非常禁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瑠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牙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揆晚徙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藪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師禪念傾屈盡禮所獲定要倍於同侶住勝光寺

第一四九册

以慧解見推及帝建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
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沒常放光明黃赤交燄
變化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一
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蘇法會左
足孿跛十有餘年委杖自扶來禮乞願尋得
除瘡放杖而歸衛六範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
經教非徒虛誕三十四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
歸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初依慧
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齊亡南投陳國

大隋一統還歸鄉壤行次灑洛又從遠焉因
仍故業彌見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
影寺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制
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者多難用
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接匡救有儀雖具
徵治而無銜怨各懷敬歎登自稱焉講十地
涅槃純熟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
對辯瀉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州梵
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浮圖權在其
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並放白光狀如雲霧

初唯一丈漸大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
後三度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斷截成函三分去
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懼日憊期
內懷憂灼比曉看之其石稱函自然分析不
勞鑄琢宛爾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
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情
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街六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昆曇未究成
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玄文踈條本幹
字五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時傳富博而性殊省事不樂談說苦祈敷散
精理載揚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
厚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元
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峯帶澗面勢
高敞多挾微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
致驚悚由斯此衆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
利到前山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
自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
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
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碼碯光似瑠璃內外

第一四九册

照徹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又以衆
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
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
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玄
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
求攝論意量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
改容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仁
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寺基帶

危峯多饒異樹山衆盤屈脩竹蒙天實佳地
剋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
于體上金石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
漸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善哉
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田上光高三
尺狀如華樹樹六本送舍利田上分為二粒出溜
瑠瓶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
來聲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
復見二華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迴
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無量於此

之時莘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皆捨物積之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竒瑞捨戒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獻后昇霞造禪定寺乃而處之遂終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雷聲教講誨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目不斜眴威儀安帖眾敬憚之仁壽二

年初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爾為舍利可上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即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即舐人手夜卧舉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隻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衡六

二十七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為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管外函得一青石鑱磨始了將欲鑿飾變成碼碯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駁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翔翔緩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

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毘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乃存友朋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為函磨飾繞了彩紋間發

鹿炳光現山海禽獸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

衡六

壬

嘗幽隱常樂正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畧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

下勅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世矣

釋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綱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闢法門

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
不許東鶩楷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
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
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為安而能遷古人所尚
久在塵猷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住
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
曹州楷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
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輦
州治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
遍知故畧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

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
舍利舉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
降甘露味甜逾密見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
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
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
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
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華
兩廂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重沓而出上
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
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傍立聖

僧午時復見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
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華承足又見天人擎
華在空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
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
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
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
巳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
色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
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
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為宮殿樓閣佛座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華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
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
之時天雨白華飛颺不下卯時又見諸天寶
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
衆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
上又見光第六影雲氣氣中金光三乍大乍小下有
蓮華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
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華巳時帳後見三諸天
三師子及蓮華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并
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五粒流轉光曜四月

第一四九册

九日填平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紋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楷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勿高於楷後以常業終於本寺

釋智能姓李氏懷州河內人希意遠塵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

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䟽山鑿地入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變狀叵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栖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終卒

尚六

三十一

釋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經接叙時俗亟發歸信為衆賢之賞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勅召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

先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得石期至叵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丈底廂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庭前有古栢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即傳所云李聃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世八十餘矣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恟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涿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并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甃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遶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邊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疑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書擁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即蒙剝落更諮大部情用彌著商六三一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攜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敬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聞疑住寺多年常思定慧

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勸業彌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贍頻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輦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靉黶垂布屯聚基上餘便廓

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遵上業唐運惟新
宇內尚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
秋七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
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
麤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隙言必詳
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附六微經惱三十三
頓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
事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
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章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墨莊老_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
具嘗薄通幽極後纏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
門息緣靜處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
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受攝大乘積
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相乖彼加
言謗辯終不雪及委曲問答曰吾思其初結
交也情欣若絃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
高之後勅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號大明
即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陵風
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迫嚴程憂惶

第一四九册

無許乃一心念佛衝波直去即蒙風止安流
汭下既入湘水汭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
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
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岳頂
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塔
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
收獲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初
此山僧顛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一粒舍利
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

揚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
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
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
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主弘福思與衆
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
後見聞之事為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
復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暑物理
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謀義乖恒應而
可思也故聖人之為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

衡大

三十四

以攝生爲敦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
規模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大
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空絕形
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
道窮微非屑言也然則教敷下士匪此難弘
先以威權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輪發信然所
以開萌漸也像末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靜流
通感殆絕二石之世澄上揚名兩蕭接統誌
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蒙俗情多
浮濫時陳靈相或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滯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邪妖異之諺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
之拔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斯
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想像實假
冥緣故得有倫虛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圓
通之遊聖寺照達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
事矣前傳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
感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之應
或騰虛而現竒或飛光而吐瑞有晉嘉相雜
沓臻焉曇翼之感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後
繁華難具陳矣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

第一四九册

光屬於羣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華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來儀水
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皆備潛通君臣
相慶緇素欣幸其德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
年即世或墜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
通神達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煬帝鎔鑄高陽
開模之始其像頂含翠髻身曜紫金靈光通
照顯五色之希竒瑞華滿庭開六彩之殊相
上下同泰無得稱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
當響斯厚澤荷福無壙遺厥宗社如山之固

尋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亡曆喪寶卒于身
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
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遂舉輪王樹
塔禍及凶終何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
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之為言
斑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
之所以為然何異見羅紉於篋笥而未識成
之由機杼也覩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
稼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

於業業繫於心心發既其參差業成故亦無
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辭迷因
果之恒人謂徒言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
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斯皆觀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
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
感報萬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
吉凶之雜起故禍福而同萃唯色一也等面
異而殊形唯心一也齊自他而無定故無學
或業盡於此生往業或終於即世有縛感由

衛大

二十六

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
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士終纏碎身至聖
納謗於祇園王子被讒於清衆儒宗絕粒於
陳壤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
業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
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運相投無識
因之致惑隨遭兩鏡通命豈其然乎復有深
宮法濟寄神祝而銷災慧日法安憑斫石而
流水轉明之越巨防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
而邪像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矣其徒

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來擬之輒叙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附六

音釋

疾切	也	疾	因	醇	酉	酒	效	切	漉	漉	鳩	切	痾	於	何	切	痾	古	慕
疾也	也	之	之	酒	酒	醉	也	也	漉	漉	也	也	痾	於	深	也	痾	久	
疾也	也	疾	疾	醇	醇	醇	醇	醇	漉	漉	漉	漉	痾	於	深	也	痾	久	
疾也	也	疾	疾	醇	醇	醇	醇	醇	漉	漉	漉	漉	痾	於	深	也	痾	久	
疾也	也	疾	疾	醇	醇	醇	醇	醇	漉	漉	漉	漉	痾	於	深	也	痾	久	

胡官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上

唐 釋 道 宣 撰 衛七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人 附見四人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傳一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傳二

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衛七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終南山樛梓谷釋普安傳五

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僞鄭沙門釋智命傳七

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梓州沙門紹閣梨傳十 志名 字

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一 尼二

書生

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

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之

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號齊

山武帝遣於上豆精舍度僧給田業凝以童

予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月六年三
齋供不斷但以坐禪為念出禪則誦經恒常
入禪百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窻中遙見
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
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
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
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
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
男女有號哭自搥者又有頂禮讚歎者至身
盡唯有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有一

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相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
石伐蜀涪陵獠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
漢金淵山谷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
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
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
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
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
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
時獠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

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曰須火却

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曰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即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為剃髮但覺髮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

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恡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考愛

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願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涕上涌將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今行慈斷肉雖煙燄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息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

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
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
太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未劫輕
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
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
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市崖夷然
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
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
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
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

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
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
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
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
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捨身
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
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為
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
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
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

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
俗十餘萬衆擁舉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
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舉目視於
薪積欣然獨笑久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
若木偶起言曰時將欲至仍下足白衆僧曰
佛法難值街七宜共護持先於城都縣東南積柴
壘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
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
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
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

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
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
臂按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
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
坼重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
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
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
允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
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
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

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散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

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

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
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
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
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決
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
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
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
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
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
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

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匪何故
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
殊塗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
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華也故其應對
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
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
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
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
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
畜生下類擅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

皆觀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兩諸華大者如兩斛筍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郾縣人於郾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

廕會仍兩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兩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把爨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村爲

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趨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攘人牟

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響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涉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

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徃徃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

衛七

九

弘緩有丈夫之神彩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爲志樂行慈救利益爲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床斂容在定用心彌到不覺經過晨

夕有時乞食暫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努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即欲剗施便從素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屍爲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

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常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取草咀嚼咽飲都不為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既滿即事捐捨引衆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方遠填赴充於巖谷為建白塔于高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經典大品法

華徧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萬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旨濟弊斯誼擾遂遺名逃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坐傍鏡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失來徑余曾同聚自悅斯人衣則百結相連鉢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則藉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

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義如行為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為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謁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唯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椶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

連蹤禽魚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諸蚤蚩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卧亂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而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踐獸蹤冀逢術七食噉于時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十一國今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總召詳集州渚其心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亂世智士安其在歟

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白澤者奉勅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椹梓谷內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解免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藏

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免難乃唯華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賴因請藹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椹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宮寺唯安欣茲重復以為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

而住之初止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殛與衡七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十三離弦手張不息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

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鄉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夾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无往鄆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

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
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
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
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
除棺器覆一筍笊以當佛座十一和逸旋尋復
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
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
搖逸道俗崇向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
會多有通感畧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
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安形

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
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子時聲名更
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
大方村中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
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條線大女
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
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
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
倍此周遍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
甍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

接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
至夜闇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遥擲
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
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
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
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
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
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
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
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
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
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
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
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陪可以
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
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
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
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胫肉曰此
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敬之況人食米理

第一四九册

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
三市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
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
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
彌勵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儲門師長公
主管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
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
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
天台智者顛禪師顛觀其形神灑落高放物

表因名為大志禪誦為業苦節自專四方名
匠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
眇眇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
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
絕能清轉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
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介爾一身不避
虺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而不散山粒
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覩不
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業
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

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探孝
經麤布爲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
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
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
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
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
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
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衆見其
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

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歎佛德爲
衆說法聲聲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
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
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御綠纈布文麤素
自此爲常形極鮮白脣如丹畫裙垂半脛足
躡蒲屨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
從來者便捋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
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
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爲善知識也僧
爲強禦難奉信者有見此誓無不掩淚今廬

山峯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頌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備歷講會參寢法奧就

十七

十六

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

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踰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畧有國惟寄于斯時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鴟張蟻結魚然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頽弊斯紛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為國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刑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曾襟決心

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從之更互剃髮頰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擎錫徑至宮門云鄭頰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頰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唯旭旦未合行決頰曰若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頰厲色唱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惋恨即偽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頰從吉藏法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頰有富貴相但以眇昧後顧恐不得其終頰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頰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詠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 大幻莫過身 安心自有處 求人無有人 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

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為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釋玄覽姓李趙州房子人昆季五人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迸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即而出家令既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窟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

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襍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涓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澆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十七幸勿固遮十八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歸顧問無處便開衣襍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

二夏雖霑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密如薩埵投身尸毘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眾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方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玄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闔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爾藏經披讀以為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陁行也十七勛誠門人唯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但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凜潔風霜人有與語唯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曰余唯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

第一四九册

厭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云紹闍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

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處立茅苫而坐蟲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慮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華幡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

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傳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爲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顧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

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二十七

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爲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猷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唯散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炷妹頂請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燄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座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近并州

第一四九册

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普
燒供養乃集數束藁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
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
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
周遊寰宇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雅
行念佛彌陀佛七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
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
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
導曰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
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

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
頭陀為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為庵一坐
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
已隨處而食還來庵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
所以村墅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
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
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
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
之端拱而卒眾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

迫而察之方知氣盡跏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蟲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村人接還村內為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跏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但三衣不服繒纈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誡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氈而為袈裟都無繒纈者縱用以為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國斷之見今養蠶唯子三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無恥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風猷上達下達

之言昭揚經典皆所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
唯道居尊唯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
非體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達
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筭之若流
唯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
能常保然則宅生附世纏取未捐寄以於因
用清心惑或挫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
僮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剗剔以窮癡本纏身
爲炬且達迷塗然臂爲明時陳報德出燈入
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乳海之能備聞前策

斯皆拔倒我之宏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
之朽宅貿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
若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實唯
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上賢焚體由
其通願下凡仰慕灼爛寧不失心然僧崖正
身於猛衡七燄言聲不改大志一十三剗臂以熱鐵神操
逾新玄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安亡形
於縲繼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不可掩
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腸樹表條肉林
中舒顏而臨白刃含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

又可嘉哉然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謗徒八
千受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
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人觀色相
爲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能追蹤前聖誠宗
像末之寄乎或者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
豈斷苦果而摧集本未聞其旨請爲陳之斯
立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相屬
我爲集本如煙之待構生重唯身隨重而行
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
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

色心斯道可崇等即有而爲空也必迷斯迹
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
勝捨多身世諺所質唯斯人也但患聞而不
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肢節分遣著情聖教
包羅義含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
呻鼻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
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姪惱纏封恐漏初篇割
從闍隸矜誕爲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
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
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

削涂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加之
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訣露骸林
下或沉在洄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墳豐碑
紀德或乘崖漏窟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
累同生之神或夾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
膚剝削謂遣塵勞六十七刺目肢解言傾情欲斯途
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少祛鄙恠之
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之熏勃得失相補
豈能兼濟遂有蟲蛆涌於內外烏隨啄吞狼
籍膏於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

為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淀土葬埋於
屋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禮世
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唯聞林土水火
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
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槨積滕
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窆葬行者
猶希故掩骼埋胔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
未通庶類赫胥廬陵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
古相公同行土葬紘紘難紀故且削之若乃
碑待紀言道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

之微功阿舍之所開明即世彌其昌矣至於
埋屍塔側尚制遠撤邊坊親用骨塗實乃虛
通諂附又有獸割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
望存九請既失情投僂俛從事道俗讚善儂
從相催顰蹙不已放身巖壑據律則罪當初
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畧贅疣雖符極
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
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
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

衛七

十五

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
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
之所關鍵後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
賞時澆負鑿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鍋赴壑
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淫祀為終
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世
可為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
齊餘未詳論而忽厠以凡心籌諸聖道通成
愚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勤庸識因悟無
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閑懷道全身碎身之相

權行實行之方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
畧也冰情有著終累言於厚葬虛心不寄則
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固畧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上

音釋

頽補還切 穰汝羊切 堰於憶切 壘魯水切
 振除庚切 單陟教切 麋居脚切 藹依亥切
 得也挽武縮切 噤居麻切 鄂侯古切 筥管俱許切
 筥管俱許切 並竹器呈 抖抖當切 揀揀先切

貌糊蒲庚切 烙歷各切 縑縑古縑切 彪補尤切
 也絮徒鼎切 魚魚徒鼎切 焦焦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而至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斷耳衡七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剗剗徒鼎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下

唐 釋 道 宣 撰 衡 八

讀誦篇第八正紀十四人
附見八人

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七洪遠 僧思
智慈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智證
宗公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玄秀
史擔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達法

釋志湛齊州山莊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

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

而羣不為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

第一四九册

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爲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實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縣人頭山街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于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汙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

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遠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

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
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似讀誦諸同
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遷
于山室云云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
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
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
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
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
身是也房中靈几可迭除之父母恐其出家
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

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闈官自慨形餘
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勅許之乃齋一
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
月末鬚鬢盡生復丈夫相遙狀奏聞高祖信
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
華嚴一經尚八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三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
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開
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
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齋

聲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
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
迥來伐蜀規既降欵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
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
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
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
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卷迥曰何
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
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
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

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換耶建報曰讀誦經典
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
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爲誦或似急流之注峻
壑其吐納音句呼喻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
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踈意逸者空望塵躅
七日七夜數已滿下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
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
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爲
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
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揚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毘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毘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阿。 觀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

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癩瘡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

始欲聞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
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
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
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
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霏霏滿地經
訖下座自爲解座梵梵訖華樂方歇惠遠接
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屍穢死屍敢行
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
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泐流而去爾後訪

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
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即剃除
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
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
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
是衣服擔行至地名笮橋橋忽斷泰在後負
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
上搥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
高聲唱言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

人間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樸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樸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擊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三千錢償所渡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為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為軸表帶及袈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虜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鬧亂其

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眾皆胡跪合掌慮退流汗即移所住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

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

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速德冠時賢思對眾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盂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

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羣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慧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屢辭矧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伽藍繼綜羞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栖

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天策上將聞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

法華為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深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孛山山極深險重隳巖固縱有徃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昇屍置石窟中虎獸身骨並盡唯餘髑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彌紅赤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鞭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年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開之立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任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興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

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愨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寺有沙門智畢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用顧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令總寺任彌勤恒業年七十餘矣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落

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任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宥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邛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

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
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
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紘紘頗相陵侮瓊曰
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
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
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爲
勿妄怨也初如未之信既安又禮依前崩倒
合衆驚懼舉堂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
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
皆受菩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敷道更於州寺召僧弘講闡境傾味自此而
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温人博通羣籍統括文
義逮于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曾中指
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
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
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勵
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邑寡
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詁衆議紛然雖復俗語
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

第一四九册

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略盡
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
口素闕繻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
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
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
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
講纒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勇心
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
熙熙如買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問以詞
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

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又師
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
俗本驪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
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
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
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
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典莅此玄模
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
頓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覲者要必親覽
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爲薰習之基也時太

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豕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以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于窟中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弘和弘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燄斗帳遂即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矣誠奉佩訓最誦法華經以為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眾仰晚住雲華網理僧鎮而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既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剗迹開林拔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踈簷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

第一四九册

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誡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陁山闕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巖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兩紙酬直五百靜利

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畧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啖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誠吾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欬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

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化行未嘗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

佛八

十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絡舉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未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未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芴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

第一四九册

言畧計十年之勤萬有餘編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唯一已二親留礙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即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齋麵六斗擬作月糧日散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

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稱唯遠道俗所聞下勅徵延入住禪定信運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彌隆極光恒度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不疲開悟逾廣後爲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

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嶽
峙器局川渟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
不畧寸陰乃鈔摘眾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
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三十五總有十卷每
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
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禮一遍常坐不
卧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觀十
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
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
振古罕儔視其骸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

眭舍窳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
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爲
文云

釋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
仕隋爲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
冲粹姑即隋煬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闕
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秦
孝王文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
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剝落
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嚴寺廣聽眾部

而以攝論為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
被用為模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
東宮中舍文才之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
攜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為難兄弟
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宋公之兄太府卿
之子也畧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
擇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
弘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
素稱富特進撰疏總集十有餘家採掇菁華
糅以曾臆勒成命氏常自敷弘時召京輦名

僧指摘瑕累或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
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濟太府
情存好善讀誦為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顧
人抄寫總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僉者執經
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任仰屬以
為絕倫自釋化東傳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
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為天下模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閑遊止雍州醴
泉縣南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
唯誦法華為業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

初因疾將終遺屬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爲發出舌根必爛知無發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爲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墓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崖爲建軌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

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爲心名露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途相識人事暄涼便廢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曲親踈同怪遂埋殯之爾後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朽盡乃別標顯葬又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溫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爲怪時屬炎暑同友遂涼遣召秀來欲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

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栖

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十六

無時不誼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于即世然身

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麤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蠱流身不暇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剋至大期累囑道俗以念佛為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囑當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長財無勞僧法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覲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齋所讀經贈同行者

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爲終老即擲功名趨雲
陽巖中擁綠送死經于四載遂卒彼山並是
即目近事且夫讀誦微感其類繁焉別有紀
傳故不曲盡畧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爲業也功務本文經歎說

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

聞持崑竹不斷鳳音寧顯義當纔登解髮即

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僞雜錄單複

出坐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

鎮心神廣說緣本用踈迷結遂能條貫本支

釋疑滯以通化統畧玄旨附事用以徵治是
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
誠也世多惰學惠計相封以尋理爲諸見用
博文爲障道故調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犁
盤特薄拘之寡約尚叅中聖凡斯等議未成
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
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爲道障夫聞本筌解封
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達出要是以愚夫
當斯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
論生未曾沾或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

目爲文字故使慢水覆心膏肓誰遣至於決
斷篇聚判析僞真由來未知事逾聲誓既恥
來問反啓寧陳遂即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
爲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表畧誦短章
謂爲止足更絕欣尚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
住不貴多讀竊以教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
相投豈徒繁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
依教毀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慢我如山之
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境流觀務存
枯滯之本但以暗識未萌集熏怠構稱情昏

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見錄卷止六千尚怖不
希壅迷頓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
窺求通觀聞海必能追功起觀無暇廣尋要
拔苦輪方聞爲飾斯則莊嚴道論慧解前驅
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有曲媚佛言詐詞學
論十八便言論作小聖吐言隱密彫淳十八撲散道味
已離故我讀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
鑿原夫諸佛說法本唯至道赴接凡小方便
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以聲光動之或
以威容鼓之法譬亂舉緣事相關以悟達爲

本言以忘筌為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
 浮真實文詞罕會幽旨所以大小諸聖悲大
 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教故文云
 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輕法誑人退信斯
 言極矣不量己之神府而輒揆於成教朋佛
 而侮賢聖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可詳
 哉且厦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庸情所構固
 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至聖於何起
 悲正士於何揚化事叙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下

音釋

嘹清微切 嘹亮切 嘹亮切 嘹亮切
 也香 眈目曲 王涯切 敦苦弔切 伉女又切 儷力霽切
 配配 掇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糝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唐 釋 道 宣

撰 衡九

興福篇第九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衡九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善因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靜默

京師清禪寺釋慧胃傳九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微

第一四九册

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
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
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
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
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
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
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
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
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
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

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
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
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
莫不怪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
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
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
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
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
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欵然成就而躬襲三
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

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孿髮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翦落從法者日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

形長八尺容貳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部人住既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樸叙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

附九

三

隨鄙俗雖不閑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

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弘明之力也

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闇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勅沙彌爲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

犬所啣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方
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
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啣餘血塗門之處猶在
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為取食何期
犬遂損耶鷹聞懺咎即捨宅為寺自至揚都
廣求經像附九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
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
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
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
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
模之令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辨任鷹
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
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
廢為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
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
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色內外映徹其源
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齋來謁帝會侯景作
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

第一四九册

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
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景像記即遣中使王
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
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
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觀武德七
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仰
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
人或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
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
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

金像寺文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
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
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
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
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
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
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
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
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謂
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

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

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依俚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衡九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怪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既放

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
勸發鄉邑又昔彌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
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
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荊州副鎮將
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
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
無由救止哲見欽敬彌至瞋怒彌盛逼逐侍
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
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
故鏗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彌盛

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動人皆悚慄哲
獨加勇即遣鎔毀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
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
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
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
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
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
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
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揚都
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

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期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

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

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
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
景江南元帝儲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
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女壻杜
龕典衛宮闕為性兇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
為金銀鍍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鑿佛頭
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瘖如醉不
能自勝杜龕即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
力士怖畏之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數
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

猜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輶車國創新定
未遑經始勅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珎珎珠
玉鑿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
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開
朗百工聞怪同奔看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
震吼煙張鴟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燄高下相
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
帳坐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
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柱礎
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

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及旦忽然自翻術九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九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擊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

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土

泥雨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蹠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寤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

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衡九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十鑿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

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為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澗簿筏並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陶九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其形服弊麤殆不可觀外綜繁殷內堅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

第一四九册

容猶缺復松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
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
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
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
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
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
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
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畧宏遠網維法任有
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

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
中坐便晃然猷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
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
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歎曰
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
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彌
為之崩頽星辰為之改度嘉樹為之藏摧況
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
感任從道化依彖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
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

迂誕毘尼晃具戒未間而超然異表少能精
苦性自矜持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
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
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保定
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
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
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
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
勞事有爲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迹諷
德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闡彌遠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作面委
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綿益
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
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
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餽錫一
出俗緣皆晃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
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
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花
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

第一四九册

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

銜九

十三

高有聞縉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秦皇寺宏壯之極罄竭泉府迺勅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勅爲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

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峩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模所指妙盡物情卽年成立

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厨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旃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為儔啜菽飲水載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阨落周市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歎徃徃葺

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號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十九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河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跣趺面

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遠七市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贖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沼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

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太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

報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屬膩吒王劔輪停事及增一阿舍鐘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鐘槌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

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既莅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

其後因而氏焉又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
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至二十
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
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
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為幽證自難聖
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辭師探鉢周行採義路
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
所未聞乃經四載精通三事為門學所推至
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
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

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
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
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
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
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
徃宣傳及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為誠勗之
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
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
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為戒
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

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
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
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叅謁諮請不聽入室
斯則骨相潔已清真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
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
百尺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
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
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粧都了道俗慶
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
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
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
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
之陽嵩高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
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礎田蔬
周環俯就小而成大成積之功搗空樹有皆
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瞻追
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
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
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

第一四九册

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

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中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

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

勵視吾所行又曰繼本云乎世寶危脫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眾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嘖擁塵聚戲必先

街九

十九

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磨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蒙剝落謹敬謙恪專齋行務疏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

無擇遐邇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
化京師受持戒檢禮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
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
其總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
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為師導從受義
業亟深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靜默禪
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
承信行普功德生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
受道間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
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

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萬五千
佛日別一遍精誠所乃多感徵祥自爾至終
于有餘遍故默之弘獎門所開悟士俗廣召
大眾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為最積而能
散時又彌重常於興善十僧行道期滿觀奉
人別十縑將及散晨為理不倍執事懼少依
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如若
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
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山積
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

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
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
默將滅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美美頂行之
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餼糧
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
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盆處皆送物徃故
俗所謂普盆錢也徃徃禪定斯事無殆大業
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
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
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使曰易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可辦耳先澂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
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明旦
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槌案鼓動人物僧俗聚
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
隨熟內水自徃攪之及明行餅皆訝堅韌抽
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汨別供僧乃盡限期一
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
會昌又延而徃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後設
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童敬誓共舍

第一四九册

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
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
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
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
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齋
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
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
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
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
言或効不輕通禮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

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自畧舒尤難備舉生
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盡命以貞
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
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鳩鳴阜後
又收骸於椶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
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
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範衆所推揖
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
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焉
釋慧胃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

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
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
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
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以
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廩碾磑庫
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
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
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
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
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為欣慶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
遇患極困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
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
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
也乃露骸收葬為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
會昌有沙門法素者侗儻不倫操業竒卓雅
為衆怪本師智顛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
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即成辦此
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飢骨相望有若

第一四九册

塊焉嘗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鎔破糶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爲鄭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

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

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衆畏懾無蓄佛九

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三三

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
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曷
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
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
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
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
流即命石工鑿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
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
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

行五百里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至
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
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
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正中時應入涅槃
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
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
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
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
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
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散從旦至午

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竒瑞知其卽
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颺施早食
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市還於佛前胡跪
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
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
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
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什道俗
萬餘悲泣相繼云耳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
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

馬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
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
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
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
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
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
塗漫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
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歎
然迴意雲卽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
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頂

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
船路崩砂類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
冰挽纜腰膂已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
疲苦自此船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
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
弘者結東豫章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
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
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鑪錘既辦
便就鎔範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

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
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
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為信
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
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
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寃江畔吁嗟不絕
誓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逐流并
遺銅珠前後相繼沉沉隱隱向岸就才既獲
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
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

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乃開頸脇怡符像
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
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
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
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
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
臂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氏不知已鑄
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
寤因始知之即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

而燒焉又感徵應畧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紆
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京
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大適本志悲
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
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身九言語成章身六眾所知識
偏能讀誦身九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
羣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
聞嗽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曰故畧序叙
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雅

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
則導昏開其耳目宗途既闡萬代奉其風規
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
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之漸沿斯已
後福事彌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星布
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
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
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
重其高竒遂得金刹干雲四遠瞻而懷敬寶
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攝度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閣出慧達之深誠傳
聲停毒實智興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
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
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抗言
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蔑由來然則經
理衆事論陳退佛九並由志節素少三七精非巧能
致涉難違便虧誓願功致垂成義當斯也昔
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
葉之營五寺恒預蹋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
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

第一四九册

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
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
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
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
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
行金光總懺名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
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
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
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
應塵無以表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荃悟梁初方廣源
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
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歛然平復因
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
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
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萬
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
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
行情矜默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當
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深年別廣行捨大

第一四九册

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
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為
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
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
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
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
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
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
法罪事叢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構煩拏未知
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為師難

哉隨負歸於彼此如斯遣累未曰清澄因約
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
終方行此禮道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
請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舍所述
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
曰充飢非由供福業今自受以正法義理有
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飯母事
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
今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響然又報得諸通事

舍生趣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酹自此
已外其例難收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
投輪懷疑結線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
由來福興伊始俱唯妄想而善卦難諧愚凡
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賢端
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
安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
俗知何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
淳且夢唯冥妄想像尚取依憑況在現輪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擲其心可唯若夫惑業所起梯構有因惑必
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
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慙愧為其所宗
理悔必析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
悔法度之是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
時須弘福事衡九因修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
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
乖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情欣
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
不達者以福為道耽附情纏用為高勝正是

第一四九册

戒見二結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人一向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著由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計並封心故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想極居無生不止終乘出要未靜輪迴但為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亂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為殷鑒流俗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淨

動觸境增迷妄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侮對治斯誠罪也奉勸勤行斯誠福也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違理則福纏諸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上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唯勤觀用漸當缺有不爾沉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勉哉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音釋

堡傳浩切 靈謨皆切 襲重入切 孽係問切

廊方無切 礦古猛切 鑿慈奄切 啗魚列切

也邑名切 舶中薄切 鵬之六切 環姑回切 歸丘切

貌切山 篡初惠切 鏡初咸切 蒨倉甸切 輻切

輻良輻切 輻昆切 輻喪車切 輻音 輻榮定切 輻遠負切 輻緝

輻七補也 輻斃死也 輻樂廬切 輻樂廬切 輻曲切 輻龍都

輻杜歷切 輻見華切 輻補典切 輻締丁計切 輻撥

輻貫也 輻候音 輻而振切 輻堅也 輻奴也

輻其廉切 輻餗力 輻餗力 輻餗力 輻餗力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唐 釋 道 宣 撰 衡 十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人 附見八人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智 雲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慧 寧 廣 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法 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智 密 玄 應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 英 神 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京師法海寺釋寶嚴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為自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搗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術脣

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
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
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
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
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
於太極殿中命龜卜之試挂腹文颯然長裂
君臣失色爲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
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
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
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爲浮飾

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
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
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
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號
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爲
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
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
感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
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

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
閭側欵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
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
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
紀何不答自爲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
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
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
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
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
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

藏論也一表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
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
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
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
不恥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帚爲一
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
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
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
必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
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

他之毋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
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
勸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
杜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
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遶鄴林郊奉其教者
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
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
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
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
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

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
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
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即務標奇雖無希世
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
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
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
聲不絕聽覽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
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
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

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叅哀轉
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
列又善席上談吐驚竒子史丘索都皆諳曉
對時引挽如宿構焉隋煬在蕃彌崇敬愛召
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
卒於京師附十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為追福又
教沙門法論為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俗姓范氏祖延
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允通直散騎常侍母桓
氏温良有德嘗悻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

觀世音金剛般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
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異
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經七
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
恒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
及其誕育竒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
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
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
舍章蘊辯開神明晤又聲韻鐘鈴捷均風雨
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登

衣篋或執扇帚戲為談講八歲通詩禮和皮
尚書林擒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河上無
所遺隱時又流涉古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
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
而拜曰年少當為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
若志存入道尚十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五乃迦毗降
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點慧父母咸開
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
潔小震躬為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
任和尚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
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
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
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
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
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
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
達問津高士因操桴扣寂用程玄妙乃歎曰
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
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

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道書詩辯貌聲慕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旨並縱橫一言冰泮學士傳綽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

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歎曰夫刹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令奏帝慄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

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
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
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
炬以業以煥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
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臘既齊為
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
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
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
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
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秦

王菴菴二延總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
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
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
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注自斯厥
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
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
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
安禪師頭陀石室擅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
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
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瀉

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
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
言孰爲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
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
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
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
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迥飛文外又感盥
洗遺滯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皇高
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
又降祝捨其廟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
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
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
耨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
又夢與智者同舉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
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
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訓將
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
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
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蜜

第一四九册

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
象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
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
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月七日
中夜跏趺而坐盥漱整服日有人請講菩薩
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
從子至午心頂俱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
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
龕時屬流火焰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
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

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
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於香
華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龕瞻奉而色
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
十六日乃永安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
留天竺是日四部巨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
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
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
導之功衛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
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

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衛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搃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頗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

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為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為大亦自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滉瀆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違道理殊乖法度不遣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愜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滅人顏

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恹懣於曾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束皙憑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空悠悠塞北衡十杏香江東山川既阻夢想時通十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復乾於踈勒文

多不載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五驅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䟽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脣舌承栖霞清眾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椽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

第一四九册

有陽虎鳥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
行慈故也初達逢恠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
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
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
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
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
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
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款研礪如
雷道俗欽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而列

當果泠然若面人懷馱勇晚入慧日優贈日
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
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
諸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
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
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
達寶嚴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
可覲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
能歎爾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

衆以學功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踈儼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帝列周牽引轉之人詣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網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

第一四九册

蕭僕射昆季時號學宗常管福祀登臨莫遠
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颺焉早
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
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摘目得其清

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

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

復為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發

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闔不能

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

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
曰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
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鍾
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
沙門智審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
晚以所學進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
言義不通皆諮審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
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衆經
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

本以為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綉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阜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燭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喤讚如舊所經充滿曾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轉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

啓乃於講隙一時為叙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十四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十四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轉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

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
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
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聞
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飢渴焉僉
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
學風骨時叅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
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
後復還關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汝國
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
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

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
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
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
畝摠肩高大非卒搖鼓及英引衆逶旋行次
窻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彌工長
引遊轉聯綿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愜洽衆心
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
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
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基至於

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中雅重誼引諸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大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總擲前緒承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遠邇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

滯學人苦其煩拏而凱統之泠然頓釋各有投詣及藏入京因倍同住義業通廢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踈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即爲叙引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爲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濟弱得喪銓序

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構既窮凱還收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銛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伸雪無路徒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會衛十至於唱叙十六無非凱通後督靈州携隨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達乃隔幔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壁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繁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迷

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
掌達悟時心莫不解髮撤衣書名記數剋濟
成造咸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
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
所明為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界者
皆昏睡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可不佳乎
以貞觀初年卒于往寺春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
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忍界所尊唯聲
通解且自聲之為傳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

歸探索今為未悟試揚摧而論之爰始經師
為德本實以聲糝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
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為
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
繁世重同迷渺宗為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
乖縱有刪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
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
衆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唯隨
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
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賢因得行藏有

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踈通玄
理本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筌悟
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
雜藏陳其殃咎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
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
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
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叙殷勤
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聲
學既豐則溫詞雅贍才辯橫逸則慧發鄰幾
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

罔翳於玄津但爲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
日隆而道弘頗躋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
人學構踈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阿衡
讚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
門迷略璋弧豈聞牀几若叙閨室則誦窈窕
縱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爲其掩
耳士俗莫不寒心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
情萎萃又有逞術脅吻槌鼓無慙艷飾園庭
潤光穴焉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
聞無思箴艾遂即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顏厚

術十

十六

既增彌深癡券寧謂導達豈並然耶至如善
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真觀之拔
難程神百句彌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
考佳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
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使
識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
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
論矣臨機難哉明匠之作沿世相驅轉董舊
章多弘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
昔遺卞陳竟陵冥授未詳古述且叙由來豈

非聲乖久布之象唯信口傳在人為高畢固
難准大約其體例其衆焉至如梵之為用則
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
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
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為梵
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
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
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
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
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為工秦壤雍冀音詞

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為勝然則處
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大齋
行香長梵則秦聲為得五衆常禮七貴霄興
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
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沉情京輔
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長短兩
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秦
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
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唄

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宣布仍別梵設
發引為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
音唐翻為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亂緣
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為義豈局送終
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
議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
彫飾文綺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
其聲多艷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竟迷
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
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

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
諸幽遠隨墮難沂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遠運之讚
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風素斯並無聲
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新十或者問曰向叙諸
讚十敗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
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哉必有
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
勝詞過其實世諺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
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
為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
宗並感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於聖哲尋訓
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叙聖人之法諸頌以
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
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
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
鬧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颺
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
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號曰落花

第一四九册

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撒泉貝別
請設座廣說拖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
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
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
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銛奇一
期之赴捷也第十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尋常
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
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
我亡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
化以識變為明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謬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譏訶自餘下凡
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導之功既非
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
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
擬人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
南太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頃世澆漓多乖名
實後學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衆
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
非綴緝寡鮮閱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難紀

輒不崖揆且撥荏言至於傳述固虧嘉績猶
 賢絕墜無聞於世所表陳統瓊晃琰燭
 之儔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
 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
 暇日適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
 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
 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
 餘四百尚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表也故當
 微有揆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豈
 不光聞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
 末冀期神人知有據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音釋

拈拈舉也 袞袞直質切音 頰頰薄透切音 黠黠胡八切
 也也 駮駮疾也 袞袞疾也 繫繫入切 觀觀郎委曲切 靦靦胡八切
 也也 徒徒五谷切 芥芥五切 石石平切 砧砧平切 雷雷聲切 詭詭合切
 起起却切 躡躡却切 輶輶胡切 車車胡切 火火胡切 爵爵胡切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卷一

唐 沙 門 釋 彦 悰 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萬途迺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

三攝末以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遽旨沖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巖將焚痛人天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結集微言考編墨以立定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以爲之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

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
腸之賓播美於天外篆葉結鬢之典譯粹於
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恍
唯惚言談者有味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
多闕殊途競軫別路揚鑣而已哉法師懸弭
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之
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故
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
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
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

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
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
苑驚山後沼仰勝迹以瞻竒鹿野僊城訪遺
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
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震彼後之權豪偃異
學之高轡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
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
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載
以巨象并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
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

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餅餅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幽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觀三藏之學行瞻三藏之形儀鑽

之仰之彌堅彌遠因循撰其事以貽終古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握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梗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慙退沉吟久之執紙操翰沈瀾臆方乃叅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瓊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庶後之覽

者無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唐沙門慧立本釋彦悰撰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届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

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廓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羣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

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鬪鬪之門雖鐘鼓嘈噴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亦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經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

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答曰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

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
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跖之窠河洛
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
煙火斷絕雖王董僭逆之豐劉石亂華之災
剝斷生靈芟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
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
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
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
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

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
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
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
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
將如林景脫基暹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
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
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
兄從之又與兄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
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
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旣萃大建

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
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
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
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
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
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
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
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
善老莊爲蜀人所慕總管鄴公特所欽重至
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
宇宙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頽綱包挫
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
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
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滿二
十即以武德五年卷一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
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旣窮
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
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泂江
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旣

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威德懿親化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羣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竝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辭窮意伏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歎無極觀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

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至於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為上京法匠縑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如雲雖舍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卷一法師既曾有功吳蜀七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捨斯盡二德竝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

衆師備食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

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颺颺至扶而上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

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係一宿逢
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
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
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爲開發涼州爲河西
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
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
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
求法於婆羅門國比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
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
錢白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竝施諸

寺時國政尚新壇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
蕃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旣奉嚴勅防禁特
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
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
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
領袖神悟聰哲旣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
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
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
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
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

五十餘里有崧壚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卷一沉默經月餘日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其實而答

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磨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磨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徵然語達磨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遂法師行一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賣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淵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買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

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達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瘦赤漆鞍有鐵與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

關去關上疏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駕傳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穩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刀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違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十一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因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裝駝馬之像及旌旗槩纒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

而微法師初覩謂爲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
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逕八
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
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盟手訖欲取皮囊
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
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
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
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
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
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

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
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
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違今亦不與師羅弟子
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
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
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
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說亦忝爲
時宗欲養已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
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
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勉專勸

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
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
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
隨喜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
進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麩餅
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
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隴至
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
四烽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間
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
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
皮囊及馬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
踈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
更取水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
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
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
慙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慙愧乃
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

幸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全去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魘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

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旣蘇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

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其志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旣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請屈

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馳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旣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

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侍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閤人侍衛彼有詠法師

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

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真蹤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菴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眷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

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旣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攸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必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由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

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
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
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
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
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
請共對佛更結十六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
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
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
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
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

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
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
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大妃
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
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
跪爲隆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講訖爲法師
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
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鞞等各數事黃金一
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
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

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
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
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
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
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
請勅以西諸國給鄔落馬迎送出境法師見
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
上啓謝曰契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楫
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聖言是以如來運一
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朗此幽

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
已訖捨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
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
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
化不二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
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
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
諮詢大小乘宗畧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
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蠶
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稟天地之淳
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祗
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
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
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
娣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函域二十
餘蕃煦飾殷勤令逝餞送又愍西遊榮獨雪

路淒寒爰下明勅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
服綿帽裘毳靴鞮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
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
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息
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
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之恩
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
未聞剪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
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
又前途旣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預增悽斷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勤徒以疲音皮倦也
徒丑制切勞也
徒亞切際丑也
徒失志貌
 勩徒以疲音皮倦也
徒丑制切勞也
徒亞切際丑也
徒失志貌
 煦温香切
温潤也
 煨陟勞切
憂也
 榮渠營切
也無依也
 侘徒以疲音皮倦也
徒丑制切勞也
徒亞切際丑也
徒失志貌
 倅徒以疲音皮倦也
徒丑制切勞也
徒亞切際丑也
徒失志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卷二

唐沙門慧立本釋 考按箋

起阿耨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耨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
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
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
中有一僧不喪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
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賣攜今
我等救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
得水者宜各禮佛受三歸五戒我爲汝等登

崖作水衆旣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
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爲我下水任須
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
下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
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
聚執石爲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
隨衆多少下有細麤若無人時津液而已法
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
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山西又逢羣
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玉城所處川岸而宿時

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深傷歎焉漸去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

舊云龜茲說也

將近王都王與羣臣及大德僧未又趨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

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趨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萄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爾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此言寺持也是木叉趨多所住寺也趨多

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號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毘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遑多曰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踈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

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無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遑多極慙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無好釋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誦對

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傳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候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誨不平自鬪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

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髻髮圍繞左右

自餘軍衆皆裹毳毳毛製毒絲端弓駝馬之騎
極目不知其表旣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
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
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
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
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
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
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
問訖入座突厥專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
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

交牀數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
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
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
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宰渾鍾枕之器
交錯遊傾傑侏毘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
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
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
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
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
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啟

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
 伽國謂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
 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
 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
 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
 得年少曾到長安姓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為摩
 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
 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
 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
 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竒木森沉涼

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
 至但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
 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奴故
 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特國此言國西臨
 葉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罕堵利瑟那國國東
 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
 大磧無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
 建國此言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
 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
 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

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
請受齋戒遂至殷重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
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
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
不忍毀其肢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
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
寺其革變邪心誘開蒙俗所到如此又西三
百餘里至屈霜去聲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此言東國也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此言西國也又西五百

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國東臨縛芻河又西南
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此言又西南二百
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
三百餘里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
依之為門扉又鏃鐵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
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至覩貨
羅國舊曰吐火羅國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
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坦度設諸所居之地
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
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坦度設又病聞法師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為誦咒患得漸除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設旣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為設仍妻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跡勤于闐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問法

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能及時新設旣立法師從求使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見云弟子所部有縛喝羅國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羅僧數十人聞舊設死子又立共來迎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旣至觀其城邑郊郭

顯歛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訛新裝嚴甚麗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餘又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長三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無絕涅槃後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西北五

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城中有二窰堵波高三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麩蜜初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嘗授髮爪令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窰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此言聞縛噶慧性羅國多有聖跡故來禮敬其人聰慧尚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毘達磨迦延俱舍六足阿毘

曇等無不曉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毘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此言達摩羯羅訛性皆彼所宗重觀法師神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銳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而反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

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為衆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僧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

彼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馱娑此言聖使阿梨斯那此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歎脂那速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禮觀慙慙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有鑰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一千尺並莊嚴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有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訖也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

僧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刹利種也明畧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

其殷重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眾軍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窳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震吼無敢近者法師既至眾皆聚集共請法師

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鑑無妄之心少戢威儀之德如蒙許者焚自觀開稱知片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唯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之夷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喜無不嗟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藝唯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此言如也薩婆多阿

梨耶伐摩

此言

彌沙塞部僧求那跋陀

此言

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諸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咸皆愜伏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重為覩貨羅王請到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窳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

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號蔑戾車

此言

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使傾動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北印度境大城東南二里有窳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

無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廬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跡獨得無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廬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跡何得獨無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上為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窰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為塗以帛練裹隱於

骨上隨其所以定吉凶法師印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彌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足衣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胼上妙細氎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栴檀為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眾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

玉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踈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焚暫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無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令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

里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賊者人也今為禮佛雖猛獸盈衢焚猶不懼況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窈冥一無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訖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依言却立至誠而禮百餘拜一無所見自責障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禮誦勝鬘等諸經諸佛

偈頌隨讚隨禮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
 大光條而還滅悲喜更禮復有樂許大光現
 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
 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
 來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矚金山妙相熙
 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譬佛身及袈
 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
 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
 具有見已遥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
 至欬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

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所無覩如是可半
 食項了了明見得申禮讚供散華香訖光滅
 爾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歡未曾有云非
 師志誠願力之厚無致此也窟門外更有眾
 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五賊皆毀力仗受
 戒而別從此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
 至健陀邏國舊云健陀衛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
 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
 諸師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
 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置佛

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孛斯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迺去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宰堵波是迦臘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剛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大宰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遠大塔經行迦臘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城東有

宰堵波無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迹無量法師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蓬城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此言花昔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

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
 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部其王多居
 菴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有大窰堵
 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為羯利王
 日此言聞詩舊改利說也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
 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
 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
 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泉西南三
 十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
 量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

跡而去順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
 裝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
 是如來昔聞半偈舊曰偈梵文畧也或曰偈他梵文說也今從正宜云頌有四十二言也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處此言普
 窰堵波高十餘丈無憂王造是如來往昔作
 憇力王時以刀刺身施五藥叉處舊云夜叉城
 東北三十餘里至過部多此言奇特石窰堵波高
 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去後自
 然涌出此塔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

有阿嚩盧積多伊濕伐羅菩薩像

此言觀自在合字連

解梵語如上分文而言即阿嚩盧積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昔云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

登越山谷逆上從多阿塗路危險攀緣鐵鎖

踐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杖

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

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底迦

舊曰末田地詠

也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觀史

多天

舊曰兜率陀詠也

今親觀妙相往來三返爾乃

功畢自烏鐸迦漢蓬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

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

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渡此河

至但叉始羅國

北平度境

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窰

堵波彼無憂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

菩薩道為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

此言志

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拘

摩邏多

此言童

於此製造衆論從此東南七百

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

北平度境

又從但叉始羅

北界渡信渡河東南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

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飼餓烏擇七子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染今猶絳赤草木
 亦然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
 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
 彌羅國舊曰闍
 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百所
 僧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崇高壯麗無憂王
 所建各有如來舍利升餘法師初入其境至
 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
 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
 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
 訶脂那來欲學經印度觀禮聖迹師稟未聞

其人既為法來有無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
 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今他讚仰
 如何懈怠沉沒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經
 行禪誦坐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逾肅如
 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
 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也
 招正行旅於瞻舍是也
 王率羣臣及都內僧
 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華滿
 路既至相見禮讚殷厚自手以無量華供散
 訖請乘大象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
 寺寺王舅
 立也明日請入宮供養并命大德僧稱

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
 其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無本遂給書手二
 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
 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
 淳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才睿神茂而性愛
 賢重士既屬上賓^{卷二}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
 稟曉夜無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
 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
 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
 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師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
 彼公歡喜歎賞無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
 力宏瞻顧此衆中無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
 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
 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僧毗戍陀僧訶^此
 子也^勝辰那飯茶^{此言最}薩婆多學僧蘇伽蜜
 多羅^{此言如}婆蘇蜜多羅^{此言最}僧祇部學僧
 蘇利耶提婆^{此言最}辰那旦邏多^{此言最}其國
 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英富
 方僧稱雖不及此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為

大匠褒揚無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
 訓酢無所寒滯由是諸賢亦率慙服其國先
 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
 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
 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
 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
 請諸聖眾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
 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
 三藏先造十萬頌鄔波多舊曰優波波羅
 素旦纜藏舊曰修多羅說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

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說也次造十萬頌
 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達磨說
 也凡三十萬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為鏤
 鏤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窰堵波而儲其中
 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停
 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禮聖迹十八已乃辭西南
 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笈奴嗟國從此東
 行四百餘里至過邏閣補羅國北印度境從此東
 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自藍
 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

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閣補羅國經
二日渡旃達羅婆伽河此云到闍耶補羅城
宿於外道寺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
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徒
百餘人昔者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
側有窰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
處見有經行遺跡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
波羅奢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
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
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發

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
告法師即相與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
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
與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
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
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十九施衣分與
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獨法師笑無憂感同
侶問曰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
獲存困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林中之
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憂之倒為欣笑

答曰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
憂故我土俗書云而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
既在則大寶不忘小小衣資何足憂悖由是
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
到磔迦國東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
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
三十許形質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與相見
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
佛法者令爲法師造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

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時
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云
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
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豪傑等三
百餘人聞已各將班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
敬而至俱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爲呪願并
說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
相對笑語舞蹈而還長年歎未曾有於是
以氎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
以五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

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

淨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僅底國詣突

舍薩那寺有大德毘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

度王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

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

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

僧伽藍此言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

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

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

也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

十里至閣爛達那國此邦入其國詣那伽羅

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此云善究三藏

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從此東北登

履危峻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印

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渡河至設多

圖盧國北印從此西南行三百餘里至波里

夜咀羅國中印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

羅國中印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

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波特

伽羅子舊曰目乾等塔皆見在咀麗衍尼弗

但羅 此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畧也 優波釐阿難陀羅

怙羅 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也 及曼殊室利 此言妙吉祥

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曰妙德訛也 如是等諸宰堵波每

歲修福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

阿毘達磨衆供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

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毘柰耶衆

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

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

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耆多 此言近護 之

所建也其中爪毘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

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

尊者近護說法導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

下一籌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渥濕伐羅國 度印 又東

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 度中印 東臨旃伽河

北背大山闔牟那河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

百餘里至旃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大海

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豐銷除啜波嗽流則

殃災殄滅沒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

常集河濱皆外道邪言無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闍耶耆多善開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毘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成陀羅種也伽藍十餘所憎八百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刺婆此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乘時提婆摩那此言天軍阿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諸疑滯請

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揖而不禮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既我慢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本二毘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毘婆沙師所執理與文華西域學徒莫不鑽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

八十萬言造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毘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毘末羅窣多羅此言無垢稱也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比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世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

心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誇大乘言終氣絕當死處地陷為坑其國有大德名窣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此言辯真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隨發智論等廿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國中印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旃伽河西南至毘羅那拏國中印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城

東二十餘里有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
面東一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
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
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躡中階而
下大梵天王執白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
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
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並淪
沒恐後王戀慕累塼石擬其狀飾以雜寶見
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
釋梵之像並放光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七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
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
羯若鞠闍國此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
臨歿伽河長二十餘里度五六里伽藍一百
餘所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守
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此言作增光兄字遏邏闍伐彈那此言喜增在位
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
此言金耳國設賞迦王此言日惡其明畧而為隣患
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及羣僚等悲蒼

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此言統承宗廟王雄姿秀條算畧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隨其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窣堵波亦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

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國到跋達羅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曰曹毘婆沙記

音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賀莫佈切 枉巨王切 眺他弔切 峭峻峭七肖
交易也 峻胡故切 連屬屬中欲 體牛哀
閏切 涇寒凝切 連屬屬中欲 體牛哀
高諫也 涇寒凝切 連屬屬中欲 體牛哀
雪白 餒奴罪切 森彌沼切 毳九芮切 毒徒
親 餒奴罪切 森彌沼切 毳九芮切 毒徒
切軍中 傑傑牛錦切 休休鷹切 葛葛章切 鏐鏐
旗也 傑傑牛錦切 休休鷹切 葛葛章切 鏐鏐
以 欵許勿切 烏烏擇切 鏐鏐 鏐鏐
切 欵許勿切 烏烏擇切 鏐鏐 鏐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卷三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旃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世此言舊婆藪槃豆譯為天親說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眾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旃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法處其旁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為眾說法阿僧伽亦名無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舍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迹順旃伽河與八十

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輪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殺用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焚穢陋之身得充祠祭實非敢

惜但以遠來意者欲禮善提像者闍崛山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擅越殺之恐非吉也船上諸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治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無有懼賊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

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禮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衆圍遶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

手觸爾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為說殺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不應事若不逢師^三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逆相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伴驚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恠

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
 渡旃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境從此東南
 行七百餘里渡旃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
 羅耶伽國中印境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
 堵波無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
 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
 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墀周十四五里土
 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
 於此因號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
 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

孤窮無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
 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俱胝彌
 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
 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
 鄔陀衍那王此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說之所造也昔如來
 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
 將巧工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
 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即此也從南
 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說長者故居也城南
 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尺餘昔佛因淨齒木棄其餘枝遂植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說也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鉢羅斯那恃多此言勝軍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閣鉢底此言生主波舊曰波閣提說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此言樂苑舊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鴛窠此言須達說也利摩羅舊曰央竭摩羅說也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

逝多林此言勝林舊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埽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卷三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

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伽藍高大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處次東有天祠重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窰堵國舊曰羅衛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千餘里並皆頽毀

宮城周十五里壘墉而成極牢固內有故基
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
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上建精舍中作夫
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
處中作菩薩降生之像上座部云菩薩以嗑
但羅頰娑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
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當此五月
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陀仙相太子處於
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揃力處又有太子
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

獸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
至藍摩國中印居人稀少故城東有墉窣堵
波高百餘尺如來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
利還而造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
身為人繞塔行道野象銜花常來供養其側
不遠有伽藍以沙彌知寺任相傳六昔有苾芻
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野象銜花安置塔前
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無不感歎有一
苾芻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象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

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辭衆住結宇疏地種花殖果雖涉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為故事矣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闡鐸迦舊曰車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梗城內東北隅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故宅舊曰純陀說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

底河此言無勝舊曰河利改提河說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榭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也有大塼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大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七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坐金棺

為毋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
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
百餘里至婆羅痲斯國國周四千餘里都城
西臨苑伽河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三十
餘所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
痲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連
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
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石陛塼龕層級
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中有鍤石佛像量
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
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梅怛麗此言
志氏
舊曰彌
勒說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
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
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
行處長五十餘丈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
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
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無人穢觸
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象
施獵師牙處又為鳥時其獼猴白象約尼拘

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
 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苑伽河流東行三百
 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苑伽河行百四
 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昆舍
 雖訛也國周五千餘
 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果茂遮果都城荒毀
 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六
 里有一伽藍旁有窰堵波是佛昔說毘摩羅
 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窰堵波是毘摩羅
 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空積
 石所作是無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窰堵
 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并
 立處次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
 有菴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
 處從吠舍釐南境去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
 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苑伽河至摩揭
 陀國舊曰摩
 訛也周五千餘里俗崇學重賢伽
 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
 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堞昔人壽
 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此言者
 花宮城王宮多

花故致此號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熙健亦邑說也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

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此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

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七說也即頻毘娑羅王此言影堅之曾孫自王舍城遷

二三故宮北臨苑伽河為小城城有千餘家

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無憂王作地獄處法

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禮聖迹地獄南有窄堵

波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工建立中有

如來舍利一升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

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萬字花紋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難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無憂王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尼屈吒阿濫摩此言鷄園僧伽藍故基無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禮拜方遍又西南行六七由旬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至低羅磔加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塼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罕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爲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天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爲

座則無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地便傾異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女三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十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曾其菩提樹即卑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爲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無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

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頽落經宿還生
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
乳灌洗然燈散花收葉而去法師至禮菩提
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
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
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障
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輻
湊數千人觀者無不嗚咽其處一踰繕那聖
跡充滿停八九日禮拜方遍至第十日那爛
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即與同去行可七踰

繕那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
食須臾更有二百餘僧與千餘檀越將幢蓋
花香復來迎引讚歎圍繞入那爛陀既至合
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訖於上座頭別安牀命
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捷維唱法
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
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
齊整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
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法藏於是隨衆入
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

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訖法藏令廣敷牀
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來
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
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此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
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
可為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啼
泣杖淚而說昔緣云和尚昔患風病每發手
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
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
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

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尚曰
汝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
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
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
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不盡和尚聞已
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尚曰汝
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
氏菩薩和尚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
於尊宮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
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

汝空欲捨身不爲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
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安
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
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
教言已不見自爾已來和尚所苦瘳除僧衆
聞者莫不稱歎希有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
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
聽習願尊慈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曰法師
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
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

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
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
給日得擔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
顆荳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
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
陀國有此秬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
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酥乳等
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
行乘象與那爛陀寺主客萬僧預此供給添
法師合有人卜其遊踐殊方見禮如此那爛

陀寺者此云施無厭寺舊相傳此伽藍南
 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傍建伽
 藍故以為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
 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
 其恩故號其處為施無厭地也地本菴沒羅
 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為施佛
 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
 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送多此言帝日敬戀佛故
 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趨多王此言覺密纂
 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此言

如次東造伽藍至子婆羅阿送多此言日次東
 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
 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此言金剛嗣
 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
 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埽疊其
 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
 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
 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淥水逶迤
 青蓮菡萏羯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
 竦其外諸院僧室皆有四重重閣虬棟虹梁

繡櫺朱柱雕楹鏤檻玉礎文椀薨接瑤暉椽
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為
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
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
亦俱研集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
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
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為衆宗匠寺
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
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
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
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
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
跡王舍舊城彼云矩奢羯羅補羅城此言上
茅宮城
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
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
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
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
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無間葉
如金色宮城北面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

有宰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侍苾芻說法

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毬多

此言此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大

坑東北山城之曲有宰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考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

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

羅矩吒山此言鷲峯亦言鷲臺其山連岡北

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

泉石清竒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

法華大般若等無量眾經山城北門行一里

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塿室如來在昔多

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

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

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為現災怪怖諸外道逐

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去外

道舍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訖躬往請

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宰堵波阿闍多設咄

路王此言未生怨舊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

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

無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無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中自知具三明六通總持如來一切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冬隨所安時簡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學地於是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污清衆阿難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

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意所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爲汝除斷諸漏證聖果故驅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爲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衆中稱汝多聞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爲衆誦素怛纜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座誦經諸衆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誦毘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

自誦阿毘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三月安居
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聖相謂
曰我等集此名報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
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
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
之處諸學無學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不預
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在日同一師學
世尊滅度驅簡我等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
報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
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此中凡聖同

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
姑利四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
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娑羅王居上茅宮
時百姓殷稠居家鄰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
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國
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
人主自犯不行無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
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野居於外
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
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位因都之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
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宮
城內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
宅此言星曆舊云
樹提伽說也傍又有度羅怛羅處即佛
子也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娑羅
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十七
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
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
鑰鈿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
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

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胃
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
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毘娑羅王與國人百千
萬衆迎見佛處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
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娑
焉此言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食於一
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惶無措乃見羣
鴈翔飛仰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
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鍛翻
高雲投身自墜苾芻見已慙懼通告衆僧聞

者驚嗟無不對之歎泣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噉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為究竟之說守愚無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薦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跡法師皆周遍觀禮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眾外悲號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

菩薩像所發願為王菩薩為我現身訶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開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為講與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查三十五月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

至此尋讀法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毘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毘耶羯刺誦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後住劫之初帝釋又畧為十萬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觀羅邑波膩尼仙又畧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

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畧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明相助者復有記論畧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擇迦三千頌二名温那地二千五百頌此辯字緣字體有八界論十九八百頌此中畧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彥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蘇漫多聲有二十四轉其底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轉者

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聲十八轉者有
 丙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涅各有九轉故合
 有十八初九轉者如汎論一事有三說他有
 三自說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
 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
 羅迦道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
 名一名婆彼底二名婆彼破三名婆飯底說
 他三者一名婆彼斯二名婆彼破三名婆彼
 他自說三者一婆彼彌二婆彼靴三婆彼摩
 北第三依四吠陀論依阿答末涅九轉者於
 中說多言婆彼末斯

前九轉下各置毘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
 文巧妙無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
 十四轉者謂言總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
 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
 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音
 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
 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
 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
 三轉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管三布路沙所作

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筍三布路霜作具
作者三者一布路鍛拏二布路謔三布路鍛
鞞或言布路鍛咽所爲事三者一布路厦邪
二布路沙謔三布路鍛韵所因三者一布路
沙哆二布路鍛謔三布路鍛韵所屬三者一
布路鍛誼二布路鍛謔三布路鍛誦所依三
者一布路媵二布路殺諭三布路鍛縞呼召
三者一系布路殺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
畧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爲具述法師皆
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

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從此復往伊爛拏鉢
伐多國在路至迦布路伽藍伽藍南二三里
有孤山巖巖崇翠灌木蕭森泉沼清澄鮮花
芬馥旣爲勝地靈廟寔繁感變之奇神異多
種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
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
析諸願心殷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
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
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
諸末者全污尊像去像四面各七步許豎木

鉤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
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
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
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志誠禮讚訖向菩薩
胡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
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
觀史多官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掛
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
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
可成佛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遙散

咸得如言既滿所求喜歡無量其傍同禮及
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嗚足言未曾有也當來
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耳自此漸
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
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鄰王廢其國君
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
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毘多此云如來密二名彝底
僧訶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
毘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有宰堵波佛昔於
此三月為天人說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卷四

唐沙門惠立本釋 彦深之說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旻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

國中印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

城壘甄高數丈存四基隍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

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旻伽河

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疆界築

閭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

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百為羣故伊爛拏瞻波二國象軍最多每於
此林令象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
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放牛
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羣獨去
常失不知所在至暮欲歸還到羣內而光色
姝悅嗚吼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
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
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行
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果爛然
溢目並非俗內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

香潤亦人間所無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果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并說果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果內於口中鬼復撮其喉人即咽之果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無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

出之竟無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果所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鎚鑿斷取少許將來臣奉王命與工匠往盡力鑿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末盟祇羅國中境尋禮聖跡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旃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境尋禮聖跡伽藍二十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
跋姑娑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
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
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跡傍有精舍
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自
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棘地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
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
多遺教也大城側有給多末知僧伽藍此言
赤泥
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

此國降挫鏢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其側
又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
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棘地濱
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習上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眾去城
不遠有宰堵波本四無憂王所建昔佛為諸人天
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有
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
芬馨滿院五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
不深發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
 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
 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羅洲國凡
 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
 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
 底國東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
 人城側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是時聞海中有僧
 伽羅國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
 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

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
 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
 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
 為安隱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
 南向烏荼國東境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
 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窄堵波
 十餘所皆無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
 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此言行即入海商人及
 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
 萬餘里每夜淨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窄

堵波上寶珠光明瑩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從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陵伽國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瞋忿以惡咒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萬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

宰堵波無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此言引正珍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囑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耀

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窰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此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窰堵波是陳那此言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此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

羅北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無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此言論師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

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
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自此南行千
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境城東南有宰堵波無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
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
薩與此寺盟恒羅此言阿羅漢論議至第七
轉已去羅漢無答乃竊運神通往觀史多宮
問慈氏菩薩菩薩爲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旣還
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

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之處從此南
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境
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
羅此言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子
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
菩薩久修離欲此言無心愛染將成之夕特起憂
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難而志誠
所感有大神王馮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
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爲盜菩薩
自陳由委聞者驚嗟無不重其高志因即出

冢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關於著述
 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
 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
 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
 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此云覺
自在雲
 阿跋耶鄧瑟晰羅此云無
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
 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
 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來報曰我國王

死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
 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
 無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
 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國
 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
度境既居海
 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無量衆處國
 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
 樹梅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蛇多附
 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又有羯布羅香樹

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
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
里至僧伽羅國此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
都城周四十餘里入戶穀稠稼滋實黑小
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
印度有女娉鄰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
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
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
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

母曰我為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
曰人畜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無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
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攜母妹下投人里
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
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
女往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
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
馬傾墜無敢赴者如是多日竟無其功王復
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賞賜億金子語母

曰饑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爲爾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遠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爲暴緣孃及我豈有爲一而惱多人亦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無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爾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

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悖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莊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逆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竒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掠寶復住其間乃殺商人留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無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爲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爲鬼魅所得生育羣女今西天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

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爲名語在西域記
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涅槃後一百年中無憂
王弟摩醯因陀羅厭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
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
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
乘及上座部教本曰緇徒肅穆戒節貞明相勗無
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
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
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覩其側又有
精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

造誓有寶珠無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
衛堅牢無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
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善
薩道爲諸衆生不惜軀命無恪國城何以今
日反慳固也以此忌之恐往言無實像乃偃
身投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
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
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
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誓今猶現在國
東南隅有駁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

山說駿迦經舊曰傍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

羅稽羅洲人短小長於三尺人身鳥喙無

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

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建

那補羅國南印地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

小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

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瞻文才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寶冠高減二

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

禮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

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

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

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最以為貴從此西

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

訶刺侏國南印地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種也

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齊整法令嚴明每

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

服使其羞慙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

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

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
傲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畧宏遠軍帥強
威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
大城内外有五宰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
佛所遊之跡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
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咕婆國南印度境從此
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度境南印度境也風
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
哀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尚賢善言談有

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小
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外道事天之衆相傳
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
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
逝口絕羸言頗無愠色不傷臣妾之意無損
蚊蟻之形每象馬飲水澆而後飲十一恐害水居
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附人
豺狼息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
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無遮之會如是勝業
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黎庶思慕於今不

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
 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
 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黃
 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
 至契吒國南印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
 國南印伽藍百餘所僧衆六千餘人學小乘
 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無憂王隨佛
 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羯諾鞠
 闍國施羅阿迭多王之女婿號杜魯婆跋吒

此言性躁急容止踈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
 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
 床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無不悉備自此西
 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又西
 北行五百餘里至刺蘇佗國西印自東北行
 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
 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去城不遠有窳堵
 波是無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
 至擲枳陀國南印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從此又西還蘇刺

侏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度西印如
來在日頻遊其地無憂王隨有聖跡之處皆
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
狼揭羅國度西印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
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
多珠寶大錦細褐羊馬駱駝其所出也伽藍
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
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林城西北接拂
林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
多珍貨附屬拂林拂林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
餘里至臂多勢羅國度西印中有窣堵波高數
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
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三
百餘里至阿牽茶國度西印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者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
縛屣此言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傍有精舍
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
大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
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者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
度西土出金銀鍤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
度北鹽等餘處取以為藥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
 有聖跡無憂王皆建窰堵波以為表記又有
 烏波趨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從此東行九
 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十三盧國度西境俗
 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曰天像鑄以黃金飾諸
 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
 階凡預瞻觀無不受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
 里至鉢伐多羅國度北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此言最勝子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
 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
 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
 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陀施無厭寺參禮正法藏訖聞寺西三
 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
 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
 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
 諸法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

所軍本蘇刺侘國人刹帝利種也幼而好學
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
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
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
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爲
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
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
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烏荼國八十
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
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
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
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
末二年學唯識決釋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
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
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
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
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
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
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

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徵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饑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

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明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無量徒眾獻奉香花讚禮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內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舍五彩天地洞朗無復星

塔

十五之一

月兼聞異香氤氳溢院於是遙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遠覆鉢數市然始總入天地還闍辰象復出衆覩此已咸除疑網禮菩提樹及諸聖跡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教四十五之二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已爲四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或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

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爲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赦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

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鍤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爲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鍤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邈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歡喜因取示王

教四

十六之二

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鼯鼠之羣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

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
法藏得書集眾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
及法師爲四人應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
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
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
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
支那國僧無開此事諸人咸喜後戒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止時
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

卷四

十七之一

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
經數日無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其
義毀破以足躡蹉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
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
聞法師名慙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
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爲證與之共論徵其宗
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舖多外道諸
離繫外道髻髮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
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徒勝論外道舊曰衛世師也二家
立義有別舖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爲修道遍

身艾白猶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
竒拔髮爲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體鬢
之類以體骨爲鬢莊頭掛頸陷枯魄磊若塚
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
臊晷惡譬溷中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
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
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
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
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
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

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
爲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
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
自性一種以三法謂體爲薩埵刺闍荅摩此
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
皆以三法爲體我四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
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
大等居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
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
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
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
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
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
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
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
是徃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
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
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

即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
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
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
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
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
曾見汝但說無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
人聞從奴學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
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
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

何敵不亡其論如別因謂婆羅門曰仁者論
 屈為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
 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縵波國向拘
 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
 焉

教四

十一之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音釋

豺兒 豺士管切 似牛一角獸也 祥
 偃 於去切 似牛一角獸也 祥
 輦 布衣也 父
 喙 鳥嘴也 侘 子亞切 檄 奴版切 面
 敝 七倫切 蔽 而赤也 屏 去屏必
 小 鼠也 鋪 補胡 敝 謂皮細起也 屏 去屏必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奄五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
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相即請
坐問所疑曰玄裝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
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
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
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最好五印
度及道俗無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

但不如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

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

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

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無苦法師報

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

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

鳩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

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

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禮

讚足豫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

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
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嶮亦焉足念哉
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靈
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
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
識洞幽微智與神契體天作則七耀無以隱
其文設噐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驅役
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自佛遺
法東被威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
造行願與十地齊功斂掌熏修以至三身為

說五

二二一

極向蒙大聖降靈親摩法化耳承妙說目擊
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
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
今與法師同居瞻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
以是將為邊惡地也地既無福所以勸仁勿
歸法師報曰無垢稱言夫日何故行瞻部洲
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
諫不從乃相呼往戒賢法師所陳其意戒賢
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
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羣

說五

二二二

生自到已來蒙師爲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
網禮見聖跡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
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
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暇停住戒賢喜
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爾亦如是任爲裝束
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
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
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
告衆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擬
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

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
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
師縱欲歸暫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
復致違戒賢既不與遣彼王大怒更發別使
賣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乳五染習世樂於
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三
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
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
不勝渴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
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謂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
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
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
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
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利物爲本今
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殄到彼
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
勿憚小勞法師辭師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
喜率羣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飲食
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日

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
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此發使語鳩摩羅王
急送脂那僧來王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
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
輕我也如何爲一僧發是麤語更遣使責曰
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
失即命嚴象軍二萬乘船三萬隻艘共法師
同發泝旻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盟祇羅國
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旻
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

自與諸臣叅戒日王於河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脂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叅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勅掌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

擊號為節步鼓獨戒日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花瞻仰以無量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叅王王又問曰師從脂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羣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脂那國今之

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爲秦王是時天地
版盪蒼生之主原野積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妖星夜聚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
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
奮威振旅撲剪鯨鯢仗鉞麾戈肅清海縣重
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
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爲物主也又謂法師
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詣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
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膳作

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
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
等曰弟子聞日光旣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
音而鎗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
可救看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上座提婆
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
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禮觀聖
跡託以逃潛故知師等無能也王有妹聰慧
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
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

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挫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瞻辯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才思聽法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遶峨峨岷岷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爲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纓珮玉又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

九五

六

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
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象
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官引向
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
王共法師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
國僧名稱最高文義瞻博者使千餘人入娑
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
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
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槃一
金椀七金澡罐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

毳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
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
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
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
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
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
王諸僧各歸所止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
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
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
令曰邪黨亂真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衆

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沖
曠解行淵深爲拔羣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
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慙悔謀爲不軌翻
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怨衆有一人傷觸
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
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人
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
令無量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戒日王益增
崇重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氎衣一
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受

王命侍臣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令貴
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義立無屈西國法凡論
得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爾事不
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
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
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競立義名大乘衆
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號曰
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禮敬而去
自是德音彌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
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

明昔迦濕彌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
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邏國雪
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爲商旅率
三千勇士多賫珍寶僞言獻奉其王素貪聞
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
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
驚懾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
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爾諸奴毀壞佛法故
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汝輩各宜自安
唯扇惑其王首爲惡者逐之他國餘無所問

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
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羣象
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
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以鼻卷苾芻置背
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卧
象引比丘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爲拔刺
引去膿血裂衣爲裹象得漸安明日諸象競
求果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一象將金函
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苾芻得已諸
象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

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
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禮拜諸眾恪惜
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之威處
處掘覓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倚恃
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九之一散會後王以所
鑄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
以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罷論竟至十
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天下
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
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

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
孤獨為七十五日無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
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
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
恪珍財玄裝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
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
場苑伽河在北閭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
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墀周圍
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
施因號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勅於墀上
建施場豎蘆爲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
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玻璃寶帝青珠
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幡奢耶
衣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
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
長表可坐千餘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
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有因法師
由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
遂三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

流五

十一

日王營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
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
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鳩
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
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
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
樂散花至日晚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
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
天第四日施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
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

流五

十二

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環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麤弊衣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此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

二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遠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慙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震梗槩不能委具爲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九五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十二之二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無所須王曰何得爾於是命施金錢等物

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即麤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别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慇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九五

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
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彌國城
南勿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跡訖復與烏
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禮天梯
聖跡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
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法師至
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辭歸復
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
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

北五

十三之二

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
人賣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
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
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賣
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無起異心法師
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然卒無害如是二十
餘日行至坦又尸羅國重禮月光王捨千頭
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濕彌羅國其王
遣使迎請法師為象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
又西北行三日至信渡大河河廣五六里經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三十三之一先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由於此自昔已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

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婆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莊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十三之二訖前後圍遶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為七十五日無遮大施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拏國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國薩

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爲七日
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瞿盧
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
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
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爲備叙自是不得乘
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
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
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
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盡

統五

十四之二

日方渡凌嶮時唯七僧并顧人等有二十餘
象一頭騾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
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
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
頂而寒風凜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
無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然如林笋矣其處
旣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
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瞻部
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
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

統五

十四之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伽藍
 三所僧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無
 憂王建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闍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
 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括國居縛芻河側即覩
 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
 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
 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營健國其傍又有阿
 利尼國曷羅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
 覩貨羅故地也自營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

里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
 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
 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
 喪亡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
 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覩貨羅
 故地也為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
 二百餘里至佉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嶮行
 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
 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國在兩山
 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

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
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
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
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禮旋蓋亦隨轉人停
蓋止莫測其靈寺立因緣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
尸棄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從
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東西
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葱嶺
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
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中有大

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
地勢高隆瞻之漭沆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
千品萬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
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舊稱條支巨殼或當
此也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
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皆
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徙
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
南山外有鉢露羅國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
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行五百餘里至焉盤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徙
 多河其河東入海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
 爲此國河源也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
 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此言漢日天種王故
 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羅
 國人也神悟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
 爾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
 宣行即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
 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
 之惑童壽聲譽既高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

九五

十六之二

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
 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坐不動視若羸人
 而竟無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
 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羣賊商侶驚
 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進
 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鍛
 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峯巒甚峻上有窳堵
 波舊說曰數百年前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
 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毵垂覆肩面有焦
 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禮任庶傳聞遠近同集

咸申供養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
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髮長耳王曰若何警悟令其起也對曰段食
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霑膝
理然後擊捷槌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

第五

七三

哉遂依僧語灌乳鑿槌羅漢舉目而視曰爾
輩何人形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
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
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成無上等覺未答曰
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已低眉良久以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塔也從
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善曰說勒乃稱
其城號也正音

宜云室利訛粟多底
疏勒之言尚訛也

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

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迦國舊曰沮渠國南

第五

十七之三

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果人多運神通就之
栖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
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為剃又此
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從
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此言地乳
即其俗雅

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道諸胡謂沙
 之豁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說也沙
 磧大半宜穀豐樂出氍毹細氍毹工績絕絀
 又主多白玉鑿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
 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
 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自云毗沙門
 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
 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
 此建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
 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

說五

十八之一

取向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
 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
 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
 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
 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濕彌羅國
 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疹疾臨
 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怛那
 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
 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
 畧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

說五

十八之二

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
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怛那王所爲說頂
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便得
宿命智深生愧慙與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
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
王與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
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
見在極多貴寶觀者歎焉法師停七日于闐
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
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
於路左旣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
折那^{此言}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靈而
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
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
曰爾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
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即
佛陀之德號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
衆生沉沒苦海無救無歸乃棄七寶千子之

資四洲輪王之位闕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爲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歸依冥而不聞

卷五

十九之二

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羣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

請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請羅漢爲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爲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乃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瞻鄭玄

卷五

二十一

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况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

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無鯁仍蒙厚禮身不苦辛

執五

二十之二

心願獲從遂得觀者闍崛山禮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靈竒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爲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爲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述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婁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三丈餘姿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疾病隨其苦處以金薄貼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

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因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宮從婁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鬼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磽確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觀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卷六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二年

夏六月謝御製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

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

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慎長

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

其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花幡等

擬送經像于弘福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

以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

五十粒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

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三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

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

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

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

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
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
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言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
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
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
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
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
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負

說六

二之一

而至其日所司普頒諸寺但有寶帳幢幡供
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並集朱雀街擬迎
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
嚴窮諸麗好幡帳幢蓋寶案寶臺寺別將出
分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
後至是並到朱雀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
行珠珮流音金花散彩預送之儔莫不諠詠
希有忘塵遺累歎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
屆弘福寺門數十里間都人士子內外官僚
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相騰

說六

二之二

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煙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毗彌勒初昇觀丈龍神供養大眾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圍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釋彥悰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已

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慙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共六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對曰焚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三之一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

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嘗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跡四佛遺蹤五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疆邑耳聞目覽記憶無遺隨問酬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為神器舉朝遵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愧古

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三十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

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濱天下兵馬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命引入朝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是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曰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

九六

四之二

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効虛負塗路費損之慙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此有少林寺遠離塵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爲國就彼翻譯伏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闕闕非直違觸憲綱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師

執六

五之一

可三五日俾憇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

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

執六

五之二

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濬會昌寺沙門辯機

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
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
卓幽州照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
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
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
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暮自餘筆受書手所
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
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
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
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

五六一

六之一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
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
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
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
宗誠涅槃之梯陞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
之西經胥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
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是
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
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
繼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唯玄奘輕

五六一

六之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生獨逢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表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鑿與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爲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沖

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宇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前又洛陽奉見日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又進表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剝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螫足蘆灰堙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漏泉源化霑蕭葦

共六

七之一

芝房發秀浪井開花樂園馴班巢阿響律浮
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苑弱木而池
濛汜圍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朔泛滄
津而委贖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
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繞通珠浦而已玄奘

觀六

七之二

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
事命均朝露力譬秋螽徒以憑假皇靈飄身
進影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支巨
穀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稽曩實時移歲積
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窺鶴林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觀鷲嶺祇園之路髣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
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
紀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允之所
踐籍空陳廣表夸父之所陵厲無述土風班
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
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
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
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
識淺短遺漏寔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

觀六

八之一

景申神筆自答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
標高行早出塵寰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
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
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
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
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
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奘尚
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墨勅猥
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踈
謬忝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

卷六

八之二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厲愚誠
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
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
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
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
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
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
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
祕響於龔昧金璧竒珍豈輻彩於愚瞽敢緣

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
兩儀而同火與二曜而俱懸然則就巋嶺微言
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典故託英詞而宣暢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
而已自此方許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
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庚辰勅追法師赴官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
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
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
好能省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執六

九之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
躬不安則率土惶灼伏聞鑾輦至此御膳順
宜凡預含靈孰不蹈舞願陛下永保崇高與
天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不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淹深每思逼勸歸
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官奉見之
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
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爲六合務廣萬機事
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爲獨察是以周憑
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

執六

九之二

聖主猶仗羣賢況朕寡聞而不寄衆哲者也
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
衣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
法師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
獨守寄諸賢哲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
得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識
中庸非爲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桀紂豈無臣
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陛下上智之君
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
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姪不麗不

說六

十一

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
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陛
下經緯八紘之畧驅駕英豪之才尅定禍亂
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
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其義一也敦
本棄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
上皇賦薄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
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又聖心聖化無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
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蹄鼻飲

說六

十二

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爲被髮之野鄠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兇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毀枝葉根本猶存自後已來無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並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

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萬衆用兵御卷六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十一之一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四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

前王寄功十亂竊爲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旣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九六當助師弘道釋彥悰箋述曰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

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耳目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燭何功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彌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地

九六

十一之一

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
無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
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
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及舉
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京取瑜
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遠非從來
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親佛經譬猶瞻天瞰海
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
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
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猶汀溼之池

九六

十二之二

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勅
所司簡祕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與
雍洛并兗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
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國公長
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沖
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
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
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救葉而
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
而訪道見珍珠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

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養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慈願力又卿等宿福所逢非朕

第六

十三之一

獨所致也帝先許作新經序國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法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自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

對羣僚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第六

十三之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卷六

十四之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有之論或俗習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浴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凌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塗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卷六

十四之二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曠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露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
乎人倫有識癸六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十五七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
法師既奉序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曠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
境猶且遠徵犧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

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
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
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
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徃因振錫
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
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
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
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
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

教六

十三之二

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
響踴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欣荷之極謹奉
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看表後手報書曰朕才
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
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
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讀循躬省慮彌益
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教六

十六之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卷七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悰箋

起二十二年夏六月皇太子製述聖記

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帝居春宮奉

觀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

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

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

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吉而鎮常赴

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

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高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海萬區分義總成平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齟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
情定室匿跡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九七

二之一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
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
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
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
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畧舉大綱以爲斯

九七

二之二

記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令答法師書曰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彥棕箋述曰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棄萬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顏棄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之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無逮徒思昊天_{三之二}之報罔寄烏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爲文德聖皇后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切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於是_{執七}有司詳擇

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放給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櫟樟栴檀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噐物備皆盈滿天武聖皇帝又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

_{執七}

_{四之一}

徵綠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
史振薰風于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于萬代
伏惟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
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
所窺綜般若於綸言豈繫象之能擬由是教
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淡蒙中皆踐四禪
之軌遂使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期百億須
彌入提封而作鎮尼連德水邇帝里之滄池
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
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大權御極

導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
均具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闡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
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修多
於白馬有同蠶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
寧窮七曜之隙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
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
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偈必
萃清臺覩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
晉潤茅莖垂此慧雲遍霑翾走豈非歸依之

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大菩薩藏經者大覺
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無生菩薩受
持威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
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
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度
以輸蹊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沙門玄奘振錫
尋真出自玉關長驅柰苑至于天竺力士生
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翻譯於是畢功
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
表贊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帝旣情信

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於口與法師
無暫相離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衲袈裟一領價
直百金觀其作製都未知鍼線出入所從帝
庫內多有前代諸衲咸無好者故自教後宮
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
將隨逐往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
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
朝野所稱帝召之旣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
各披一衲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旣

來謁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衲令示
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

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
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氤氳獨有離離
葉恒向稻畦分

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
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即此衲也儔其
麗絕豈常人所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
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
伏奉勅賜衲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臻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寵靈隆赫恭對惶悚如履春冰玄奘幸遭邕
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答
謬迴天睭濫叨雲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
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
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已懼空踈於冒
榮慚慙屏營趨承俯俛鞠心跼躄精爽飛越
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聞塵黷聖鑒伏深
戰慄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
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
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

聖五乘遂將加平復

帝因問曰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爲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爲最帝甚歡秋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

千五百餘人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帝又問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

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
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
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帝曰師既有梵
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
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
般若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
京法師亦從還先是勅所同於北闕紫微殿
西別營一所號弘法院旣到居之晝則帝留
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無性菩薩所釋攝

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緣起
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皇太子
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
徒尚闕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
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
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礎
銅沓金環花鋪並加殊麗令法師移就翻譯
仍綱維寺任法師旣奉令旨令充上座進啓
讓曰沙門玄奘啓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
寺上座恭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增深

戰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踈敢誓方期光
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
誠冀法流漸潤克滋鼎祚聖教紹宗光華史
冊玄奘昔冒危塗久嬰痲疹驚寒力弊恐不
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貽重
譴魚鳥易性飛沉失路伏惟皇太子殿下仁
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痛
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
非其器必有蹟什伏願睿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誠之忠款則法僧無晦

老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任誠懇之至謹
奉啓陳情伏用慙惶追增悚悸十二月戊辰
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
宋行質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音聲及諸
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旦集安福門街迎像
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
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
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
兩軀金縷綾羅播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
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

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
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幡幡後布師子
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
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
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鐘鼓匄磕續紛
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
兵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
大使與武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

於安福門樓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
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勅趙公英公中書
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
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
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僚陪從禮佛已
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爲意發言嗚噓
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哽泣觀蒸蒸之情
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
成宣恩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剃髮觀齋

及賜三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貼於戶曰停軒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舍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煙香綺閣丹霞光寶衣旛虹遙合彩定水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感遺法再隆遠近已來未曾有也其日初追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

故迹皆引經酬對帝深信納數攘杖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

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
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
來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
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夕
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
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
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
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
劇談竟無疲息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復數

有諸王卿相來過禮懺逢迎誘導並皆發心
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二年春正月壬寅
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
史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公事
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即授之
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
愛羣公歡喜辭去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叅
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
受純陀之供法無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
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無二又是因機

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爲之者表重法之誠受
之者爲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滌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植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
達法相善識十二部經獨悟真宗遠尋聖迹
遊崛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
善知識收至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
之前津梁庶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無先無
後願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蠶絲之自纏
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
禮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厭苦而求

常樂而遠滯無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
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去取義涉有無不
能即入邪而入入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譬涉
海而無津猶面墻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
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
無上道心一念破於無邊四心盡於來際菩
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爲喻始知
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亡
於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爲無得忽以
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思無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無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十七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彌而水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無所具賈敦頤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

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其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甄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七八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甄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

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畧曰玄奘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靈相幼知來慕法耳屬遺筌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諦之宗黨同嫉異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

所歸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帝帝而假寐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經是聖迹之處備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於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誠遂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震玉鼓紹隆像季允膺付囑又降發神衷親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曜之文鏗鉉韻九成之奏自東都

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我永劫願千佛同觀氤氳聖迹與二儀齊固時

三藏親負簣畚擔運甃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所共宗慧天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自別之後欽佇不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賚讚頌及卷七毘兩端揄揚之心十四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遶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

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
將往此無量多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
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怪其少願領被
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又阿遮利耶
願知其為遠賢所慕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
辭還又索報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寫文錄
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大唐國苾芻玄奘
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
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微莫聞

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并
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若覩尊顏踴躍之懷
筆墨難述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
使還承正法藏大法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
已矣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奪之
痛何期速歟卷七惟正法藏植慶十一曩晨樹功長劫
故得挺沖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
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
邪山塞洪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實所示迷衆
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

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
曾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
彰故使內外歸依為印度之宗軸加以恂恂
善誘曉夜不疲衢罇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
因問道得預叅承并荷指誨雖曰庸愚頗亦
逢依麻直及辭還本色囑累尤深殷勤之言
今猶在耳冀保安眉壽式讚玄風豈謂一朝
奄歸萬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
承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
奈何有為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

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邇多闡其嘉
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
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
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
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
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
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
今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雍雍穆穆亦不
異室羅筏誓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

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為附
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
嫌鮮薄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大唐
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
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惟深音寄不通莫
慰傾渴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
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
寡德愧以無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
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慮九部之
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容擊克勝鼓挫鏖腹

之賓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
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女城會
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
此立大乘之旨彼堅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
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輒生
凌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
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
堅操遠阿耨達水無以此比其波瀾淨末尼珠
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勛良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卷八

唐沙門惠立本釋并檢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

元年春三月百官謝示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

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比二論各一

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察僧伍競造

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

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

破義圖序曰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

大哉至哉變通文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

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

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

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

冥真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

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在自覺覺人

摧眾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化

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跡若有去來

察此真常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

應天柞明德無遠不臻是以萌蒂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
惟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
極而撫萬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
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
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
百億須彌旣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
於皇風故今五方印度改荒服於彙街十八
韋陀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
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覽宏瞻德
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

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
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
幸逢二儀交泰四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漠振
錫蔥嶺不由味於蒟酏直路夷通豈藉佩於
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源河於西域涉恒水
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
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部並傳以
藩駟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
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

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
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
文微而義顯學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
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奧妙之門是以先事
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
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精習羣經多所通
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
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
是以各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

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岳嘗枉步
於山門既筮仕於上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
修攝三十餘年切恒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
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
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開遮折之
但卷八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鋒
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
賸於百氏推陰陽之德伏察律呂之忽微又
聞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
象戲試造句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

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手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為復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義深憑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

復序致泉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豐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卷號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朱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創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

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爲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旣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况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旣不由師資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又說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

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惠立聞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其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彰同異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草樹智力夙成行潔瑤璋操逾

松把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總三藏於曾
懷包四合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
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
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
論難之指歸序折邪之執式雖未為玄門之
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
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
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
鑿誹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心媒銜公卿
之前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頗

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
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覬
聞之非難蛛蝨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
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
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尼父
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稱元禮模楷
之譽亦未聞誇競自媒而獲摺紳之推仰也
云立致書其事遂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
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理 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土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 昔能仁示現 王宮假歿 雙樹微言 旣
暢至理 亦弘刹土 蒙攝受之恩 懷生需昭 蘇
之惠 自佛樹西蔭 塔影東臨 漢魏寔為濫觴

符姚盛其風彩 自是名僧間出 賢達連鑣 慧
日長懸法輪 恒馭開鑿之功 始自騰顯 弘闡
之力 仍資什安 別有單開 遠適羅浮 圖澄近
現 趙魏粗言 圭角未可 纓陳莫不 談空有於
一乘論 苦集於四諦 假銓明有終 未離於有
為息言 明道方契 證於凝寂 猶執玄以求玄
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 或是玄義 雖冥會
幽途 事理絕於言象 然攝生歸寂 終藉筌蹄
亦旣立言 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 干戈競發 負
者屏氣 勝者先鳴 故尚降魔制 諸外道 自非

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華喧張我等取辱
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法
鼓旗鼓旣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旣轉能威不
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舍膠而能闡弘三寶
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
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詞辯
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
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
必求猶波喻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
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是採石
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瓶皆
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
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
以實慧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皎
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六僧闡法實禪天師七
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
金山雞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
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
千正法旣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

侵將俚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
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
彼邦迦羅寶階仍驗虛實至於歷覽王舍擅
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
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
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
而爲常蘇姑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
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
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

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
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
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
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
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旣
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
壺與白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
若有滯疑望詣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
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

手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庚子譯
經僧明濬答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
曰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遵可仰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四句爭名飾非濫是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無上德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申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矚歸敬之詞覽其雄文
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
夫愛海滔天邪山繫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
已恃慢結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翦
奮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伏以忘歸如來以
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
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
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指
因示果返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
言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雙林寢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盛
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蕤慧炬於前
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
高論摧邪安禪肅物緝類網者接武繼絕紐
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
可畧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
體一味瓶寫以瞻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
教之多闕緬思圖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
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
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

州揚真殄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
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
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
無求之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
相則累遺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
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
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濫
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
神役智詳本正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
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

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服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邇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而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颺於辯囿掃光華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翱翔羣畧綽有餘功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卷八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旣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是所是是恒非不爲非所非以

茲貶失致或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
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
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謬
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
上下誤字音於平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
城為滅城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
之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復
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
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

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
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
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
同今案太極卷八無形肇生有像元資十一一氣終成
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
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
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

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旣不正枝葉
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
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
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
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
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沉秘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
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
陋禪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旣屬呂
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

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
約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
師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
貽伊邇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
濫金鑰耳惟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
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
干雲浚清澗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摺
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
推其准的法度皆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與實盡
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
惟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舍膠
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鄰幾豈能激
揚清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
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老六貧道猥以庸陋
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
德並是貫達五乘墻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
商羊鼓舞而霑澤必需疾雷迅發恐無暇掩
耳僉議古人曰一技可以戢羽何繁乎鄧林

潢洿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悞垂
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
義或可觀顧已庸踈彌增悚慙指述還答餘
無所申釋明濬白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
因奏其事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
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焉顯慶元
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
處元良乃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
封忠為梁王賜物一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代王治為皇太子戊子就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勅遣朝
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
府因叅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
更有何事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
如何法師報曰法藏神奧通演實難然則內
闈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所以
泛海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葛遂從萬尋附
託勝緣方能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
陳符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助
者符聖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郎趙政執

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王及安城侯姚
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
及製經序齊梁周隋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
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瑗等監閱詳緝今
獨無此又慈恩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
壯麗輪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斯美可
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

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安縣開國公崔
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
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
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
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
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
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
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勅遣內給

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須文人助翻經者
已處分子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
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綸旨允懋
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
師自率徒眾等詣朝堂奉表陳謝表文失二
月有尼寶乘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姨好隋襄
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
擅椒閭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
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
後以師傳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

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其月十日勅迎法師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玉城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餘

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具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其鶴林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人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寺事訖辭還觀施隆重勅遣內給事王君德將手力執苾蓋引送衢路觀者極生善矣鶴林後改為隆國寺焉無幾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羣公其詞曰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象

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
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發迹蓮
披超步之花神紹騰光樹曲空低之榦演德
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
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
上哲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
而辭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朕遊覽細
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敷文德
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陰山道光

媯納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
微猷於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
絕紐長淪茂迹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岵而何
追昔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二失朕
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
地却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鏡右鄰九
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
勝地示其雕軒架迥綺閣陵虛丹空曉鳥煥
日宮而泛彩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秋蘭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叢丹燈皎繁
華焰轉煙心之鶴旛標迥刹彩縈天外之虹
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罽宿
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汎漠煙之翠鳴珮
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
宮速慙輪奐卷八閨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哉有
女焚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
清風之肅長松縛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
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
乎齟齬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架澄什而先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
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乃投迹異域
廣冷秘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
天巨海侵驚浪而羈遊巨地嚴霜犯淒氛而
獨逝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
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
危峯形臨朝而永隻研窮智境探贖至真心
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
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傷
西徙補已缺之文于時瞻彼靈基栖心此地

弘宣與旨葉方翠於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
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八正肅志雙林將延景
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
闕之前偃息四禪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
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
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
高岸爲幽谷於是敬刊貞石式旌貞境其銘
曰三光照象萬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
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業霧昏情猗
歎調御迦維騰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鷲峯

遐峙龍宮廣闢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瞻言聖
教載想德音義微徃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奩鏡哀
深棟宇濯龍潛潤椒風韜緒霜露朝侵風枝
夕舉雲車一駕悠哉萬古乃興輪奐寔構雕
華紫棟留月紅梁藻霞雲窻散葉風沼翻花
蓋低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虛沖孤
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飡風智燈
再朗真筌重宗四運流速六龍馳鷲巨夜銷
氣函關啓曙茂德微範微塵表譽勒美彼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奄九

唐沙門惠立本釋 并序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二年十一月法師謝勅問病表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御製大慈恩寺碑文
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
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眾詣闕
陳謝曰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勅旨
親紆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睿澤
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踴厚地

而懷慙負層穹而寡力玄奘障造化之功既
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
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
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
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政以摘章詮
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
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皇帝陛
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
道包將聖功茂迺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
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文律若乃天華穎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
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
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思
而彌高柰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
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
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叨恩顧每謂
多幸重忝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無任竦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
陳謝乙丑法師又惟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
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道漢主法師以見

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詣闕請皇帝自書
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
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
經天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
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隆景化復闡
玄風鄙婚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詠蔑漢明
之崇法徒開白馬之詞遂乃俯降天文遠揚
幽旨用彫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
五緯之擣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
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贖者也雖玉藻斯暢

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丹宇猶韞然則夔樂
已奠匪里曲之堪預龍卿旣畫何燭火之能
明非夫牙曠撫律義和總馭焉得揚法鼓之
大音裨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干祈伏
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凌雲之妙邁迹前
王垂露之奇騰芬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
鳳翥龍蟠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需
莫大之恩實亦聿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
玄奘稟識愚淺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
行猥辱紫宸詞過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

地而慊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冰
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一日蒙睿
天藻喜戴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
榮竒樹必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溼而
貽彩伏惟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太寧睿思綺
毫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洛浦草聖茂於臨池
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佇
桂影於銀鈎豈直含璧相循聯輝是仰亦恐
非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麗則可以攄希
微之軌馳魂泥首非所散望不勝積慊昧死

陳請表奏帝方運神筆法師既蒙帝許不勝
慶抃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勅旨許降宸
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
猥集祇荷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
磨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織苙無以發其
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
乃昭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
下履翼乘樞握袞續運追軒邁項孕夏吞殷
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
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

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
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
即迴宸睇英詞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祕迹行
開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羣品靡弗欣戴然彼
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匹此非竒得
輪王之髻珠疇茲豈責庶當刊以貞石用樹
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感手法炬傳諸未
來使夫瞻寶宇而跂銀鈎發菩提於此日諷
通文而探贖悟般若於斯地劫成窮芥昭昭
之美恒存遷海環桑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猷往往
迦維本憑皇化迨茲翻譯復承朝奠而貞觀
之際濫沐洪慈未徼已來更叨殊遇二主神
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亟垂榮飾顧循愚劣
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
壑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
准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祚於園寢助
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
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
夏四月八日帝書碑并匠鑄訖將欲往寺法

師慙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
及京城僧尼各營幢蓋寶帳旛花共至芳林
門迎勅又遣太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
聲共送幢最早者上出雲霓旛極短者猶摩
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草千餘乘至七日曛
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勅
遣且停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勅
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幢旛等次
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三十里間爛然
盈滿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者百餘萬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眾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暉卷九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五豐碣巖峙天文景燭狀彩露之映靈山疑縹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製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

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六響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睿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滌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讚六度之幽蹟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柰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

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
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傅毅吳主歸宗猶
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
獨推昭運為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
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謬
忝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
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
蒙獎導仰層曼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慙無任
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
殿前東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複拱重檻

雲楣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
同靈塔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仁
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
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許
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
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狎
古人互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
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闕於三體三仲妙於
八分劉劭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
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

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顏鬱道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爲豪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步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迺報消息乃至眠寢處

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旣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懸篤殆辭昭運天恩矜愍降以良醫針藥卷九纔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腠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翰報唯憑慧力庶訓冥祉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

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以聞帝覽表遣給
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既初服藥後氣力固
當虛劣請法師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
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
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
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
命之憂天使頻循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沈痛承荷醫療遂得痊
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天之壽重
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媿越言

不足宣荷殊澤而詐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
曷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
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兼
并罔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貞觀十一
年有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
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
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
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昇遐永微
六年先有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
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開勅意事無大小動

行枷杖虜辱為甚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奘命垂日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增惶懼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三日降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且權依俗法以伸懲誡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恐為勞擾前令道

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緇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湯沐道實用光華踴地循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教載懷宣闕以為落飾玄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
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
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
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謹誦豈待平反之
律方科姦惡之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
鳴恩忌懷慙惕重祇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
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
弟子大乘光先奉表陳謝以聞自是僧徒得
安禪誦法師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襟袖不勝
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章喜戴之誠莫
知准譬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曩倫
薄厚儷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
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
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臯俾夫鍾梵
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氓寔法門
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頃為僧徒不整誨馭乖
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
蒙塵遂觸天威今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
誠僧等震懼夙夜慙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

被篤深期於玄妙掩織垢於含弘爰降殊恩
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措顧斯法之可尊遂
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冥
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
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
禮念用答鴻造伏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
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
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
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帝覽表知法師
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

間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
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
啓聖體必安和無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
後願聽出家當蒙勅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
師納袈裟一頂并雜物等數十件法師啓謝
曰沙門玄奘啓垂賜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
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
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
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
婉密雜縷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囿

在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
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
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彌深戰汗伏願皇
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
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羣生與天無極不任慙
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
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奘不勝喜
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
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國王之盛是知穹
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申後酉

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
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踴躍
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
遂分誕玄奘深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析爲
陳喜相雀乃迴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
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
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
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且
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
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

呈祥神舍効質顯子孫之盛彰八百之隆既
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輕生
有幸肇屬嘉祥喜祚之深不敢緘默畧疏梗
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
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
進已頃聞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
端正竒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
內外舞躍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念號爲佛
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
敷啓天人於載算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岐

伏惟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闢
垂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初啟爰發
俱胝之願珽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俾夫十
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
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
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靈陰雖昔之履帝呈
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威貺匹此英猷率
土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
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戀迥
構良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

尚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儻聖澤無
外弘誓不移或謂殫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檀
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常願皇帝皇
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
聲娛樂於延齡踐隆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
紹帝猷寵蕃惟宜翊亮王室禪祿英胤休祉
日繁標志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
偶丕運局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緣恩積幸屬
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塵粉無恨不
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戰

越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
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緒者應斯道也又聞
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
而芳藹伏惟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
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
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
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
逸殷周之軌不持黃屋為貴以濟兆庶為心
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

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
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
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
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懷生
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迫恒情豈直喜聖后
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勅
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為法王之子披著法
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於僧數紹隆像化
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
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

微妙譬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蔭
慈雲於大千之揄揚惠炬於百億之洲振法
鼓而挫天魔魔勝磻而摧外道接沉流於倒
海撲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
巨殼為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
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為此也
豈得以東平瓌瓌之善陳思庸庸之才並日
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

以望善來之賓拂座清塗用竚踰城之駕不
勝慶慰顯顯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
深戰越當既受三皈依服袈裟雖保傳養育
所居常近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勅爲佛光
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爲王剃髮法師進表謝
曰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
剃髮并勅度七人所剃髮則王之煩惱落也
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
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旣宣景福彌盛豈
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

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
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
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
修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與
羣下畢千萬歲竒佛光高子乳哺惟宜善神
衛質諸佛摩頂增華睿哲之姿允穆紹隆之
寄新度之僧荷澤旣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
戒行允嗣僧倫佇承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
奉表以聞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
進法服等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

累日而冲空寫月明璣逾旬而就滿是知稟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後發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睿氣清襟寢興納祐玉顏秀表日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襟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克嶷者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瑩枝再長如蓮之目倩兮所以紫殿惻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

驂待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爐寶子香案澡餅經架數珠錫杖澡豆盥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卷九遣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俾善神見而十五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干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取雋寵蕃振美躋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

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善規丕相不勝
感荷奉表以聞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
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
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餘
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車駕避暑
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花殿其宮
南接皂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
勅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
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翠宮
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戴伏念違離旋增憫

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德科而久紊榮章鎮
荷曾覆循涯知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
聖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而近隔蘭除聽揚鑾而悲結甫瞻茨嶺想
多預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
泉之清暑等瑤池之佳遊所冀溫樹迎秋涼
飈造夏候歸軒於砥陌儼幽錫於惟林稱慶
萬春甘從九遊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
以聞荒越在頽水火交慮法師在京之日先
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

勅報法師曰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冕旒康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陵傍啓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輝萬葉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

卷九

十六

秋已來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有詳畧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廬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壟所在躬自掃謁為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擲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殞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

餘載墳壟頽毀殆將湮滅追惟平昔情不自
寧謹與老姊一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改葬
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勅放玄奘
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一
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
事尚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乞
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
隨逐過為率畧恐將嗤笑不任纏迫憂懼之
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帝
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

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啓謝曰沙門
玄奘啓玄奘歿深覺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
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類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亟歷歲年直為遠隔關
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鑾駕得屆故鄉允會
宿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皇帝皇后曲降
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
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鯁
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重
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勅許遂改葬焉其

營送威儀無非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
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代徙都洛陽於少
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方
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峯
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巉巖飛泉縈映松
蘿共負警交葛桂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
寶域中之佳所其西臺最為秀麗即菩提流
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有遺
身定塔大業之末羣賊以火焚之不然遠近
珍異寺西北嶺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

村亦名陳堡谷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
十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沙門玄奘
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
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
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
業非方舟之徒也卷九是以諸佛具而昇彼岸凡
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
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
心迷意醉窮劫石而靡怠盡芥城而彌固曾
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坊實

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歎矣寧惟孔父
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食當寐而驚者也
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
并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
十之年颯焉已至念茲遄速則生涯可知加
復少固求法尋訪師友自拜他國無處不經
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顧
陰視景能復幾何旣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
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

多幸屬逢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
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
發譽騰聲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
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
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
使燕石為珍駑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慙
且害盈惡滿乃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
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行無取天
慈聖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
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

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靡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方之典所須文義無彼不得譬猶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髣髴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

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獲之逸躁繫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清虛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歸依以修禪觀又兩踈朝士尚解歸梅辭縈策許俗人猶知栖箕蘊素況玄奘出家為

法翻滯闌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
垂聽許使得絕囂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
陪麋鹿之羣隨鳧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
影一樹之陰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
結之賊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
作菩提之由漸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
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儻蒙
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微
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無任樂願之

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帝
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
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
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
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
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
必太華壘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
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
見闡弘益更可珍於即代物旣令斷表不敢

更言法師既奉勅書進啓謝曰沙門玄奘言
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字睿
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挹風雲
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
洛之澗忽矚崑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
昔季重蒙魏君之扎雅叙睽離惠遠辱晉帝
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誨
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真罄俗
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架曹馬而逾遠者
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纈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媿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
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
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鳧鷄雲雨之澤不
弃蠶蠶而明照需臨不垂亮許仍降恩獎曲
在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旣戢來言不敢
更請謹附謝文唯增悚越冬十一月五日佛
光王晬日法師又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蘭綈紫苑過之者必
觀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爾況人倫
乎況聖胤乎伏惟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

天地之德撫寧區夏子育羣生兼復大建伽
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鼎命
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薰修故使皇太子機
神日茂潞王懿傑逾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
謂超周越商與黃帝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
慶者也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日禮有
獻賀輒率愚懷謹上法衣一具伏願玉子萬
神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
三寶摧伏四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

粵天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以
聞輕觸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帝帝聞不悅即遣
供奉內醫呂弘哲宣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
不已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等
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并許出外將息慈旨
忽臨厄骸用起若對旒冕如寘冰泉玄奘攝
慎乖方疾瘵仍集自違離鑿躅倍覺嬰纏心
痛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恐有
不圖點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溝壑仍恐驚

動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門籍出至寺所
病既困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乃有尚藥司
醫張德志為針療因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顧
專輒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
諒愚拙江海之澤特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
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為
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仍被恩光撫臆言
懷用銘肌骨自惟偃頓非復尋常縱微下俚
之憂亦盡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答末命先
虧仰惟帝勤親勞薄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昭仁於放麟又策勳於獻鳳遐邇慶集上
下歡并風伯清塵山祇護野敬惟動止故極
休貞申炯誠於十旬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
駿密邇而旋玉乘可佇冰懷以慰撫事迴惶
終期殞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聞
荒惴失圖伏聽勅旨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
遣使迎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勅送法
師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洛陽
宮為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分鄭州之汜
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州取宜陽永寧新安

澠池等縣皆隸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
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金
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玉泉之窺是知靈
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由其卜遠高光所以
闡期允迪厥猷率遵斯在伏惟皇帝皇后揆
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中之重隩迺虞巡而
駐蹕因舊制之瓌偉儀鎬京西建郭仍以早
宮載懷改作勞於曩役馭奔在念軫居逸於
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搖輸豈能留連聖
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改觀

拓制爰始煙雲霏而色動飛甍日麗馳道風
清神期盼響藝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
王里爭企云亭之鶴願奉屬車旣小晉鄭之
依夏禩劉張之策前王齷齪豐洛迹開我后
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惟遠自可東
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笙而駐壽叟在藻而
流詠蕩蕩至公巍巍罕述玄奘散材莫効貽
懼增添但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鬱
爲新邑華門雖翳芻命猶存喜編轂下匪慙
關外況光宅之慶遐邇所同歡聖上允安庸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卷十

唐沙門惠立本釋并條

起顯慶三年正月車駕自洛還西京終

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

還秋七月勅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

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時有勅曰以延康坊濮

王故宅為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

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

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六月

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

右通衢腹背塵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間

疊疊耽耽都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

飛驚接漢金鋪藻棟眩目暉霞凡有十院屋

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

所不能及也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

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

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

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

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

西明寺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十人充弟子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絕賜施綿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為十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人更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

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肅成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畧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顛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己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

高座爲衆說法多人圍遶讚歎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已名果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二本以定之慙慙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或文乖旨與意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

所冥加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諸菩薩摩訶薩衆爲般若波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同夢見玉華寺本內廣博嚴淨綺飾莊嚴幢帳寶鬘花旛伎樂盈滿寺中又見無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墻壁皆莊綺飾地積名花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

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觀此已歡喜驚覺俱叅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是乎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

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寺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踴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成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邇兼有非常香氣法師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

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弟子乘基奉表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遽篠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官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哽各收淚啓曰和尚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

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彼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一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

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脚踏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盤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從法師所卧房室以次莊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豎幢幡衆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輦中香食美果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

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謦欬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已來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無常

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總集於是罄捨衣
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道至二十三日設齋
觀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暨菩
提像骨已因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
乞歡喜辭別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
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共諸
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
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
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
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

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亦
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
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
教傍人云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
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
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
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至二
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
長一文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華有三
重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華人

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
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
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揩頤次以左手申左
胫上舒足重累右脇而卧暨乎屬纊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
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
訖氣息漸微少間神遊侍人不覺屬纊方委
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
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
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

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
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
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
明心怪所以即念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
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至十大聖遷化今有此
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七天曉向衆說
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旦凶問至京正符
虹現之像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
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表美麗如畫音
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

嘉賓一坐半朝身不傾動服尚乾陀裁雅細
鬣脩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
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在
水加以戒範端明始終如一愛惜之意過護
浮囊持戒之堅超逾草繫性愛怡簡不好交
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
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
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
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贍部遺法
比丘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方有疑皆

來諮決所制輕重儀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
文記不正註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
指宣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
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等心所不
決者神並為決之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位
高下并問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互有
短長而不一准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備
修福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贍
部洲脂那國常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
文質相兼無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

多天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受生
神授語訖辭別而還宣因錄入別記見西明
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
明知之豈凡情所測度法師病時檢校翻經
使人許玄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
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勅中御府宜遣醫人
將藥往看所司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
捧將藥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房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帝聞之哀慟傷
感爲之罷朝數日朕失國寶矣時文武宰僚

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咽悲不能勝翌日
又謂羣臣曰惜哉朕國內失焚法師一人可
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師矣亦何異苦海
方割舟楫遽沈闍室猶昏燈炬斯掩帝言已
嗟惋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勅曰竇師倫
所奏玉華寺玄奘法師已亡葬事所須並令
官給至三月六日又勅曰玉華寺焚法師既
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爲
抄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
失其焚師弟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

宜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勅玉華寺
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
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明為時痛惜故
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
門人遵其遺命以蓮條為輦奉神柩還京安
置慈恩寺翻經堂內弟子數百人哀號動地
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
日將葬滻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
之儀素蓋幡幢泥洹帳舉金棺銀柳娑羅樹
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茹悽挽

響匝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
萬餘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蓮
條本輿東市絹行用繒絲三千疋結作涅槃
輿兼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法師神柩
門徒等恐虧師素志因止之乃以法師三衣
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蓮條輿次
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墓
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
設無遮會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
感旣然則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沈永夜猶昏慧燈光滅攀戀之痛如亡眼目
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總章二年
四月八日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
塔宇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
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
悲慟切比如初嗚呼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
宵月繼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
資之道在物旣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
王潛耀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
十代聖賢間出英睿迺生各韞雄圖俱苞上

智負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
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屍
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
利冒浪波於嶮塗或虛已以應物求粟糧而
行死地終令玄津溢瀆惠濟無疆旣益傳燈
寔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
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象降靈山
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羣堅芳
獨拔以四生爲已任建正法爲身事巍巍乎
似嵩華之負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

而聰機俊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
至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而逾高詳玄造
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藹藹乎實紹
隆之器也神之將使像化重光於頽季之期
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往今古大德闡揚
經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評論紛然
其來自久至如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
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
並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
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快快斯旨慨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遺終
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洹耳由是壯志發懷
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拂
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
羅跋陀此存十曰戒賢其人體居二宗神鑒奧遠
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為精熟
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常宣講元是彌勒菩
薩所造即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
祈者十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之徒恒有

萬計法師旣往修造一面盡歡以爲相遇之
晚於是服膺聽受兼誥決所疑一遍便覆無
所遺忘譬濛汜之納羣流若孟潛之吞雲夢
彼師嗟怪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
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嶺名
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關共
來難詰鴈行魚貫轂駕肩隨其並論之詞雲
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
其矛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爲
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拚

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
書并餘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
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
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收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
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伸
禮敬備觀靈竒亦無遺矣法師心期旣滿學
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
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十九年

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
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景麗風清寶帳盈衢
花幢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
誦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
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切利之下閻浮此
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塗數萬
備歷艱危至如涸陰互寒之山飛濤激浪之
壑厲毒黑風之氣狡狴獯彘之羣並法顯失
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
之所未遊法師子爾孤征坦然無梗扇唐風

卷十

十二

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
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酋長係仰天衢雖法師
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皇帝
握龍圖而纂曆應赤眼以君臨戮鯨豕以濟
羣生蕩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絕柱息滄
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功苞於虞
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無
不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
明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
斯允旣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紫芝含秀於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又如西州石瑞松縣
琨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嗣承之業鳳
毛才子之句上果佛日之文歷萬古而不聞
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
焉加復遊心真際城遡五乘追思鷲嶺之容
竚想提河之說在十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
典高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震於
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與香煙同馥於
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虛蹈玄
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而衆惑

知方商飈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
彼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兇
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偽曆校之深淺即行
潦之類江湖比之明暗乃朝陽之與螢曜矣
昔鍾琰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
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
歌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
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往賢德非
先達直以同霑像化叨厠末塵欣慕之懷迫
於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

望之美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覩縷也冀明鑒君子收意而不哂焉贊

曰

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紹繼唯乎哲人
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隱朗月方陳
穆矣法師諒為貞士迥秀天人不羈塵滓
窮玄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
悼經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詢求陵危踐壑
恢恢器宇赳赳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土
屬逢有道時惟我皇重懸玉鏡再理珠囊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
曰余庸眇幸參塵末長自蓮門靡靡靡括
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彥在十驚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來英俊賢
明捨家入道者萬計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
者有焉至若視聽貌言洽聞十四強識輕生重道
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羣雄革
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之三
藏當盛夏之晨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貌不悽
憐不夭不申不欠不噉斯蓋未詳其地位何

